HKGolden50

幸福繫萬家 活力聚香江

香港人口未來二十年的機與危

概要

目錄

前言：致敬與追憶 3
第一節：人口 5
第二節：經濟 19
第三節：我們的財政和精神資本+ “TOGETHER” 40
第四節：退休規劃計算機 47
第五節：要做的事——“FEEL HAPPY” 51
第六節：我們有否足夠的財政實力，令香港能為年輕人創造機會的同時亦能妥善照顧老人家？ 76

2013 年 **11** 月 **12** 日

前言：致敬與追憶

香港黃金五十謹此將本研究報告獻給我們以往及現在的長者，紀念他們不但承受了世界大戰、內戰所帶來不可言喻的心靈及肉體創傷，還要受隨之以來的赤貧環境所煎熬。你們離鄉背井，初到香港時身無分文，與家人和已建立的聯繫完全隔絕。當你們的父母和親戚仍然身在內地，無法提供任何援助，亦沒有外籍傭工、甚至紙尿片可以稍紓育兒負擔的年代，平均每對夫婦要養育六個「嬰兒潮」小孩。你們當年養家糊口所經歷過的困苦，實在不足為外人道。

你們當中大多來自祖國的五湖四海，也有來自世界其他角落，本來很容易造就一個相當分裂的社會，但你們卻對大家經歷的困境感同身受，每每彼此伸出援手，名副其實的「同舟共濟」。尤其是 1945 起的六年間，香港的人口由 60 萬爆炸性增至 240 萬，人口急遽增加帶來的種種混亂無序，實在令人瞠目結舌。今時今日，食物與熱水唾手可得，空調無分冬夏，資訊以至朋友都只是一通電話、一個短訊之遙，你們當年的生活實與軍訓無異。

然而，即使你們見證了 20 世紀最戲劇性的變遷，你們卻每每對此緘口不言。或許在生活豐足的年頭，要憶起飢寒交迫的歲月實在強人所難。當確保三餐溫飽、供書教學是每個人的首要任務；一個普通颱風隨時奪去數以百計的性命，這種痛苦我們的確無法理解。但在那個荊棘滿途的時代，家庭與鄰居都更加和睦團結。你們是我們最偉大的一代，亦是你們播下了香港真正核心價值的種子：勤奮、對家庭的無私貢獻、鄰睦間守望相助、關心社會、自力更生、奮發打拚、對和平、教育、自由、公平公義的愛與追求。

翻過一頁頁的香港歷史，我們獲益良多。而我們其中三位八十後研究員在過去一年更經歷過祖父母離世，故此人口老化這個課題對我們這個小研究團隊實在意義重大。我們切身地驚覺最偉大一代正徐徐老去。你們讓我們明白，生活絕非只是有關個人的嬉戲享樂，而是關乎對家庭、對同胞的承擔與責任。對你們為我們所做的點點滴滴，我們心存萬分感激，亦定當努力把你們以血汗打拚出來的香港，創建得更加美好，以傳承給我們的下一代。儘管你們一代大多是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背景不盡相同，但你們努力不懈地建立的這個文明社會，卻有著同一個將來。

本人口研究報告以事實、數據以及其他國家的經驗為依歸，並由此得出不同建議，希望我們的社會，能有更充分的資訊，以作出這些勢必對每一個家庭未來 20 年都影響深遠的重大決定。

第一節：人口

香港黃金五十有兩大核心信念：（一）香港最美好的五十年在我們面前而非過去；（二）接棒把香港建得更美好的將是「八十後」——我們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代。

我們相信只要向市民展示客觀事實和數據，香港人將積極地思索如何把握「黃金五年」(2010-2014 年)內源源不絕地湧入、前所未有的機遇、人才和資本，轉化成公共和私人的計劃，把我們的家建立成足以自豪，更繁榮、更蓬勃、更人性化的城市。

要實現此願景的前提是我們的社會要明白我們人口結構的弱點，而且誠實、勇敢地作出各項昂貴並可能會為社會帶來不便的補救措施，好讓我們的年輕一代得以繼續享有他們應有的社會上流動力，而年老一輩亦可以得到合適的照顧，安享晚年。

在一個舉債度日的世界，適逢嬰兒潮 (1946-64 年誕生的嬰兒) 華髮漸長踏入退休年齡，這發達國中最大消費群的花費亦會隨之減少，使西方經濟需求下降，拖慢經濟增長步伐。

福利優厚的發達國家，非理想中的退休桃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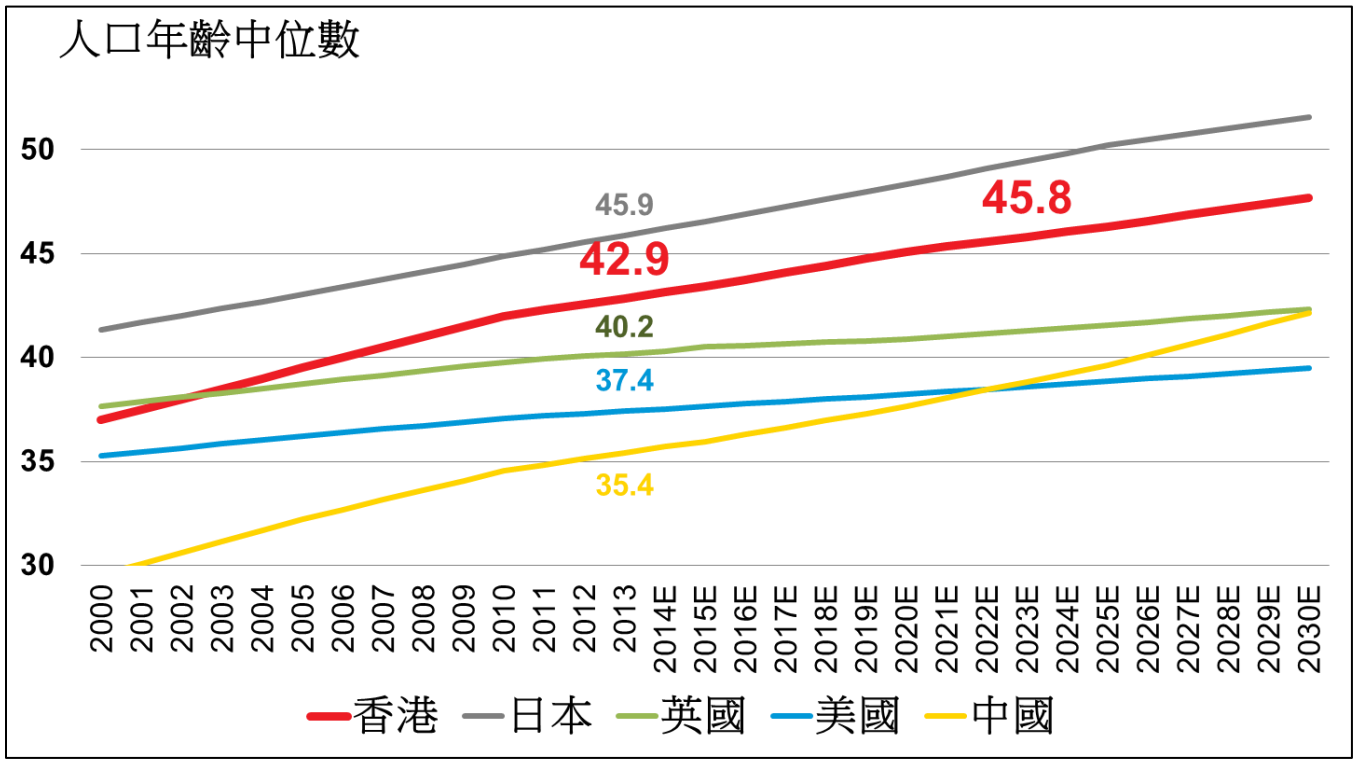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註定失敗。絕大部份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都是在它們社會年輕、經濟有活力，消費穩健時建立，形勢與現時剛好相反，更未有充分考慮嬰兒潮退休所帶來的壓力。因此，這退休潮來臨不過兩年，大部份福利制度已近崩潰，加稅減開支的呼聲到處可聞。然而，這不過是退休潮的先鋒，接踵而至的還有長達十六年的洪峰。年輕一代難免要承受重擔，需求及收入卻偏偏減少。如此景象與桃花源相距何止千里。

香港能夠化危為機，關鍵在於我們的選擇

幸運地，香港人從來都自力更生，未有依賴福利制度。我們的政府沒有大量負債及繁重開支，讓我們有條件去悉心規劃未來，迎接人口老化帶來的挑戰。這是關鍵的一刻，香港人不應坐視不理，因為此刻的決定將為香港未來 50 年的發展一錘定音。

1990 年代中開始的低生育率加劇香港人口老化

紓緩人口老化的方法包括鼓勵生育、吸引移民。然而，從 90 年代開始，出生率驟降，加速香港人口老化，情況十分嚴重。今時今日，香港緊隨日本之後，已經是世界第二年老的經濟體。如下圖示，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與日本看齊，老得比我們快的就只有中國。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各國統計數據

現在，我們比美國老了 5 年有多，僅比日本年輕 3 年！

香港跟西方發達經濟人口老化速度的分歧早在 2000 年開始。當時我們的年齡中位數為 37 歲，比英國年輕，只較美國年長少許。但由於我們老化增速，到 2014 年我們將比英國老 2.7 歲。而受惠於高生育率及積極的移民政策，美國的年齡中位數將保持在 37.4 歲，相比之下，我們的年齡中位數將會是 42.9 歲，比美國老了 5.4 年。但值得注意一點，西方社會遠早於我們成熟，其人口年齡理應比我們為大。

換言之，在 2014 年，我們會成為世界第二年老的經濟體，只比日本年輕 3 歲。十年後香港的年齡中位數就是日本現時的數字，各位如果還未能想像到香港屆時會有多老，不妨趁現在到日本走一轉。

歐洲各國的 65 歲或以上老年人口用了大約半個至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由總人口的 7%倍增到 14%。反觀香港及中國，由於出生率驟跌，適齡工作人口補給不足，不消一半時間，只用 20-30 年就已經做到。這些數字說明了我們的經濟必須靈活敏感地應對老年人口急增及適齡工作人口驟跌的挑戰。

65 歲或以上人口比例從 7%增長到 14%所需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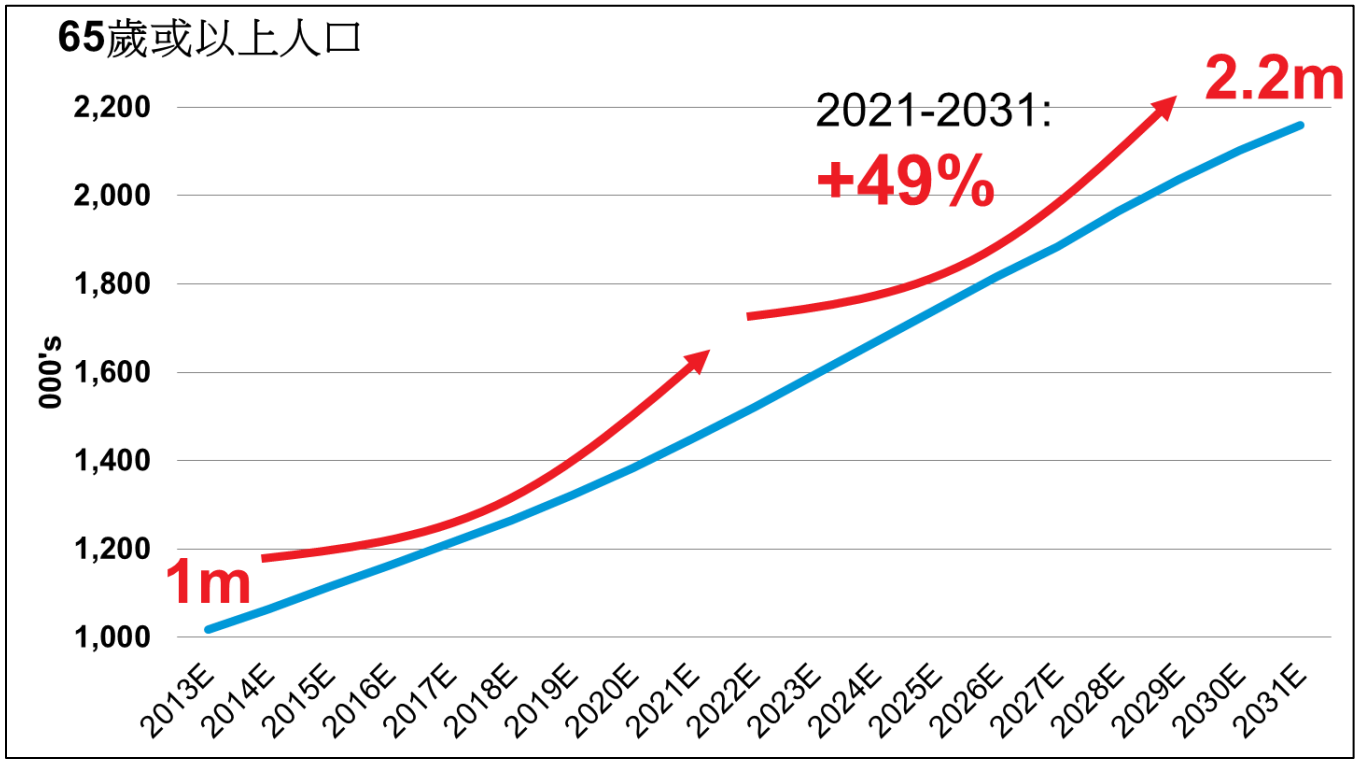
國家/地區	時間（年）
法國	120
瑞典	85
美國	65
英國	50
日本	30
香港	**30**
南韓	25
中國	25

資料來源：嶺南大學

很多研究都預測了世界各地未來 40 年的人口改變。而香港將在未來 20 年面臨最大的變化，因此我們的研究將集中討論這時段的應對方法。例如，我們用了 30 年增加 7%老年人口，以及為他們興建設施、醫院。但再過短短 10 年，老年人口佔比將增加 7%，及後 10 年再增長 7%。換句話說，在未來 10 年，我們幾乎要以過去 30 年三倍的速度去增建長者設施，以應付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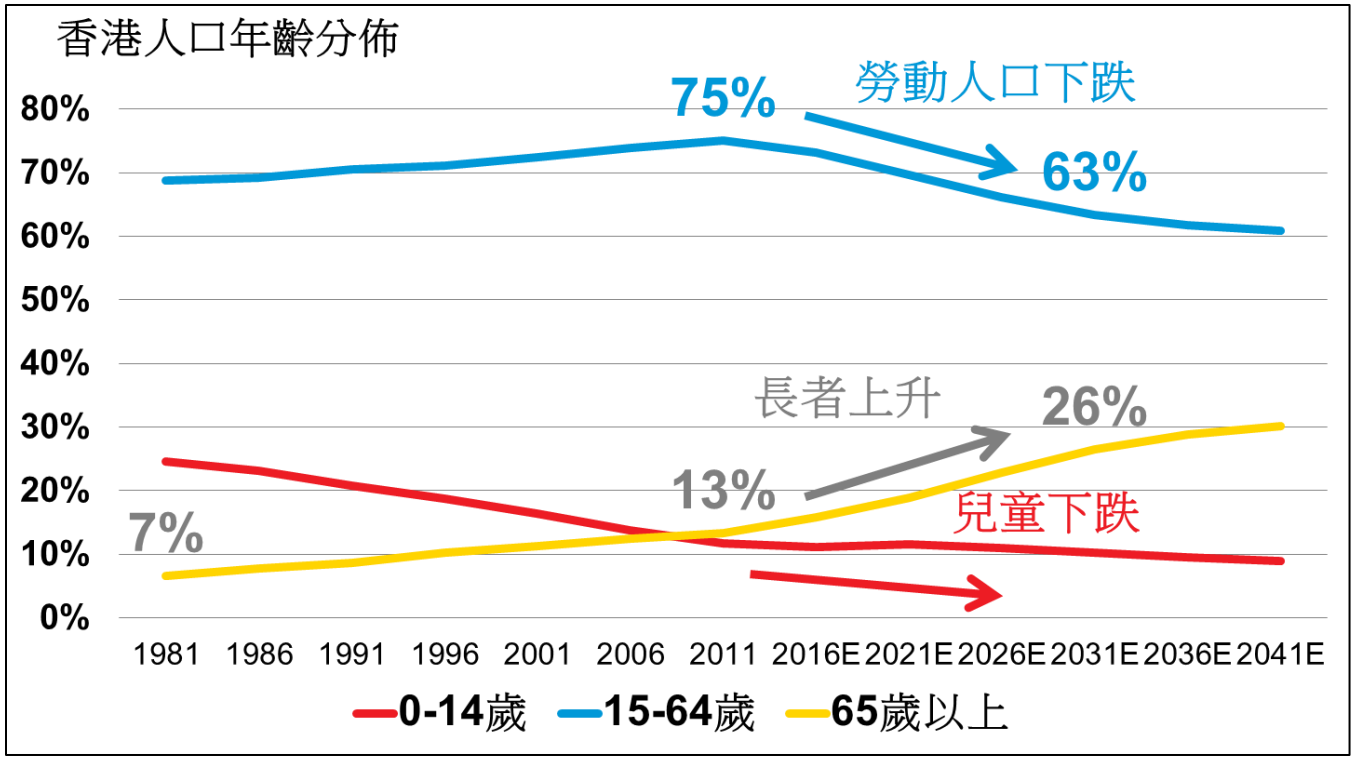
我們的老年人口正以我們總人口增速的 8 倍高速增長

我們的 65 歲或以上人口將激增。這個數字將從 2011 年的 965,000 增加 50%至 2021 年的 1,450,000，更在 2031 年觸及 2,160,000。我們的老年人口正以我們人口增速的 8 倍高速增長。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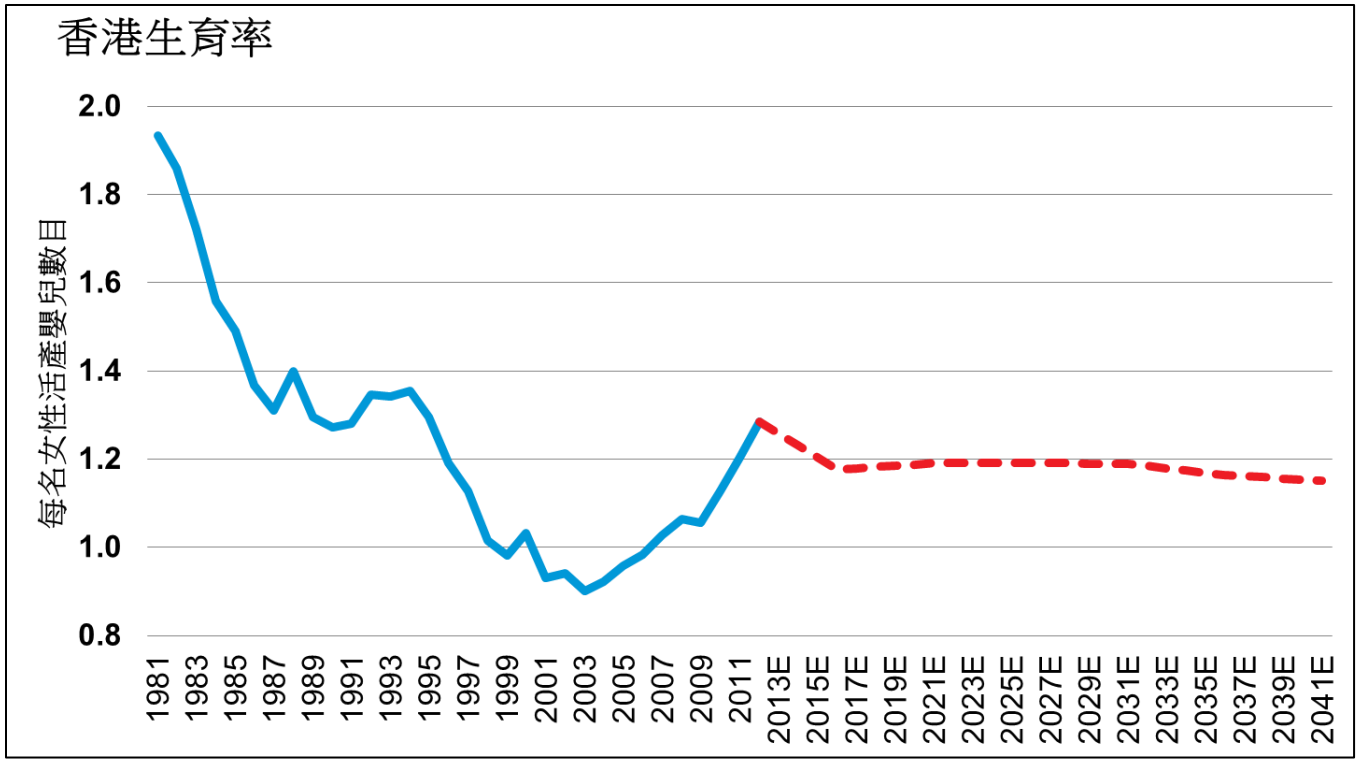
隨著 65 歲或以上退休年齡人士將從人口的 13%提升到 27%，但我們的青少年卻未能補充這勞動力的斷層，勞動人口肩上壓力將百上加斤。從 2011 年左右，適齡工作人口 (15-64 歲) 比例扭轉了幾十年來讓我們享受「人口紅利」的趨勢，並開始由 75%迅速下降至 2031 年的 64%。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自 90 年代起，我們實踐了「自願一孩政策」

人口統計學家估算，要有永續的人口，平均一名女性就要生育 2.1 個嬰兒。而我們的生育率卻早在 80 年代初的 2.0 降至 80 年代中的 1.3，及後更加在 1997 年錄得 0.9 的低位，然後在 1.1-1.2 之間來回往復，保持在已發展經濟體中最低的水平。因此，縱使政府未有立法規管，香港人早已自願奉行「一孩政策」達 15 年之久。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從中國的經驗看一孩政策如何加劇人口老化

中國亦在 1979 年起實施一孩政策，我們可以比對中國的經驗以總結一孩政策的影響。2000 年，中國與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一樣年輕有活力，年齡中位數只有 29.6 歲，比美國年輕 5.7 歲，與今日的印尼相若。不過，中國人口老化到美國的程度只用了 20 年，而人均收入卻遠低於美國。而且，在 2030 年中國就會比美國年老 3 年。一孩政策對人口老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香港歷史上首次，一孩家庭多於雙孩家庭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的一份研究指出，一孩家庭首次多於雙孩家庭。一孩家庭由 1997 年時佔全港家庭的 22%躍升至 2012 年的 38%，而同期的雙孩家庭則由 43% 跌至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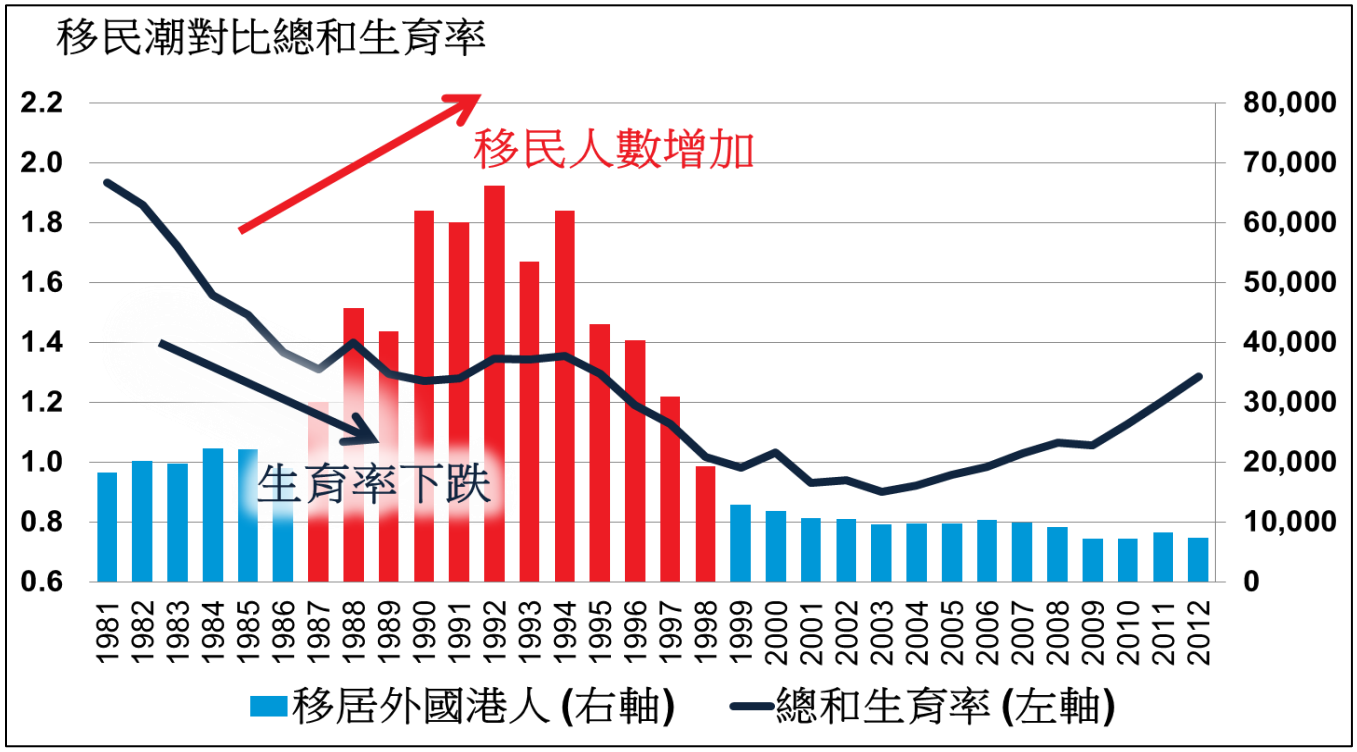
當這群孩子大學畢業後，將要獨力照顧父母及祖父母

如果一對夫婦在 30 歲誕下麟兒，25 年後兒子大學畢業投身社會。其時那對夫婦已經 55 歲，尚有高堂則年屆 80 有餘。這些數字代表著一孩家庭中長大的人，將要獨力肩負父母乃至祖父母的生活開支，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擔心未來不穩是低生育率的原因，因此我們要有穩健的經濟增長，同時需要有健康的政治體制

除了環球生育率減少的趨勢，我們出生率於過去 25 年「硬著陸」有兩個因素：

(1) 1979 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政治前景不穩引發了從 1980 年起的移民潮。由於接收國偏好高技能及沒有家屬的單身青年，很多人為了申請成功，不惜延遲生育計劃。生育率亦從 2.0 下降至 1.1。同期，新加坡的生育率為 1.4-1.5，或比我們高約三分之一。約 680,000 名香港的優秀人才在 1981 年至 1998 年間移居外地，佔當時勞動力的 20%，又或者差不多等如自回歸以來內地持單程通行證 (單程證) 來港定居人士的數量。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香港年報

我們對移民有以下 4 點觀察：

差不多 70 萬香港人在回歸前移民潮遠走他鄉，對接收他們人口較少的城市影響深遠

(i) 來自香港的移民大量湧入接收城市。在 80 年代初最受港人歡迎的城市均人口不多，例如：溫哥華 160 萬人，多倫多 210 萬人和悉尼 310 萬人。按理說，近 70 萬有著非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香港湧入到這些城市，定必與對當地居民造成顯著的不便。

我們承受移民的代價，換來快速靈活融入新文化的能力，使香港人視野更為廣闊，崇尚自由又能包容四海

(ii) 毫無疑問，移民生活影響了年輕移民的職業發展和家庭生活。從積極的一面看，我們的移民卻能由此學習在一個「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並能適應和欣賞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建立他們的國際視野，使更能包容四海。

及後，這群移民外地的香港人回流，帶回他們所得的經歷，以靈敏的觸覺洞悉市場所需，幫助香港發展真正能以客為先的頂級服務業。

香港一直致力向全世界開放商品、資本、勞力和理念。在一個人口老化的世界，我們需要加倍努力，保持開放，因為這是我們年輕一代社會和經濟進步的來源。

一個只為 700 萬人服務的香港不能帶動就業及社會進步，因此我們要吸引更多人來港，購買我們的服務

過往我們依賴貨物出口，今日我們出口服務。但跟出口貨物不同，服務出口不會離港，而是需要顧客來港被服務。我們有 93%的工種是服務業，人口增長放緩及老化將不能再為我們學識最高的年輕一代提供上流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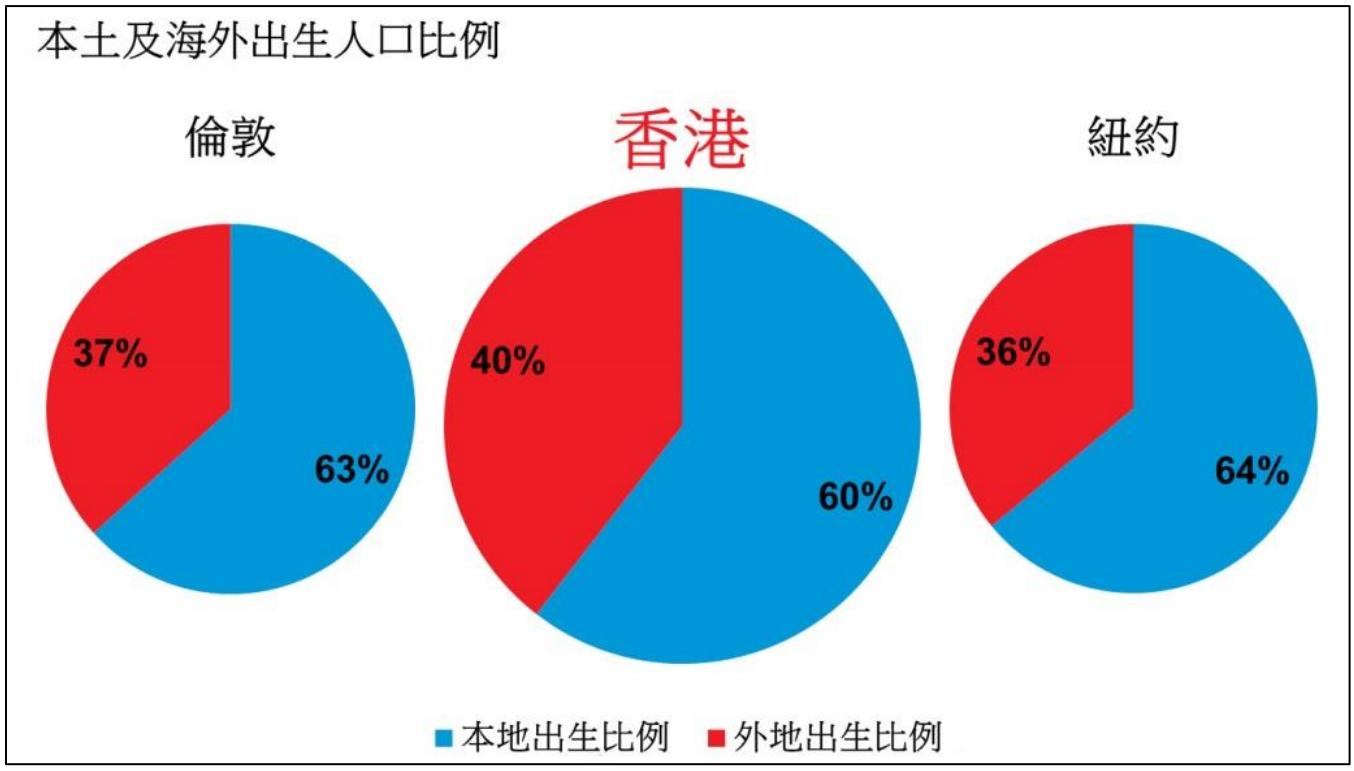
新移民不是負累

(iii) 自回歸以來 16 年，共有 78 萬內地人來港與家人團聚，佔我們人口的 12%，差不多與移民潮時離港的人數相等。內地來港的人跟我們共飲一江水，又已有家人在港，如果說他們來港對我們做成不便，程度應該少過當年香港人移民外地對當地

的影響。事實上，隨著新移民來港，罪案率未有顯著增加，他們來港自力更生，不依賴政府援助，更能補充我們生育不足所做成的勞工短缺。

來港新移民保持社會新鮮有活力，讓我們成為國際都會

(iv) 作為移民接收地，我們要容忍。新移民為我們帶來多元文化，在磨合的過程中，會增加社會的連結，讓我們學懂互相尊重。就是這個過程，讓香港變得更為開放，更能包容四海，吸引更多遊客來感受我們的自由開放，香港經濟亦能從中獲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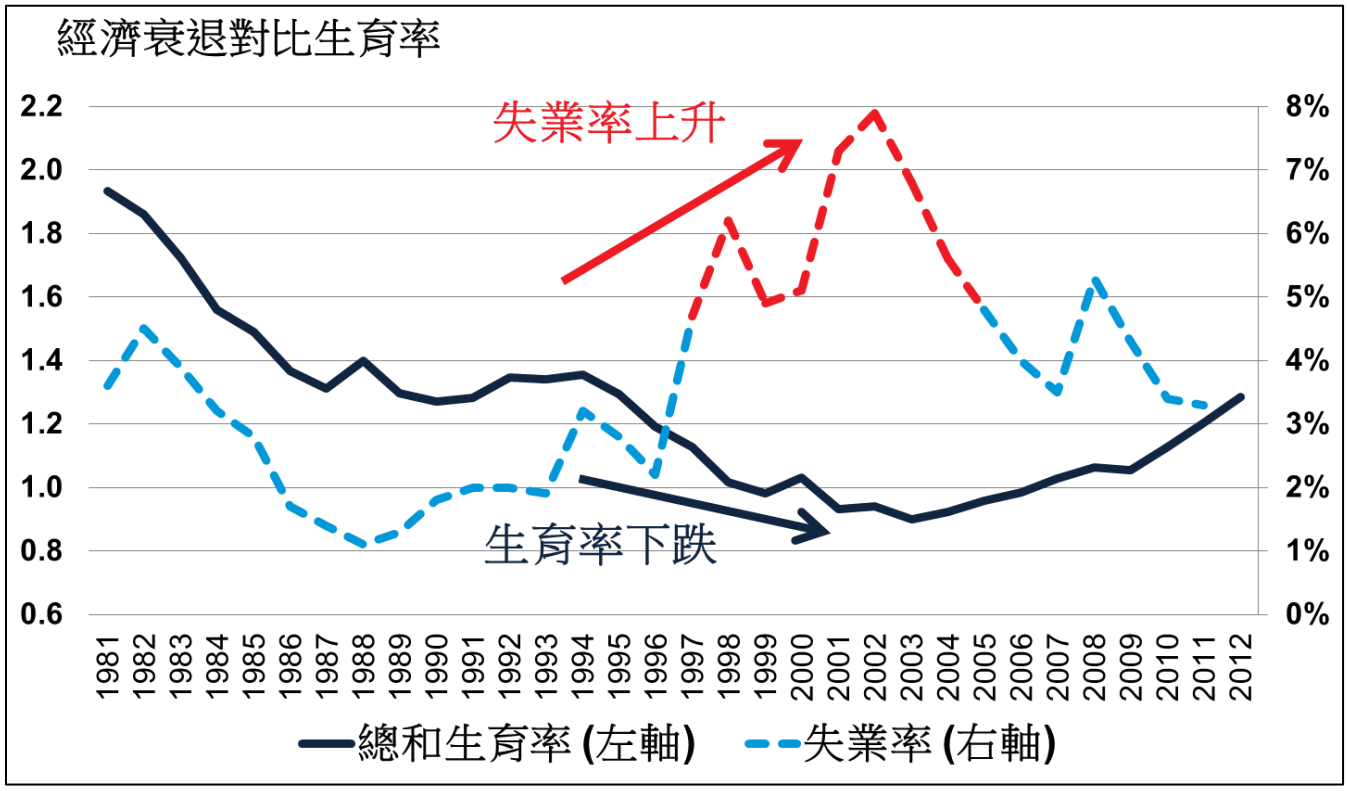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英國國家統計局、美國人口普查局

(2) 及後香港再受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生育率再跌 0.3。樓市泡沫在 98 年爆破，大量港人失業，遇上「沙士」爆發，更是雪上加霜，失業率高見 8%，通縮 6%，而生育率亦不能倖免的在 2003 年跌至 0.9 的歷史低位。

當根本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經濟狀況會改善，資產價格日跌，加上收入減少，生兒育女所帶來的經年重大支出就顯得格外嚇人，自然令年輕夫婦對「造人」卻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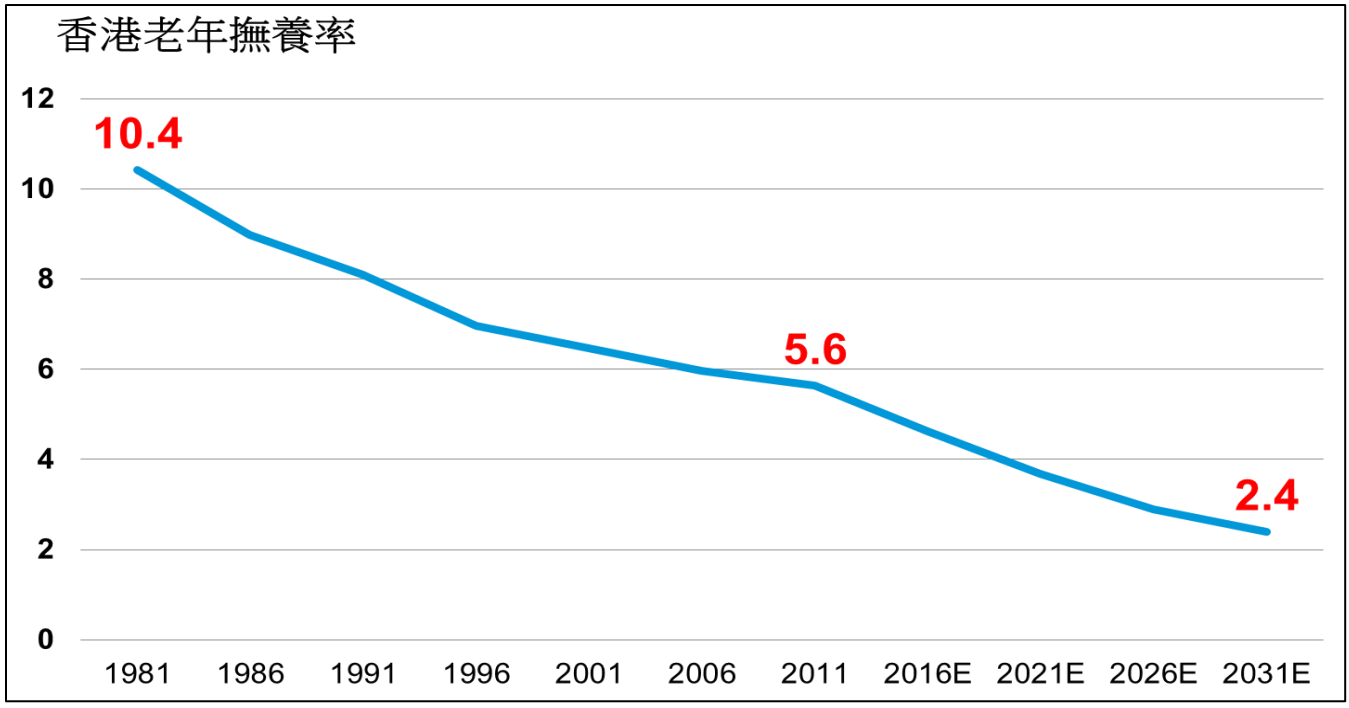
沒有安穩的政治環境及持續增長的經濟，不論是人口政策還是吸引移民都注定失敗

因此我們認為人口政策的核心要先安內，即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及經濟增長，否則不會成功。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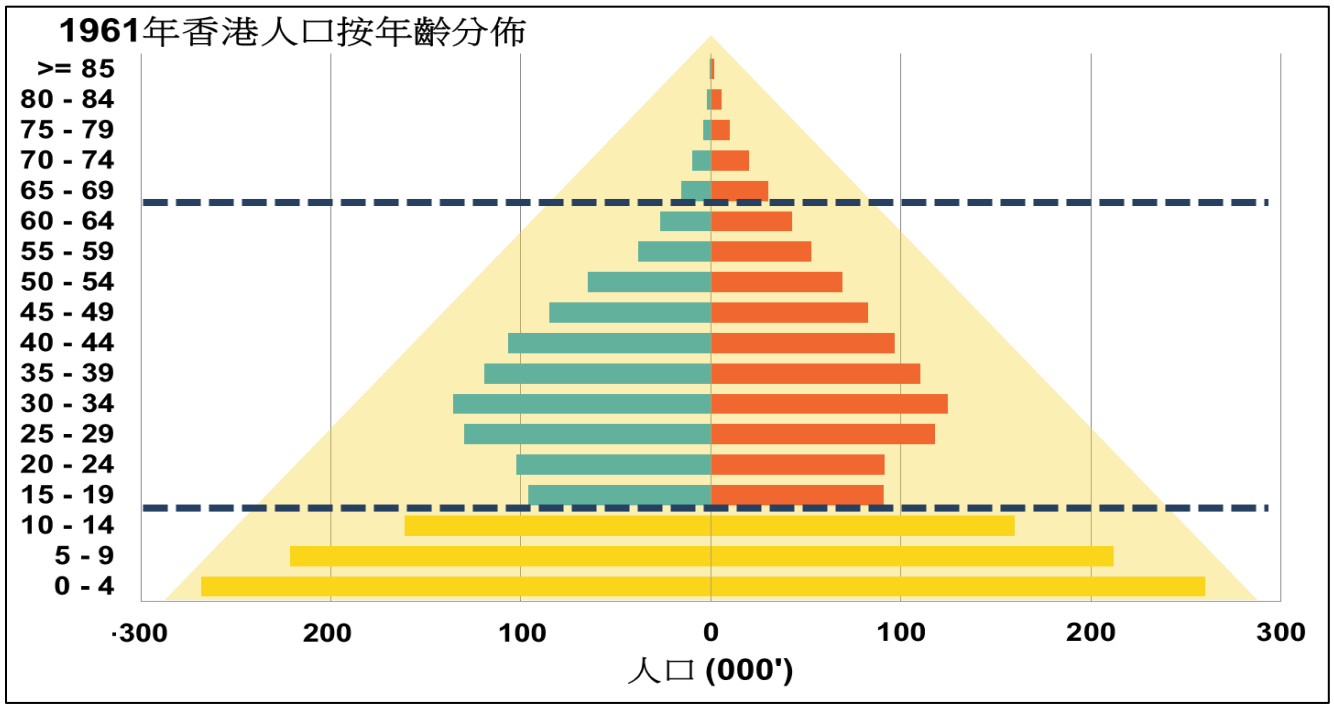
由於人口老化，適齡工作人口的比例減少，長者比例增加，使年輕一代的撫養壓力上升。1981 年，10.4 個適齡工作人口合力撫養 1 個長者；現時，剩下大約得 5 個適齡工作人口撫養 1 個長者；17 年後，更只有 2.4 人去承擔。換向話說：2031 年的年輕人要承受比 50 年前重 4 倍的負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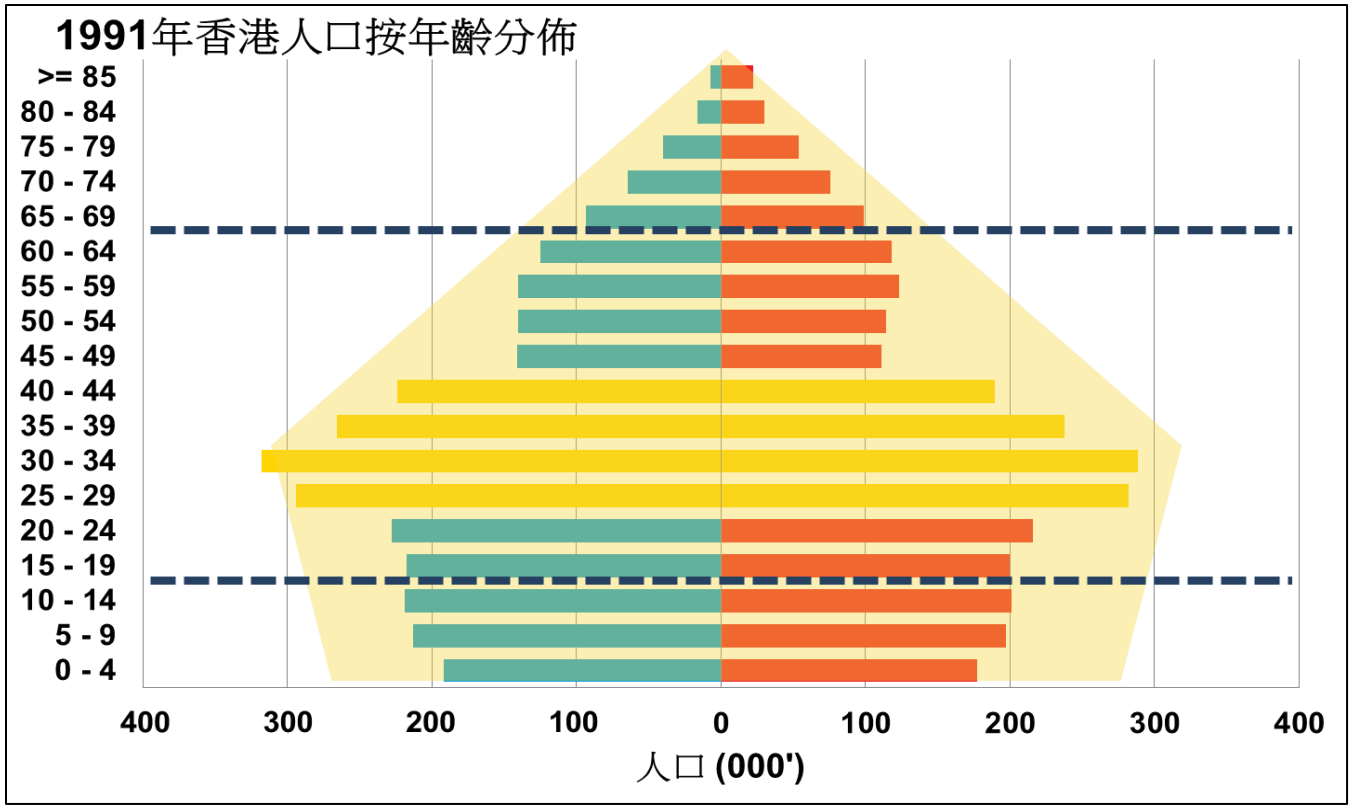


***老年撫養率：勞動年齡（15-64 歲）人口除以長者（65 歲以上）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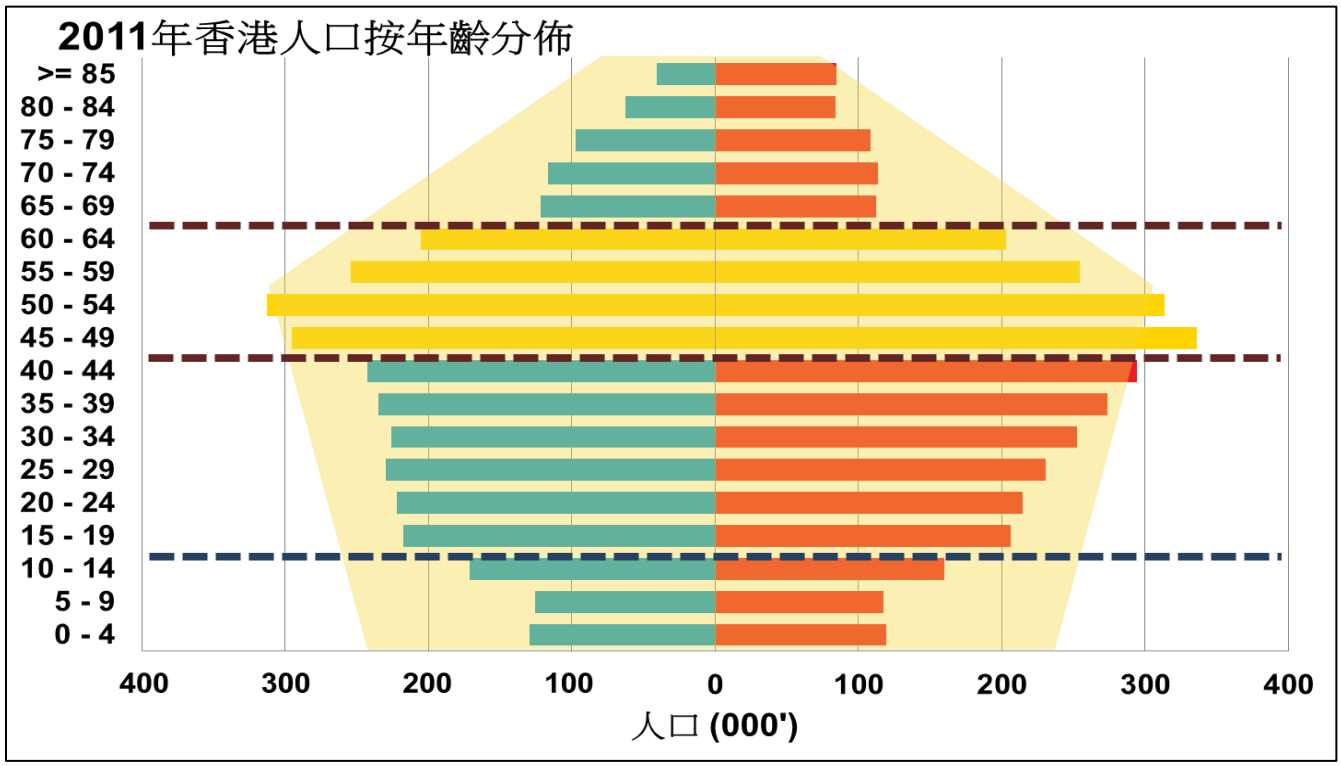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下列圖表顯示由 1961 年到 2031 年的 70 年間嬰兒潮對香港人口結構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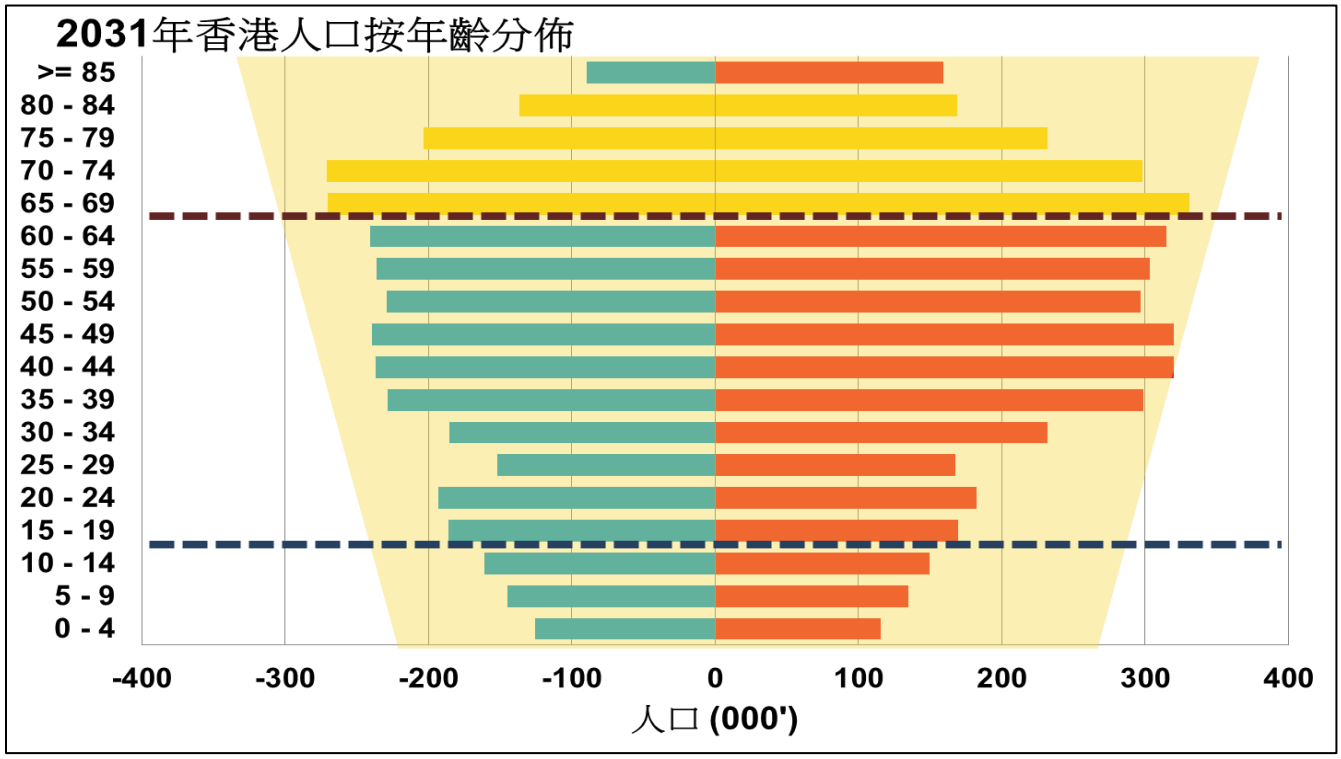




嬰兒潮出生的嬰兒從 2011 年開始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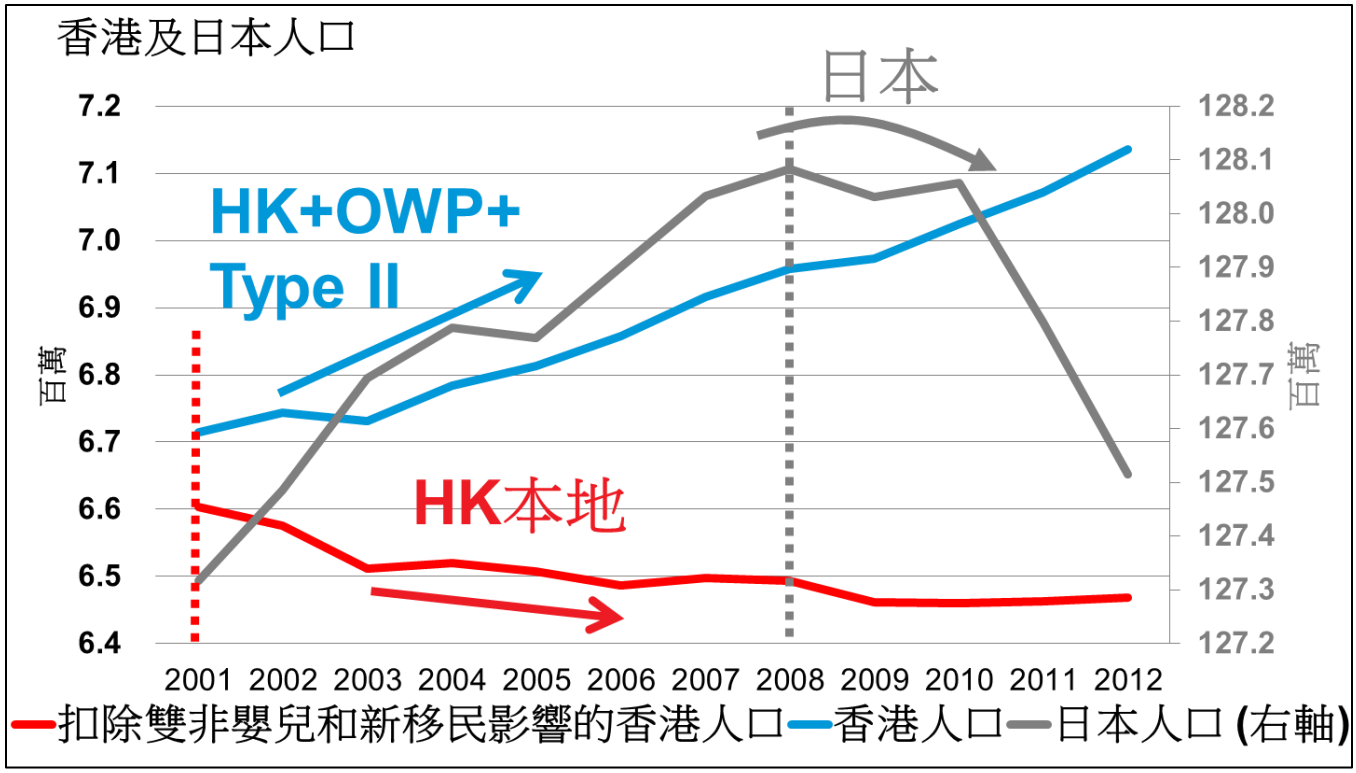
到 2031 年，嬰兒潮中最年輕的一輩剛達 67 歲而退休：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別擔心日本，先顧好香港！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的人口金字塔已經包括了每年 55,000 名於回歸後經單程證來港定居的新移民。扣除他們以及雙非嬰兒，就能計算出香港本地人口。當我們在慨嘆日本人口老化的問題嚴重，死亡率甚至比出生率高而導致人口在 2008 年開始下降的同時，香港本地人口很大可能早在 2001 年已經開始減少。如果沒有新血加入，我們早已為人手短缺而頭痛。


香港及日本人口
日本
HK+OWP+
Type II
HK本地
百萬
百萬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128.2
128.1
128.0
127.9
127.8
127.7
127.6
127.5
127.4
127.3
127.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扣除雙非嬰兒和新移民影響的香港人口
香港人口
日本人口 (右軸)

第二節：經濟

經濟學文獻早已確認人口老化會損害經濟：

人口老化對宏觀經濟影響

元素	影響
消費	消費減少；貨品消費相對較少、服務消費相對較多
投資	投資回報減低
儲蓄	私人及公共儲蓄減少
經常帳	經常帳順差減少 / 逆差增加
GDP	增長率下滑
資金	實質利息降低
勞動力	勞動力供應減少，創造力、回報下降
生產力	生產力增長放緩

資料來源：不同經濟研究機構

從他國退休保障系統得出的五個教訓：

(I) 不論是美國人、新加坡人或是香港人，普遍對退休都缺乏財務準備

世界各地的人普遍都對退休缺乏財務準備，就算是新加坡這個常被視為世上規劃最完善的地方亦然。今年 2 月的一項調查指，逾 50%的新加坡人表示他們對退休「未有足夠準備」或「全無準備」，並預期自己在 65 歲以後仍需工作。

港人和新加坡人都有必要為退休儲蓄更多。根據匯豐銀行的調查，逾 50%的人預計在退休生活剛過一半時便會花光積蓄，更有 60%的退休人士在退休後才發覺儲蓄不夠。

美國「制度正在失效」

統計數字顯示美國的嬰兒潮退休的前景更慘淡。根據今年 1 月一個問卷調查，74%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需要非常依賴社會保障才夠錢退休。另一調查則指出愈來愈多人因儲蓄不足而要延遲退休，在 65 歲後仍繼續工作。

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及伯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 Laura Tyson 於 2013 年 5 月 29 日在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一篇文章《美國人的退休彩排》中甚至如此描述美國現時的情況：

「嬰兒潮退休才剛開始，退休制度已出現問題。過半數勞工 (60%以上的低收入勞工) 的積蓄無法滿足其退休需要……制度正在崩潰」

37%的人表示因積蓄永遠無法足夠退休，將要工作至死的一天

富國銀行 (Wells Fargo) 一項針對美國中產 (年收入 25,000-100,000 美元) 退休規劃情況的調查中發現: (1) 37%的人表示因積蓄永遠無法足夠退休，將需要工作至死的一天； (2) 34%的人表示他們將要工作至 80 歲，比兩年前的 25%大增； (3) 59%的人表示他們每天最大煩惱就是如何支付帳單； (4) 42%的人表示沒能力同時儲蓄和付清帳單，「手停口停」； (5) 48%的人沒有信心為舒適退休生活累積足夠積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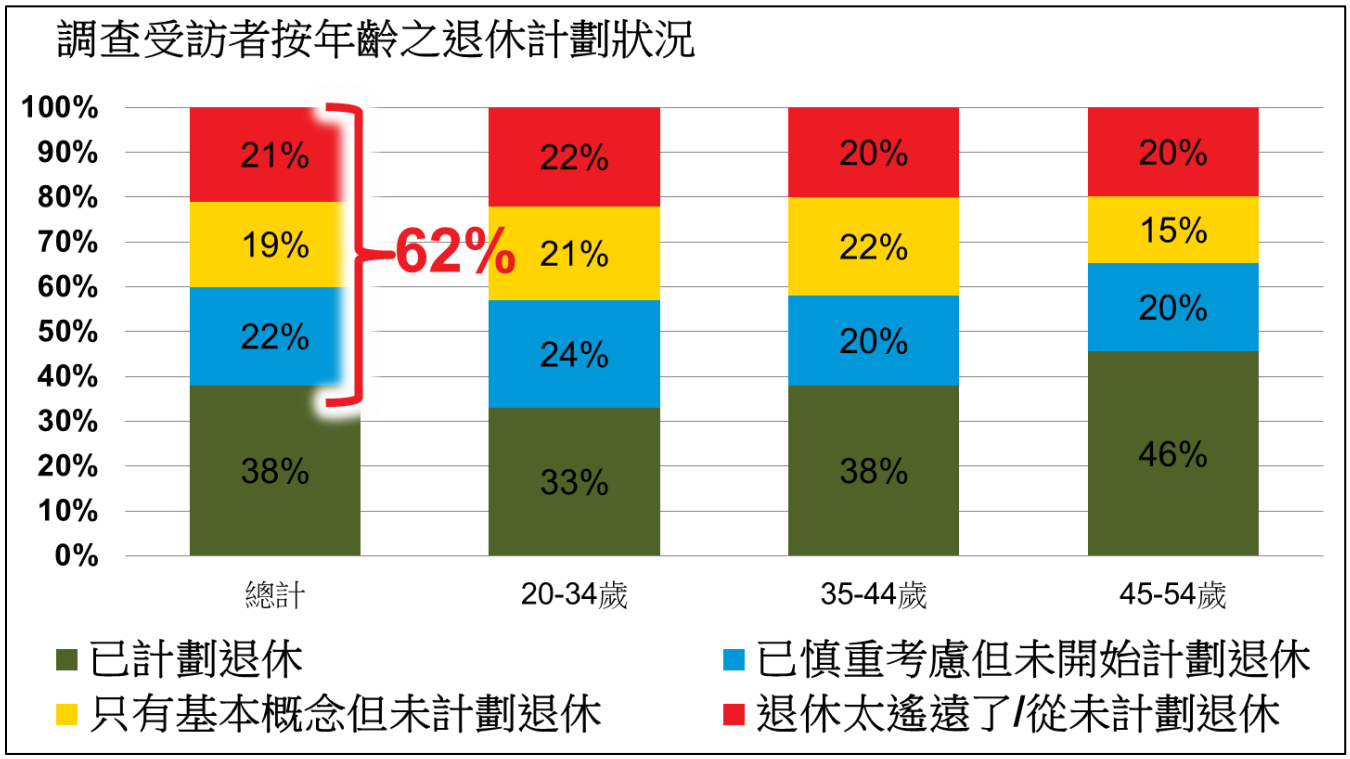
高昂的醫療費用是導致中產破產最常見的原因

人們不單儲蓄不夠，很多更加未為自己的健康狀況轉壞作充分準備。以美國為例，中產破產個案中有 62%正是由醫療費用所引發。

香港情況不見得更好？

宏利 (Manulife) 和尼爾森 (Nielsen) 在 2010 年做的調查揭示港人在財務上對退休準備不足：

(1) 81%的受訪者擔心積蓄未能支付退休後所需的生活及醫療開支。香港人希望在57 歲退休，但考慮到財務的需要，則預期要工作至 60 歲；



資料來源： Manulife-Nielsen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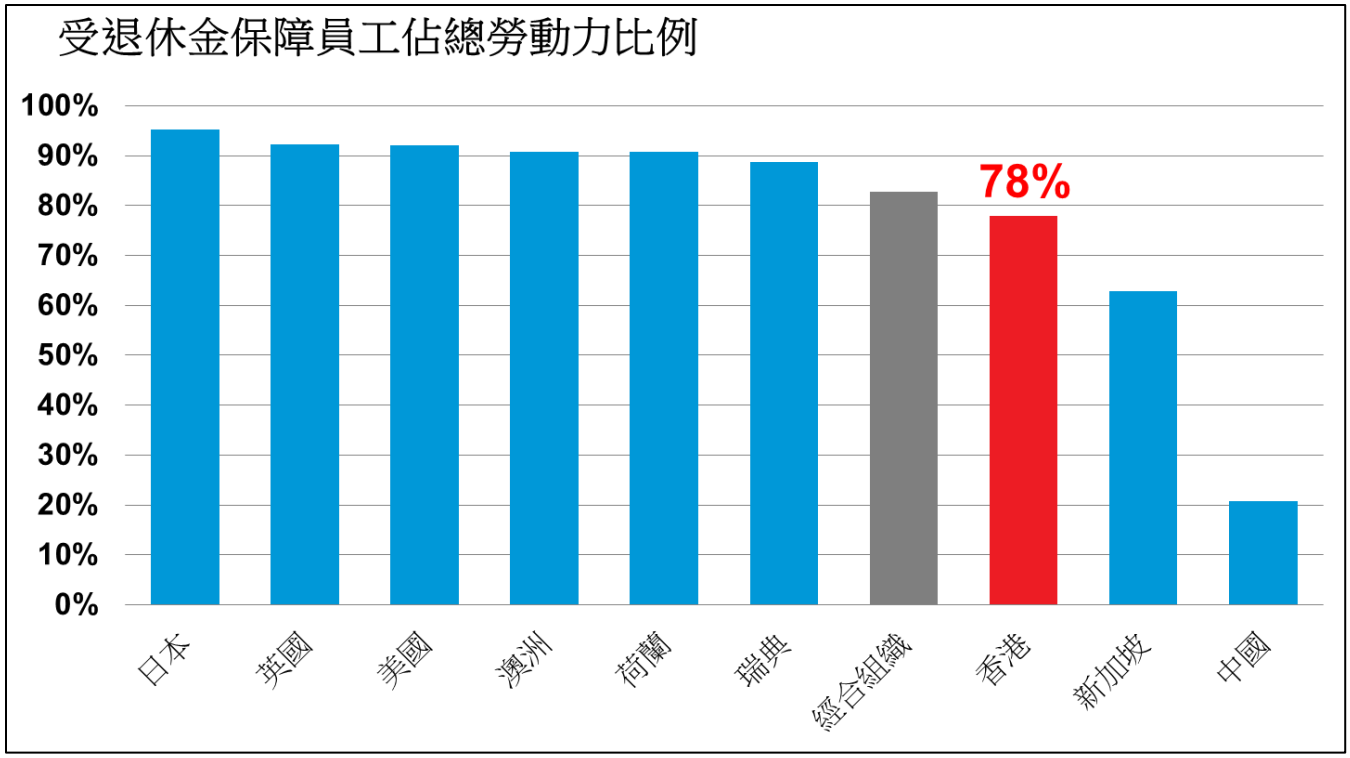
(2) 港人平均在 43 歲開始計劃退休，即只有 17 年時間去為退休累積財富；

(3) 62%的在職人士未開始為退休打算；

(4) 有規劃退休的受訪者集中在年紀較大 (45-54 歲) 及有家室的一群。這顯示香港人不重視退休的規劃。

為了緩和人民輕視退休計劃的傾向，多個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實行「隨收隨付」(Pay-As-You-Go, PAYG)的退休保障制度。

在 2012 年 3 月，香港已有 71%的勞動人口加入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當中又有 14%參與額外的退休計劃，其中的 11%是自願性質參加。受退休金保障員工佔總勞動力比例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的水平相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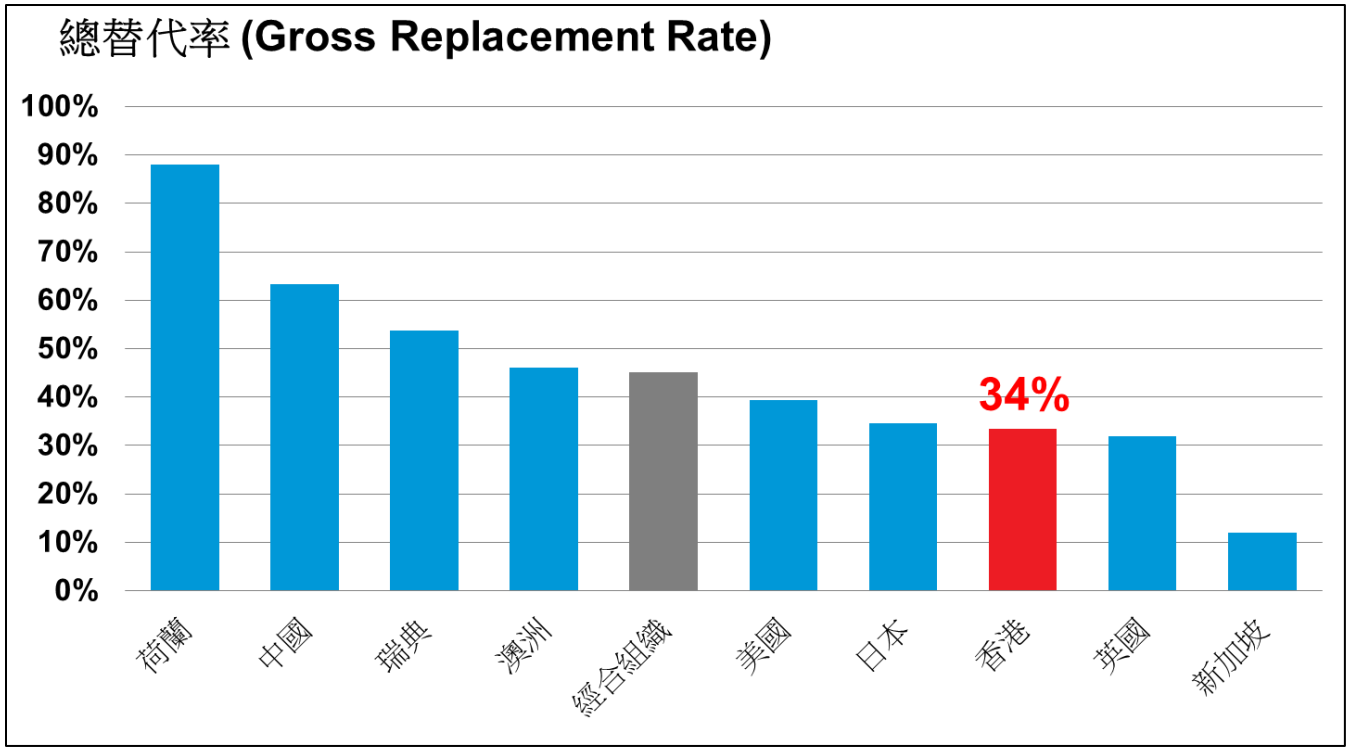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香港的替代率比 OECD 低

OECD 的替代率中位數為 45%，而香港只有 32-34% (已包括所有退休金連同強積金計劃)。這都反映大部份強積金供款人的供款少 (僱主僱員各 5%) ，以及基金運作年期較短 (1998 年才開始) ，資產積累亦因而較少。

歷史再久的退休制度都未曾經過壓力測試，退休潮不過剛開始，尚有洪峰未至！

第一波的嬰兒潮於 1946/47 年出世，於 2011 年剛開始退休，這些福利制度才剛面臨首次的壓力測試，餘下尚有 16 年的退休潮年復一年地增加福利開支的壓力。



*** 替代率 (Replacement Rate): 一個退休系統中福利津貼佔退休前收入的比例**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有趣的是，有高替代率的國家如荷蘭及瑞典，平均稅率高達 46%及 52%，即大部份的福利都是由年輕一輩的納稅人埋單。

荷蘭福利制度開始崩堤？

荷蘭這個以福利制度及平均主義聞名於世的國家，正面臨第一浪退休潮的考驗。9 月 17 日，國王威廉・亞歷山大向國民表示 20 世紀的福利制度已成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參與社會」 (participative society)，國民應為自己的將來打算，為自己建立退休保障，減少依賴政府。國王更提及：「特別在社會保障及長期護理方面，傳統的福利制度於今時今日已經不能持續」。同日，該國首相更公布大量不受歡迎的削減開支措施。

(II)不論是政府或是私人，資金明顯不足的情況十分普遍

很多跨國研究指出住戶手上持有的資產不夠應付其退休所需。而嬰兒潮手握重票，不難想像他們會運用這政治優勢要求政府為其退休所需埋單。

各國實際資產與退休所需資產間的「資產缺口」

國家	(1) 住戶財務資產佔 GDP 比例 (2010)	(2) 退休所需資產折現值佔 GDP 比例 (2010)	(3) 私人「資產缺口規模」：*: (1)- (2)	資產缺口規模佔住戶財務資產%：(3)/(1)
澳洲	190	263-350	-73 to -161	**-38 to -85**
加拿大	268	295-393	-27 to -125	**-10 to -47**
法國	197	295-393	-97 to -196	**-49 to -99**
德國	189	375-500	-186 to -311	**-98 to -165**
意大利	234	242-322	-8 to -88	**-3 to -38**
日本	309	499-665	-190 to -356	**-61 to -115**
南韓	186	267-357	-81 to -170	**-44 to -91**
西班牙	165	277-370	-112 to -205	**-68 to -124**
英國	296	293-391	3 to -95	**1 to -32**
美國	339	272-363	67 to -24	**20 to -7**
中國	178	197-263	-19 to -85	**-11 to -48**
香港*	335	264-352	71 to -17	**21 to -5**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國統計部門及資料庫、瑞士信貸銀行

自 2008 年金融海嘯起，由於債務堆積如山，公共支出繁重，越來越多國家發現，他們的財政系統無法持續提供退休福利計劃。結果，英、法兩國要延遲退休年齡，南韓及希臘則要一次性的削減退休金款額。

長壽帶來的風險——慢慢動搖制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今年 4 月份的報告指現有退休制度低估人均壽命，埋下收支失衡的伏線。其計算指如果人均壽命增加 3 歲，退休開支將額外增加 50%，即已發展國家 2010 年 GDP 的 25%，或新興國家 2010 年 GDP 的 50%。

因此，IMF 建議各國延遲退休年齡，僱主及僱員都增加退休金供款，以及減少向長者發放的福利。

退休金開支會增加，但醫療及長期護理有關開支將增加得更快

IMF 的研究只計算退休金的開支，並未有考慮醫療及長期護理這兩方面佔額亦相當高的人口老化成本。據標準普爾的估算，由 2010 年到 2050 年 40 年間，這兩項開支的增加將會是各國平均退休金開支增加的 130%。

新移民幫助美國減輕人口老化的負擔

因為有新移民的關係，美國是全球人口最年輕的發達國家之一，年齡中位數只有 37.1 歲 (相比香港 41.7 歲) ，只有 13%的人口年齡超過 65 歲 (跟香港相約)，而美國的公共退休開支只佔 GDP 的 7%，兩者都是下表列出的國家/地區之中最少。

數個國家的公營退休金支出比較

國家/地區	公營退休金佔GDP比例	65歲以上人口比例	替代率	年齡中位數
意大利	14%	19%	37%	43.8
德國	12%	21%	42%	45.3
法國	12%	17%	49%	40.4
日本	10%	24%	35%	45.9
英國	8%	16%	31%	40.2
美國	7%	**13%**	40%	**37.4**
香港	**1%**	**14%**	32%	**42.9**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CIA World Fact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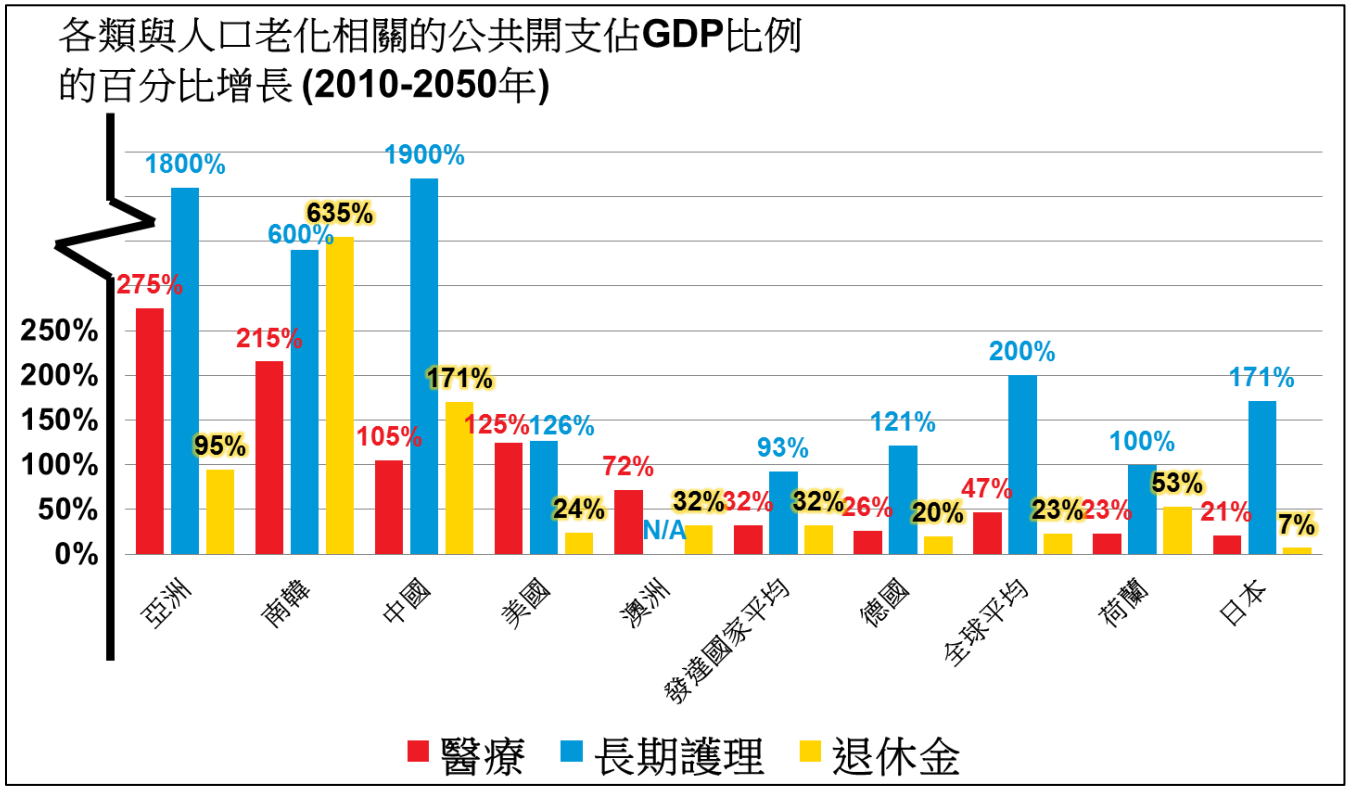
相對年輕的美國仍逃不過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痛苦：聯邦債務將於 2010 年至 2035 年大增兩倍，由 60% 增至難以維持的 185%

潛在的警鐘已響起，即使美國的人口比其他國家年輕，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 (U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仍預測：如美國政府財政收支佔 GDP 比例維持在長期平均值水平，聯邦債務將由 2010 年的 60% (已是非戰時高位) ，最快到 2035 年暴升至不可持續的 185%。這災難性下場主因是龐大的醫療和退休金開支。

標準普爾就人口老化開支的預測同樣令人擔心

標準普爾 2013 年有關人口老化的研究報告預測了 32 個發達國家及 18 個發展中國家在 2010 年到 2050 年的人口老化相關開支，結果觸目驚心。標準普爾預計，2020 年起人口老化相關的公共開支壓力將會大增。平均來說，一個國家有關人口老化的公共開支在 2010 年到 2050 年是上升幅度達 GDP 的 6.6% (發達國因基數較高而增加 6.1%，發展中國家則增加 7.1%) 。與此相比，香港的整體公共開支佔 GDP 只是 20%。

引標準普爾所述：「無論世界各國的處理手法如何巧妙，人口老化相關支出的增加，加上預算提高的壓力，我們認為人口老化將深刻影響經濟增長…假如再不為預算勒緊褲頭，重組退休金和醫療體系，或推出結構性措施以提高主權國家的增長潛力的話，我們的預測顯示，各國未來的財政負擔將全線大幅增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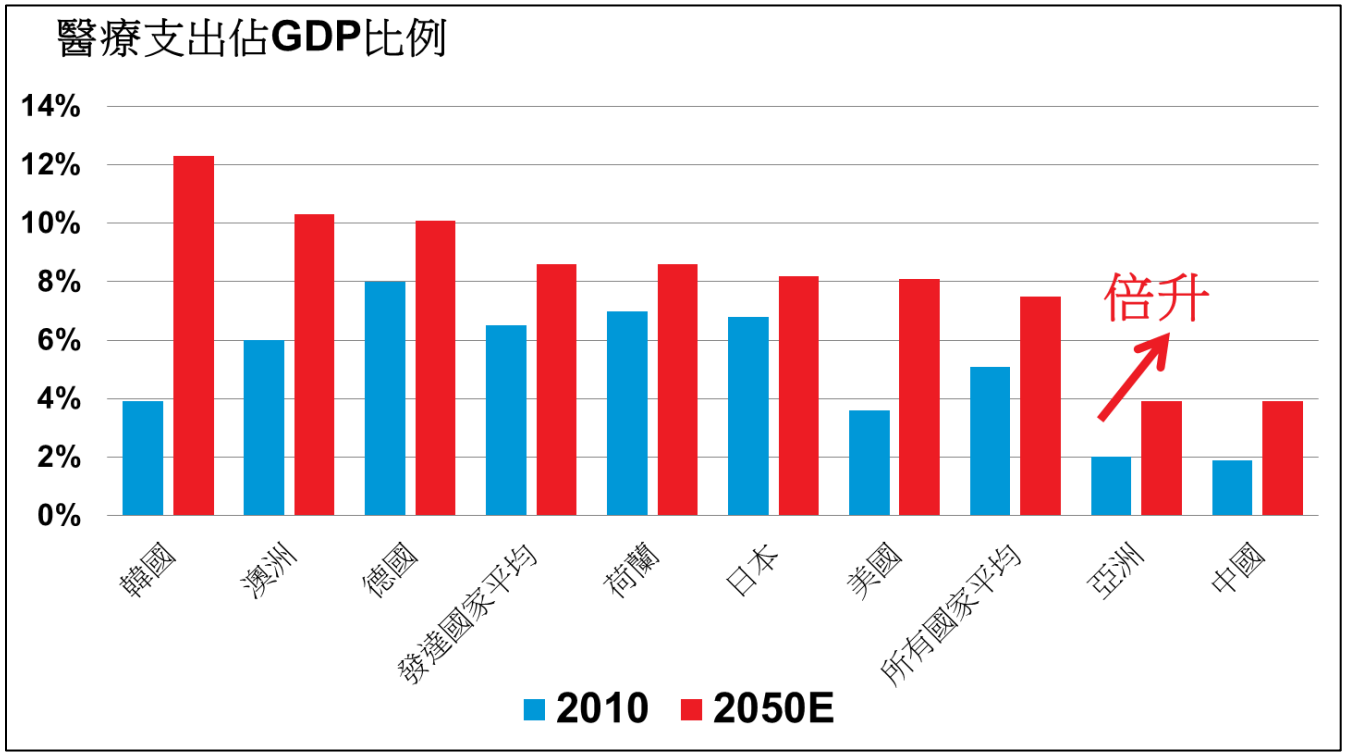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 標準普爾就 50 個國家 (佔全球人口 2/3) 的研究

「雖然大多數主權國都在近年來積極改革退休金和醫療計劃，改善公共財政的前景，我們認為這些仍不足以長時間保持一個平衡的預算。缺乏社會安全網成本的調整，加上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幾乎所有國家都將陷入一個相當陡峭的、人口驅動的公共財政惡化。我們相信，未來的財政負擔將需要額外的措施應對。」

對大部份發達國而言，佔人口老化相關開支最大的將是醫療而非退休金開支

現時，退休金仍然是最大的支出，其次是醫療和長期護理。但如果我們以 2010－50 年間的增幅量度，次序將會倒轉。長期護理的開支由於基數低，將躍升 200%，醫療開支 47%，退休金開支 23%。標準普爾更預測公共醫療開支中位數將升至 GDP 的 7.5%。新的醫療技術和保健服務，可導致醫療支出和成本的進一步增加，並將在未來幾十年成為與人口老化相關支出的最大推動力。



資料來源： 標準普爾

標準普爾指出，決策者應著眼於重新設計醫療體系以遏制成本上升，而不僅僅是與退休保障制度周旋

標準普爾指出，政策制訂者現時較著重的人口老化相關開支是退休金，但其實他們更應著眼於重新設計醫療體系以遏制成本上升。

擺弄退休金成本而忽略醫療費用是出於政治考慮；但選民應該認識到，醫療費用更難控制，並應較早制定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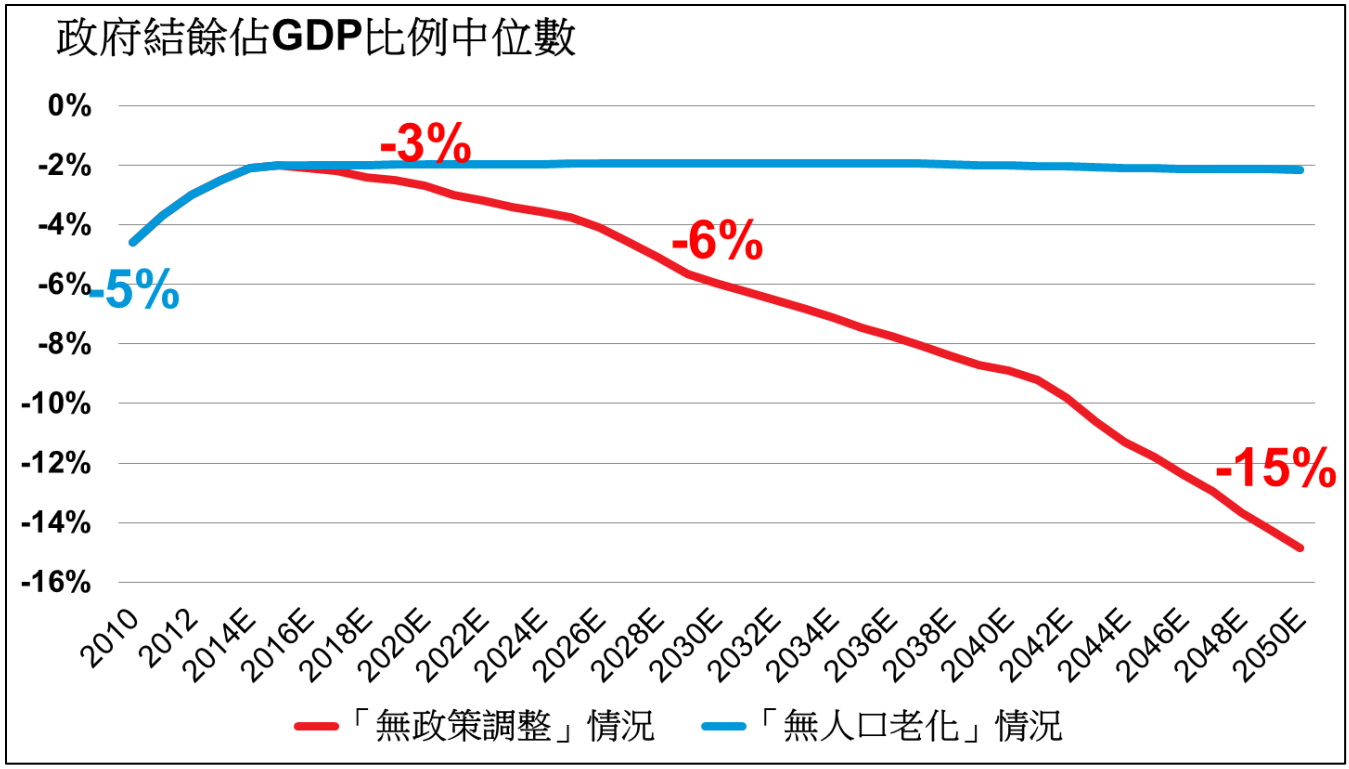
標準普爾承認： (1) 技術上改革退休金制度比較容易，只要修改一個或兩個關鍵參數，例如減少款額或推遲退休年齡便可以； (2) 政治上亦相對容易，因為對大多數未退休選民而言，退休金問題是數十年後的事，似乎遙不可及，不會十分關心。相比之下，醫療系統的改革往往在技術上要複雜得多，涉及到道德的取捨，市民亦較容易感受到醫療服務水平的降低，政治阻力較大。

香港需盡快改革醫療體系。否則，與人口老化相關支出的上升將有可能壓制投資

香港應立即專注應付醫療及長期護理的開支，除了因為標準普爾所述的原因外，更因為： (1) 我們現在容量已經不足；(2) 醫療及長期護理服務的擴充需要很長的前導時間 (lead time)來興建新設施和訓練員工；(3) 醫療服務不足會推高收費、令各項服務大排長龍；這會令我們日漸年老體弱的長者們，不論在財政或健康方面均感到憂慮、沮喪。

如果不改革財政及人口政策，平均來說，一個國家將因為其人民在未來 40 年的老化而要將財政赤字擴大 3 倍，由 GDP 的 5%到 15%

標準普爾在多項假設下模擬人口老化的影響。當中兩個主要情景為： (1) 無人口老化情況——即假設政府在預測期內將制定措施，充分控制未來與人口老化相關支出的增加。以此為基準去量度有充分準備的情況，方便隔離人口老化的成份再作研究 (2) 無政策調整情況——假設政策一如今日，不作改善，或即假設 2014 年預算中的收入及與人口老化無關的開支不變，由此可以計算出人口老化相關支出及因而帶來的利息開支對財政的影響。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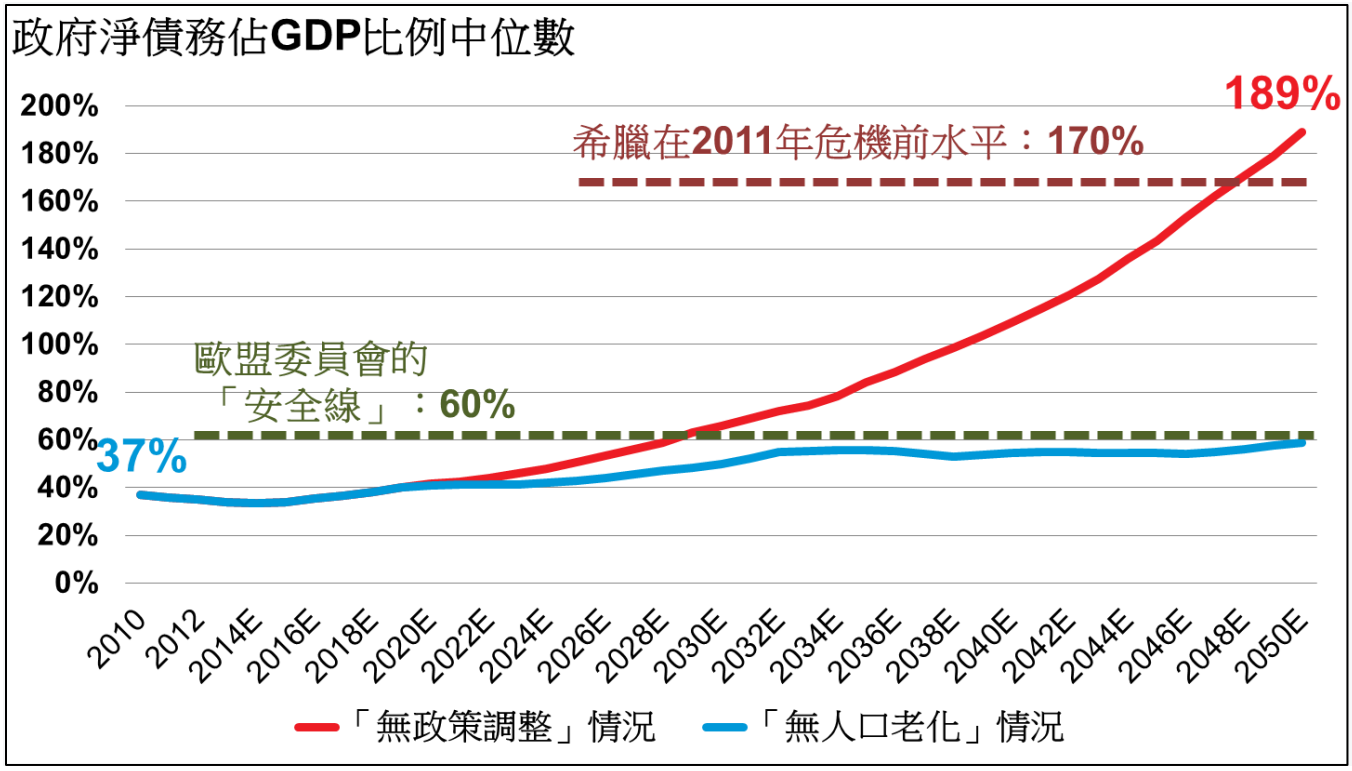
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在 2050 年升至現時的 3 倍

典型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會因為緊縮政策而在 2015 年前略為改善，但到了 2050 年，赤字會升至 15.1%。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委員會認為 3%的赤字為安全底線。

如無政策調整，各國淨債務佔 GDP 比例的中位數將由 2010 年的 33%大增五倍至 2050 年的 190%

預測顯示，發達國家的財政赤字在 2010 至 2050 年間惡化得尤其嚴重。研究中的 50 個國家如無政策調整，赤字將急升，因而令債務佔 GDP 比例中位數由 2010 年的少於 40%大增五倍至 2050 年的 190%。

發達國家的債務中位數亦將會於同期上升超過 3 倍至 GDP 的 220%，發展中國家則升約 5 倍至 GDP 的 153%。標準普爾預計，在 2050 年將有 8 個國家的淨債務水平高於 GDP 的 300%，當中包括：荷蘭 (380%)、希臘 (303%)、俄羅斯 (444%)、日本 (494%)、南韓 (313%)、土耳其 (327%)、英國 (302%) 及美國 (366%) 。



資料來源：標準普爾

<u>如無福利及稅收調整，過半數國家的債務佔 GDP 比例將在 2050 年超越希臘幾近破產時的水平</u>

標準普爾的模擬屬靜態分析，政府當然會因應人口老化而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提高供款和削減福利。最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坐視不理的後果是多麼嚴重。

作為指標，歐盟認為債務佔 GDP 比例 60%為安全底線。而經濟學文獻亦指出，100%往往已是紅色警戒，是危機爆發的臨界點。2011 年，希臘的國債在危機爆發前佔 GDP 的 170%。而在標準普爾的預測中，50 個國家中有 27 個的國債會在 2050 年佔其 GDP 超過 170%。G7 工業國為 228%，歐洲為 201%，而發達國家則達 216%。

<u>如無政策調整，債務評級的下調將非常駭人：在 2020 年仍有 90%的國家國債屬投資級別，但屆 2050 年時將只剩 40%。換言之，國債跌入垃圾級別的國家比例將由 10%升至 60%</u>

在無政策調整的模擬情況下，國債評級會在 2020 年代普遍下調，在 2030 年開始加速滑落。發達國家因經濟增長較慢，人口老化開支上升以及收支愈見不平衡而有較大機會被下調評級。總括而言， 國債跌入垃圾級別的情況將相當嚇人，在 2020 年仍有 90%的國家國債屬投資級別，但屆 2050 年時將只剩 40%。換言之，國債跌入垃圾級別的國家比例將由 10%升至 60%。

<u>在某些國家，政府將「取代自由經濟」；公共開支將佔 GDP 65%或以上，當中包括美國、荷蘭、法國、丹麥、芬蘭、俄羅斯</u>

在「無政策調整」情況下，發達國家的公共開支佔 GDP 比例將在 2020 年代升逾 50%，並由現在的 46%於 2050 年升到 64%。在美國、荷蘭、法國、丹麥、芬蘭、俄羅斯和比利時等發達國家，公共開支更將佔 GDP 65%或以上。

<u>人口老化相關開支的增加會令其他支出被削減，包括 (1) 核心服務，及 (2) 投資，因而拖慢下一代所需的經濟增長</u>

人口老化的問題根源在於嬰兒潮是為數最多的一群，他們減少消費同時令政府收入減少，人口老化相關開支卻又增加，因而擴大財政赤字。

假以時日，如要平衡預算，其他支出就要削減。例如英國在 80 年代末國防支出佔 GDP 的 4.6%，與醫療的 4.3%相若；但時至今日，醫療開支比例上漲至 8.5%，國防開支則只有 2.5%。

嬰兒潮是為數最多的選民年齡組別，政客不會希望因削減他們的福利而流失其選票。新基建、科研、教育等的投資因而會被削，影響未來經濟發展和下一代前途。事實上，「跨代財政衝突」在一些歐洲國家經已白熱化。

「隨收隨付」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是龐氏騙局

很多退休金制度以「隨收隨付」(PAYG) 形式運作，由勞動者為退休長者埋單。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Samuelson 教授將之定性為史上最大的龐氏騙局，由於 PAYG 缺乏有力的理論基礎，導致眾多採用此制度的國家現時泥足深陷。

這制度的設計基本上偏袒早退休的一群。尤其當經濟及個人收入在複式增長時，在一個年輕人多於老年人的社會，在這制度下愈早退休，付出就愈少，獲得的收益則愈多。但好景不常，當人口漸漸老化，社會上長者多過年輕人的時候，貢獻給資金池者減少，提錢的人卻愈來愈增多，資金流出就會快過資金流入，這保障制度便難以再支持下去。

因此香港不應採用這樣的退休金制度。而事實上，我們現有的制度其實更加資金不足。香港甚至沒有一個由所有勞動人口支付的社會保障制度，扶老相關的公共開支只來自一般的稅收，而稅收則依賴經濟增長。

從前每月貢獻＄200，退休想要每月＄2,200？

現時，香港長者可得的公共津貼針對各種需要而分成三種：(1) 長者生活津貼 (長生津，OALA) ——65 歲以上長者在入息審查後每月可領$2,200；(2)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CSSA) ——按個案而定金額，平均每月估計約$4,000；(3) 高齡津貼 (OAA) 或「生果金」——70 歲以上長者免入息審查每月可領$1,135。

理論上，假如要落實隨收隨付式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香港需要遠多於現在的納稅人口。香港今天 370 多萬勞動人口中僅 160 萬需繳薪俸稅，當中繳稅金額中位數更僅為每月約$200 元，根本不可能負擔一個每月支付$2,200 予每位為數達 220 萬人的嬰兒潮退休一族。

長期護理的開支在 2050 年將會是現時的兩倍有多

標準普爾估計到 2050 年發達國家用於長期護理的開支佔 GDP 比例將再升 1.3%到 2.7%。相比下，香港的公共醫療開支佔 GDP 的 5%。即使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長期護理依賴親人而非正式援助，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長期護理的成本亦會因經濟發展及公眾的需求而上升。

(IV) 世上並無處理人口老化的萬靈丹

世上所有歷史悠久的退休保障制度起初都是可持續的系統，但現在面對人口老化大潮則全無招架之力，且每況愈下。這些制度盲點滿佈，短視、壞政治、錯誤預測、未有及時阻止成本上升、官僚等等因素都使這些制度最終失敗。

嬰兒潮中最老一群在兩年前才開始退休，退休潮的漫長洪峰還未來臨，退休制度的測試才剛開始，卻已呈敗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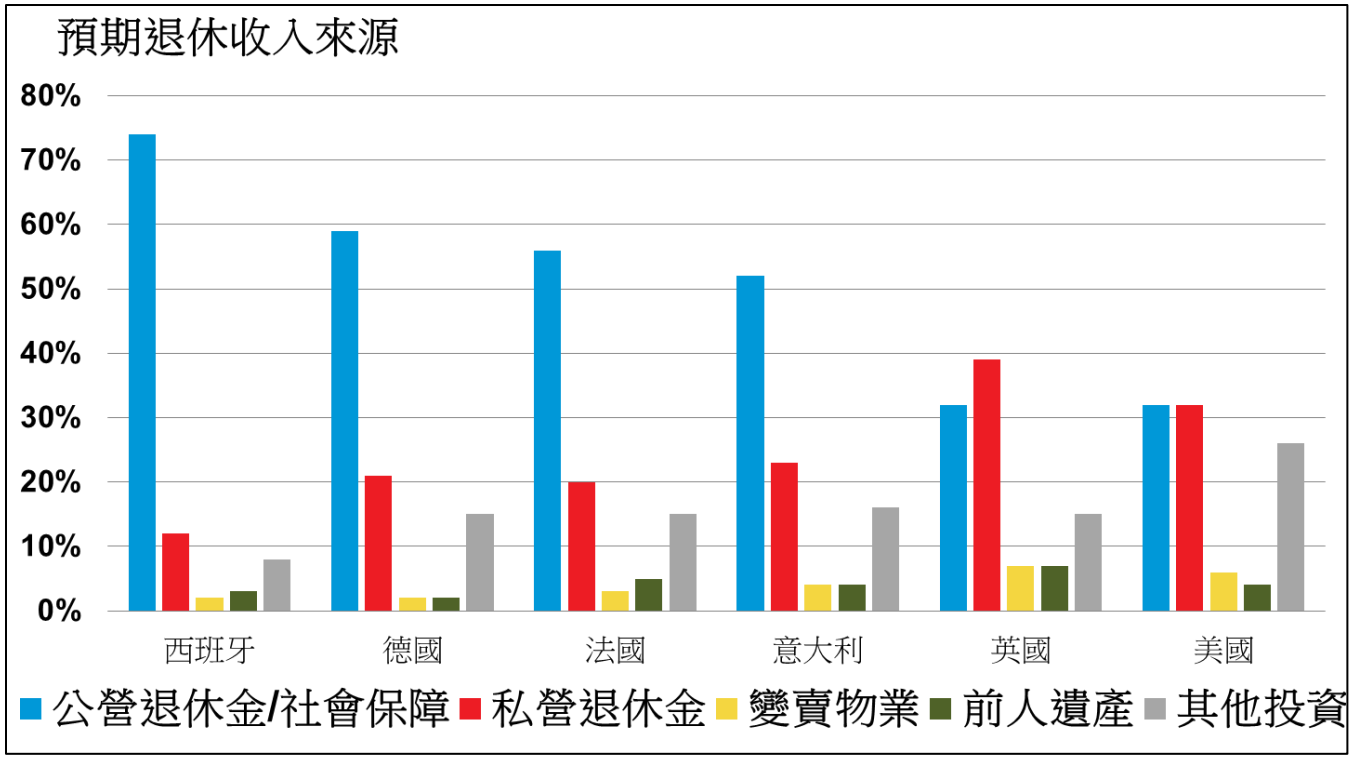
退休制度的歷史是震撼人心的。嬰兒潮中最老一群在 2011 年才開始退休，退休潮的漫長洪峰還未來臨，退休制度的測試才剛剛開始，世界卻似未準備好迎接這個挑戰。往積差劣不再話下，未來十年更是憂患處處。

沒有比人口老化更強大的力量將影響世界的經濟及財政健康

在標準普爾一系列有關世界各國人口老化的研究指出，世上沒有比人口老化更強大的力量，深遠地影響國家的經濟、財政及政策決定。由於環球人口老化，相關開支亦會深刻地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景，更會是公共財政的重點議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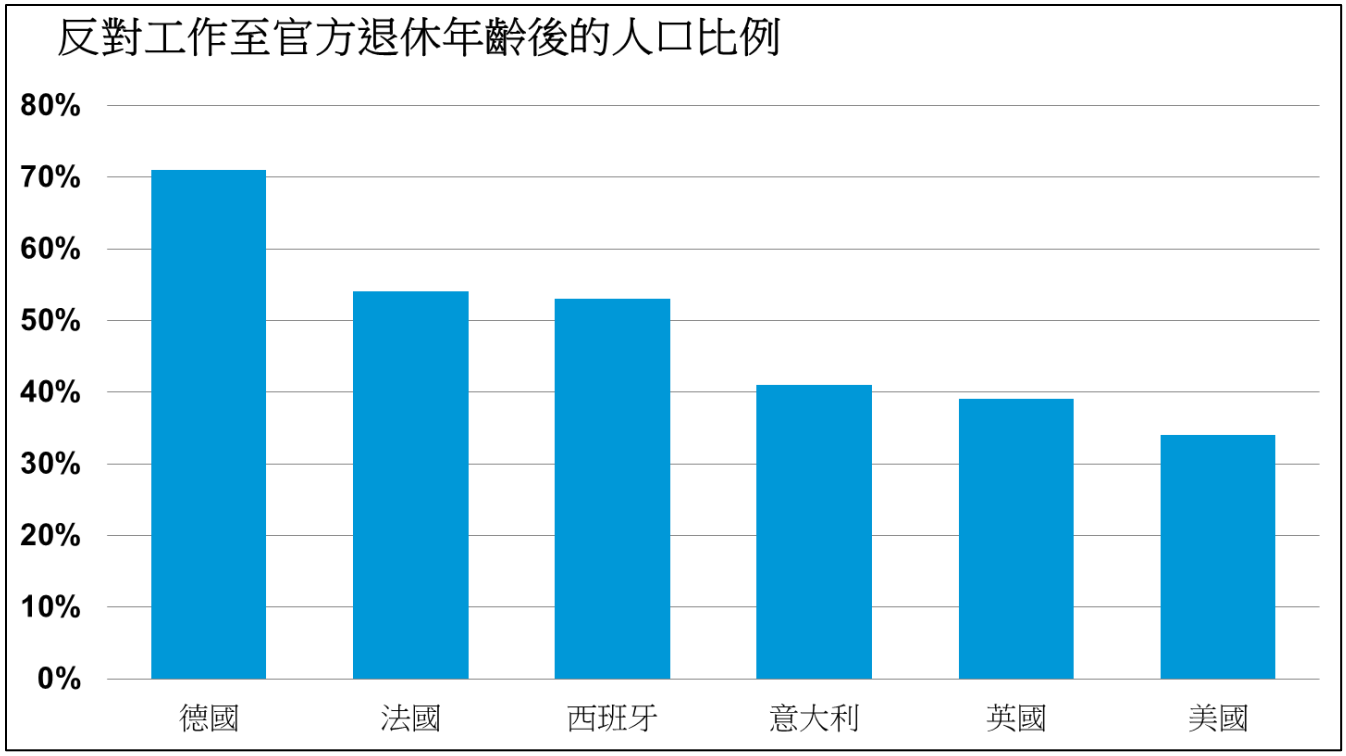
「2010 年代是應付老化問題，重新設計可持續財政的良機。在這 10 年，由於老化速度相對未算快速，政府尚有喘息的空間。然而，機會不等人，2020 年開始人口老化相關的開支增長就會加快。」

「很多國家面對財政赤字，我們認為財務上的整合，以及退休金和醫療體系的改革將遇上很多政治阻力，因而錯失時機。在我們看來，轉機已日漸減少，延誤則可能產生額外的政治、經濟和預算成本。」



選民什麼都想要——想要優厚退休金的同時又想保持低稅收

人都有著什麼都想要的心態，從 2009 年金融時報對 6 個國家 16-64 歲的僱員做的統計可見一斑。結果顯示，70%的受訪者預期自己要依賴公共及私人退休保障。但他們卻不肯多交稅款或減少現有開支為退休打算。多於 75%反對加稅，多達 80%反對削減退休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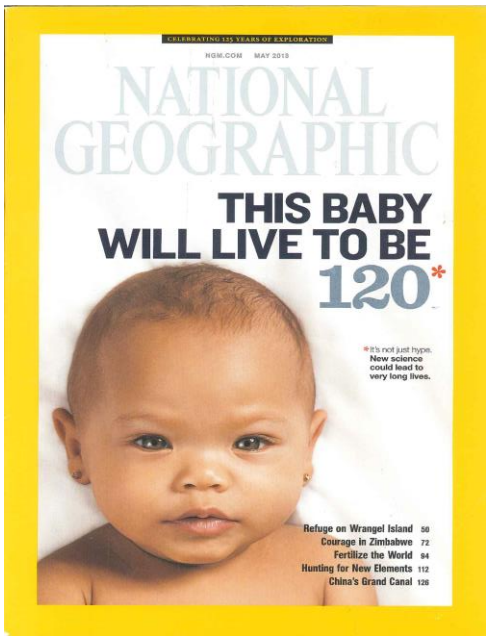
上述的心態增加重整已嚴重超支的財政的阻力。這表明，一個長期運行的系統，其中有許多既得利益，改革的動力可能來自一個顛覆性的事件，包括信貸危機，而非合理的政治進程。在 5 月，標準普爾警告說，如果法國未能削減開支以實現其財政目標所需，它可能會進一步下調其信貸評級。

影響香港 50%的家庭——勢必成為我們未來 20 年最重要的政策

解決方案是全面的，遠遠超出福利政策的範圍，因為其受影響的人口不僅僅是 220 萬的嬰兒潮一代（佔香港人口 30%），他們還是約 50%住戶的主要決策者，目前正在照顧年邁的父母和年輕的成年子女。因此，作為公民和家庭成員，在我們踏出第一步前，必須先深入了解並確保每一項措施都能長遠運作。由於其影響如此深遠，我們必須先有共識。

摸著石頭過河總比大躍進好，這容許我們補漏拾遺。很多制度正是因為一成不變而泥足深陷。我們應該每年全面地檢討進度，確保能及時修正錯誤。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未來任何醫學、 科技、經濟、資產市場的新發展，均可能令退休保障系統陷入前所未見的困境



如前所述，環球的退休制度在過去幾十年受到嚴重破壞，未來幾十年，無論我們的計劃如何算精細周密，都極有可能會被打亂。未來將會十分難以預測，醫療科技將有突破性發展。例如國家地理雜誌 5 月刊報導，現今出生的嬰兒可能可以活到 120 歲，比現時發達國的人均壽命足足多了 40 歲。這些未知數可以影響收入、財政以至儲蓄的回報，可能令退休保障系統陷入前所未見的困境。

(V)人民、制度最終皆會面對現實作出改變

我們可以理解政策制定者對改革退休制度的恐懼，幸好人民、制度最終皆會面對現實而作出改變。愈靈活變通，制度的制肘愈少，我們愈有機會捱過困局。

我們需要改變，包括：（1）因更長壽而延遲退休（2）教育人民長壽對財務的影響（3）讓退休金制度更靈活調節供款及福利（4）莫再遲疑，坐言起行

IMF 就應付「長壽風險」提出多項建議：

(1)為更長的預期壽命而延遲退休。政府可立法規定，而人民都有誘因去延遲退休。

(2)正確地教育人民有關長壽對財務的影響。

(3)靈活的退休金制度尤其重要：當供款額不能增加，未能延遲退休，則福利需要減少。

(4)現在就應該好好認識及防範因長壽而帶來的風險。措施需時間見效，但如錯失時機，則很難再補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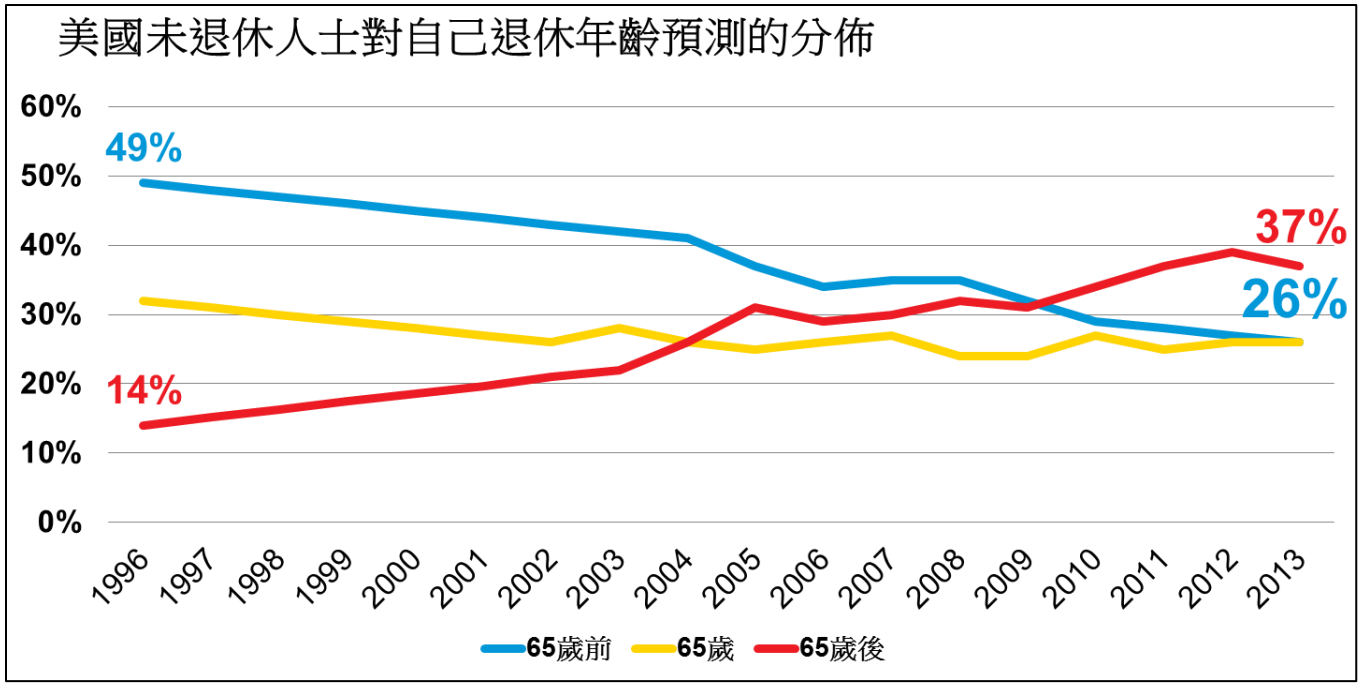
從美國經濟自動調整而未涉及很多制度上的改變，我們可見上述的建議可如何實行。

美國人平均退休年齡為 61 歲，而且正在上升

據今年 4 月 Gallup 的調查所得，美國人平均退休年齡已由 20 年前的 57 歲升至 61 歲，而且還會持續上升。調查亦發現美國在職人士打算工作至 66 歲，而 1995 年的數字是 60 歲。由於大部份問卷回覆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前，因此這組數字不單反映經濟的轉變，更加反映出對工作價值觀的改變，勞動力的組合，附有強制退休年齡工作的減少，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在 2010 年， 歷史上首次有較多美國人預測自己將於 65 歲之後 (而非之前) 退休

現時，37%未退休的美國人預計自己要在 65 歲後才可退休，26%認為可以在 65 歲退休，26%認為可在 65 歲前。當中最大的轉變是認為自己要工作至 65 歲後的人數比例，由 1995 年的 14%到 10 年前的 22%，再升至今日的 37%。相反，認為自己能在 65 歲前退休的，則由 1995 年的 49%跌至今日的 26%。而認為自己可在 65 歲退休的比例則在過去十年保持平均。



在職人士愈年長就預期自己愈遲退休，以此調整去符合自身需要

勞動人口中，愈接近 65 歲的人就愈預期自己要延遲退休。在 58 至 64 歲的一組中，過半數認為自己要工作到 65 歲後，對比之下，50 至 57 歲的有 36%，30 至 49 歲的有 38%，而未過 30 歲的只有 26%。Gallup 發現，60 至 69 歲有工作的美國人比沒有工作的，情緒較為健康。

美國城市學院退休政策計劃部亦確認延遲退休的趨勢早在 1990 年已經開始。它認為這趨勢是勞動人口在過去 25 年來最重要的改變，而且是個好轉變，因為人們都是自願地延長工作。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55 歲以上的勞動參與率早在 1990 年代初開始轉向。在 1990，有 30%美國人在 55 歲以上仍在工作，2008 年為 40%。在 1990 年代初，有 11%的美國人在 65 歲以上仍在工作，今年 4 月的數字是 19%。這個現象在 75 歲以上的美國人亦然。在 90 年代初，4%的 75 歲以上美國人仍在工作，2012 年 12 月，這數字已在 8%之上。

人是理性的——適應改變的痛苦可由退休金受益者、付款者和政府分擔

經濟不景和退休人數快速膨脹共同影響著世界各地許多的退休制度。儘管不受人民歡迎，但大部分國家已開始調整他們的退休系統規模。

因人均較長壽而延遲退休

日本在 2012 年把強制退休年齡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澳洲將於 2023 年把強制退休年齡由 65 歲提高至 67 歲，德國亦然；丹麥計劃把強制退休年齡由 60 歲提高至 65 歲、其後再上調至 67 歲並和人均壽命掛鉤；英國考慮把強制退休年齡提高至 68 歲；很多美國人現已計劃 70 歲退休，以在社會保障制度中得到最高回報。世界各地的退休制度正在進行類似的實驗當中。

修改退休金制度、私人市場主導退休金系統均是大趨勢

南韓最近把目標替代率 (replacement rate) 由 60% 下調至 40% 。其他國家正鼓勵延遲退休及不倚賴政府的退休規劃。法國、匈牙利、波蘭及葡萄牙均引入含稅務優惠的私人退休金計劃，德國則以稅務優惠鼓勵長者工作。挪威數年前開始規定僱主需在私人退休金計劃作供款。新西蘭和英國現已規定國民參與私人退休金計劃。

削減替代率，縮緊審批資格，增加工作誘因

人口學家預計大多數國家的年齡撫養比率（65 歲以上人口相對 15-64 歲人口的比率）在 2050 年將翻一番。這壓力在過去幾年已迫使一些先進國家改變其福利和稅收: (1)削減替代率或減低退休金——奧地利，保加利亞，芬蘭，法國，希臘，葡萄牙，斯洛文尼亞和西班牙; (2) 收緊審批準則——比利時，保加利亞，捷克，丹麥，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日本，荷蘭，斯洛文尼亞，西班牙，土耳其，美國和英國; (3) 增加工作誘因讓長者留在勞動人口當中——澳洲，歐盟，美國和新西蘭。

第三節：我們的財政和精神資本+ “TOGETHER”

香港何去何從？

人口政策是一個影響香港每個家庭未來 20 年的議題，在我們拋出建議方案前，最為重要的，是要讓普羅市民充分明白到香港人口結構的弱點，以及我們已擁有的許多王牌。

我們認為：儘管老化人口環球肆虐，各國前景慘淡；無懼人口結構先天不足，香港不用怯慌。

我們可以依靠穩健的財政，並運用豐富的精神資本，訂立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案

香港得天獨厚，坐擁關鍵資源讓我們有條件去實行一個全面、且老少咸宜的方案。而這方案需動員香港各年齡層，依靠穩健的財政，並運用豐富的精神資本，為我們這個家注入新動力。我們的資本來自：

(1) 財政能力

(i) 政府：我們謹守中庸，非共產，亦無福利掛帥。因此我們不至入不敷支，債台高築；

(ii) 私人：我們謹慎理財，保留傳統未雨綢繆、積穀防飢的美德 (例如：我們會儲起30%的收入，60%住宅已供完按揭) ；

(iii) 我們坐落在世界上經濟發展得最快的區域，極需要我們的服務，為我們未來 20 年提供大量就業機會，收入來源，以及讓受教育的年輕一代上流的機會;

(iv) 借鏡其他國家先行老去的經驗，我們能夠偷師之餘，又可避免犯錯。

善用我們已掌握的 (TOGETHER) ，就可以共建快樂的香港

(2) 精神資本——將在下面討論社會特徵時闡述。

人口老化問題錯綜複雜，環環相扣，因此在設計一個全面並能持續發展的人口政策時，我們應該善用 8 張我們已掌握的王牌：TOGETHER。TOGETHER 的全名如下: (1) T for Togetherness (團結一家親)；(2) O for Open-mindedness (靈活開放思想)；(3) G for Golden 5 Years opportunities (黃金五年機遇)；(4) E for Economies of scale (經濟規模效益)；(5) T for The "rainbow bridge" (彩虹橋)；(6) H for Healthy and Happy ageing (健康樂頤年)；(7) E for Ease of movement (居住流動性)；(8) R for Re-invigoration (讓香港重拾青春) . 以下我們將逐點解釋:

我們家庭觀念濃：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1) **"Togetherness" 團結一家親**：主流的人口研究都當老人是個體，需獨力應付老化的挑戰。但這與我們的傳統觀念大相徑庭。據香港家庭議會於 2011 年 9 月的問卷調查所得，85%受訪市民表示會供養父母，更有 69%願意與父母同住。果真做到陶潛所嚮往的「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由此可見我們社會上隔代的連系與西方社會大為不同。

一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進而推己及人的社會

對家庭盡責，是我們的核心價值。君不見香港人人埋首工作，努力儲蓄，在別人有需要時則慷慨解囊？事實上，吳楚帆名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所言非虛，香港人樂善好施早已世界聞名，「世界捐助指數」(World Giving Index) 在 146 國家中將香港排第 19，而日本、新加坡及中國分別只排 85、114 和 141。可見香港人不僅愛自己，更能推己及人，這種心靈、精神上的富足使我們能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挑戰。

在此，我們不妨思考香港是否需要政府埋單推行全民退保。與其要交稅給政府去將錢分給老人家，何不乾脆自己供養雙親生活所需？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轉變成政府老吾老，政府幼吾幼，我們的家庭觀會是怎樣？我們的社會又會變成怎樣？

(2) **"Open-mindedness" 靈活開放思想**：香港人以我們的靈活性和適應性聞名，而靈活變通正是解決人口問題方案之所需。未來縱不能清楚預見，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將遇到許多變數，所以我們必須做好準備，靈活變通，不能一成不變。

醫學上的重大突破可以大大增長壽命。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前的研究指出，壽命延長 3 年所增加的費用相當於 2010 年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總值生產總值的 50%。

而我們正見證著一個世紀以來最低的利率。低利率意味退休金投資回報及儲蓄利息減少，如果此狀況維持更長時間，很多人會削減他們的開支，因而減慢經濟發展並削減我們青少年的就業機會。

(3) **“Golden 5 Years” 黃金五年機遇**：我們必須竭盡所能捕捉這些機會、人材和資金，從而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服務平台 (私人和公共) ，以維持經濟和社會發展。因此，必須解決雙樽頸問題 (硬件：在幾乎所有類型的私人和公營物業皆有短缺；軟件：在勞動力及某些技術領域的短缺) 。

如我們真的能握緊機會，我們未來的收入將有著落，人人有工開，年輕人亦有上流的機會，造就一個可持續的退休制度。詳情請參閱我們其餘三份主題報告。

(4) **“Economies of scale” 經濟規模效益**：65 歲以上人口將在未來十年激增近 60%，更會於 20 年內增加一倍。這為長者服務行業 (如：藥物，交通，食品，娛樂，教育，社會企業和醫療保健產品) 帶來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

人口老化可以令我們公共醫療系統受惠於巨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因而大幅減少每診症的成本。但要受惠必先及早建設起一個健全的醫療體系，否則會虛不受補。醫療體系的設計且讓我們及後再詳細討論。

(5) **“The Rainbow bridge”「彩虹橋」**：使三代人在精神、財政上心連心。我們的社會將一起老去，老化涉及的層面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個家庭。我們的傳統不容許子女丟棄父母而不顧，亦不會為了保障自己退休而扼殺後輩上流的機會。由於我們不容父母孤獨終老，我們應該以家庭鏈的方式去看一個家庭如何面對老化。一個典型的家庭將會以以下形式組成：75-50-25 (歲)。10 年後，變為 85-60-35-5，再 10 年後更有機會 4 代同堂 95-70-45-15 或者 70-45-15。

我們將會是第一代香港人目睹自己的 (祖) 父母經歷其生命的最後階段。這段震撼人心的經歷，會令我們更珍惜幾尊重生命及家庭的重要性。經驗、價值觀和文化皆通過這條「家庭鏈」而遺留下來。正如西方俗話說，每條彩虹的盡頭都藏著一桶金。

現時香港有一個較少人提及的現象，就是很多在 20 年前移民外國的香港人在近年回流，主因是要回來照料年事已高的父母。

因此我們絕不能短視，在設計退休制度應視三代為一體。一個好的制度會是全面的，能照顧香港三、四代人所需的制度。而這樣的制度將要橫跨很多政府部門的職能。

財富由祖輩傳至父輩，再流給年輕一代，一直循環，保持著經濟的動力

「牛耕田，馬食穀；老爺搵錢仔享福」就是彩虹橋的特徵。上一輩的人努力工作，勤儉持家，為的是要保存財富留給後輩。而受惠祖上的資產，年輕一代能負擔更高的消費，從而帶來更多工作及就業機會，讓經濟邁步向前。基於戰亂及嬰兒潮的大家庭環境，今日一個 85-60-35-5 的家庭中，85-60 間的彩虹橋未必很大。但嬰兒潮一代經歷經濟增長最快的年代，又無再生大群子女，相比之下 60-35 間的彩虹橋要比上一代大得多。

(6) **“Healthy and Happy” - Active Ageing 健康樂頤年**：

過去 20 年醫療服務和知識水平不斷進步，長者體質更壯健，可享更多餘暇，投入更活躍的退休生活。為了讓他們更能分享健康養老資訊、參加體格鍛鍊班，舉辦興趣班，以及創造就業或提供做義工的機會，每區都應設立為特定目標而計的老人醫療服務中心。

以香港人為善不甘後人的性格，就算年老要退休，大部份人都只不過是退而不休，將轉以義工形式繼續貢獻社會。因此，當嬰兒潮在世界各地化為退休潮的同時，香港則會出現世間首見的義工潮。我們將在報告的第四節中再詳細討論。

(7) “Ease of movement” 居住流動性：更多居住及資金運用的選擇

流動性指我們能更靈活地選擇退休地方及資金運用。例如，長者可以選擇退休到鄉下跟親戚同住，又或者利用逆按揭。

	60 歲以上，現居於內地的港人	**60 歲以上，現居於內地的港人比例**
2007	116,000	11%

2011	115,500	9.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2011 年最新的統計顯示有 11 萬，即 9%的香港長者現居於國內。我們預計在未來 20 年，這數字會有上升的趨勢。原因如下：

(1) 退休潮開始；

(2) 越來越容易前往廣東省 (我們有三分之二的老人已居住在廣東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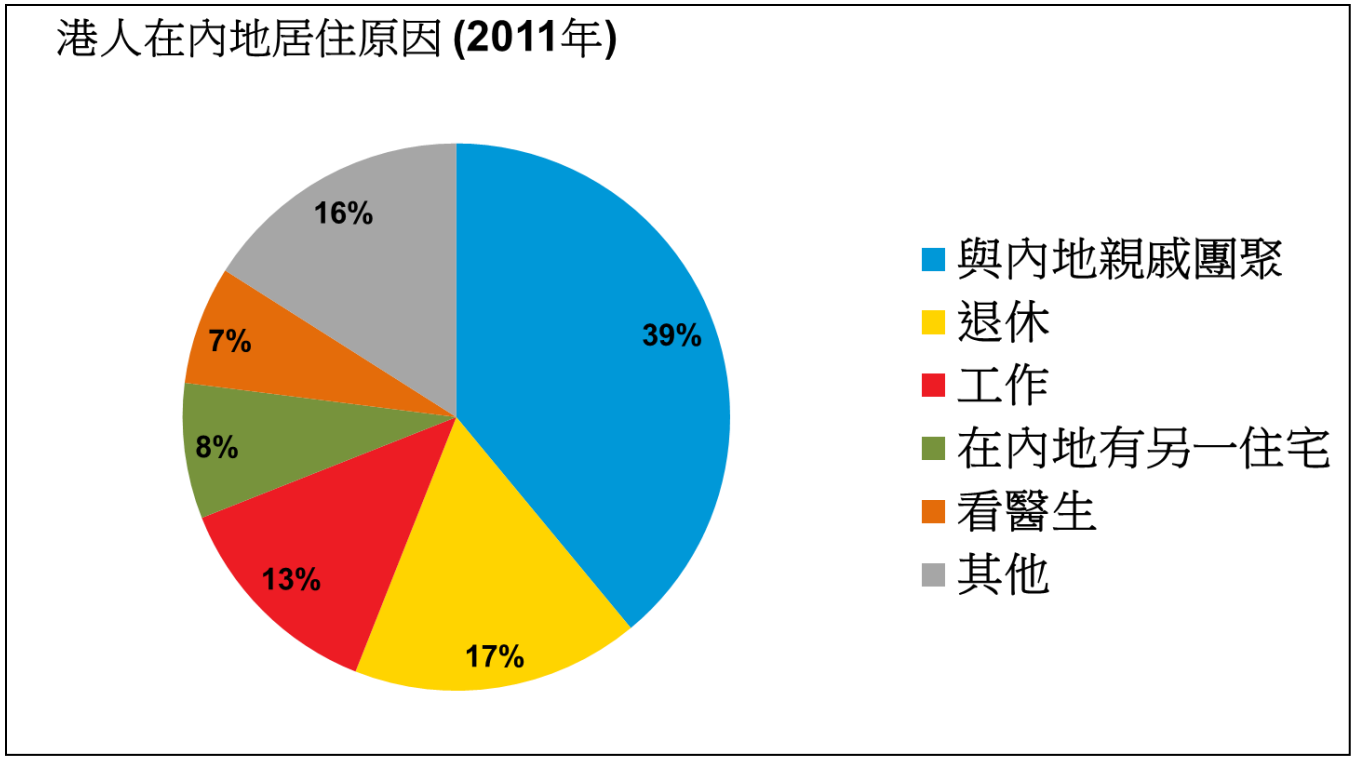
(3) 更多港人常駐大陸工作，可考慮攜同父母北上;

(4) 香港人擁有的內地住宅不停增加

當然，大陸的生活指數上升，以及老人多依賴香港的醫療服務會是阻止長者移居國內的考慮之一。

但香港大學在深圳開辦的醫院峻工為我們帶來曙光，我們可以將優質醫療服務帶進國內，供北上退休的港人所用。由政府自發，向港人提供無地域限制的退休福利，更能優化市民退休的選擇。

現時香港有近 40%人有自置居所，對退休人士而言，房屋是他們最值錢的資產。而逆按揭是一個很好的工具讓退休長者盡用這筆資產。因此，我們應該向市民提供更多有關理財及理財產品的資訊，方便長者為自己計劃最適合自己的退休方法。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空巢老人可以在香港轉住小型／近郊單位，又或者到內地享受更大空間

由於子女已經成家立室，一對長者已經不再需要住在原有的大單位。西方社會有一常見做法：賣出原宅轉買小型單位套現。雖然香港的單位普遍細少，但長者亦可以住到呎價較便宜的市郊。當然，更進取的會搬到內地居住。賣掉呎價 13,000 元的香港單位轉買呎價 3,000 元的內地單位可以套現近 800 萬。而且長者騰出的居所又可回流市場，有助紓緩樓宇供應短缺的問題，體現了彩虹出路。

(8) **“Reinvigorate” 讓香港重拾青春**：

研究結果指出，人口老化差不多影響所有經濟指標。我們嘗試以以下例子粗略顯示未來 15 年的退休潮如何影響香港的消費。

嬰兒潮退休對香港經濟的影響

	計算細節	
嬰兒潮佔香港人口比例	220萬 / 710萬 =	31%
替代率	32%	
對總消費的影響	31*(1-32%) =	-21%
消費佔香港GDP比例	63%	
對整體GDP的影響	-21%*63% =	-13%
假設對GDP的影響在15年間浮現…		
每年GDP增長減少	-13%/15 =	-0.9%

粗略估算，退休潮將拖低生產總值達 13%，幾近逐年下跌 1%

首當其衝，因退休而減少的消費，在 15 年退休潮間的影響將達生產總值的 13%，幾近逐年下跌 1%。而由於消費減少，商店會結業，工人會失業，社會投資會下降。政府稅收亦因而減少，連帶許多有建設性的投資如基建及教育開支亦要收緊。退休潮帶來的牽連甚廣，因此我們更應為下一代事先創造更多機會，將我們擁有的傳給後輩，保持城市發展的動力。我們將在報告第五節詳細闡述建議。

第四節：退休規劃計算機

市民大眾早有一個粗略的概念─養大一個小孩要 400 萬。但我們要用多少錢養老卻仍是個謎。事實上養老所需開支關係到很多變數，一如生活方式、退休年期、健康狀況等等。為幫助廣大市民，我們設計了一個退休計算機，讓大家可以計算出如要活出精彩退休生活，理想及現實的差距有多遠。在鍵入所需資料，我們的目的是要令到計算出折現後的資產淨值為正數。如果出現負數，則反映退休前的積蓄不夠支持退休生活。

大家可前往以下網址瀏覽：

http://www.hkgolden50.org/retirement_calc.html

退休規劃個案：1 個剛畢業的 23 歲大學生

基本資訊：

一個剛大學畢業，23 歲的年青人，找到一份月入 12,000 元的工作，預期自己在 65 歲退休，90 歲離世。就像一般香港人，他每月儲蓄 30%。經計算機計算後又得到什麼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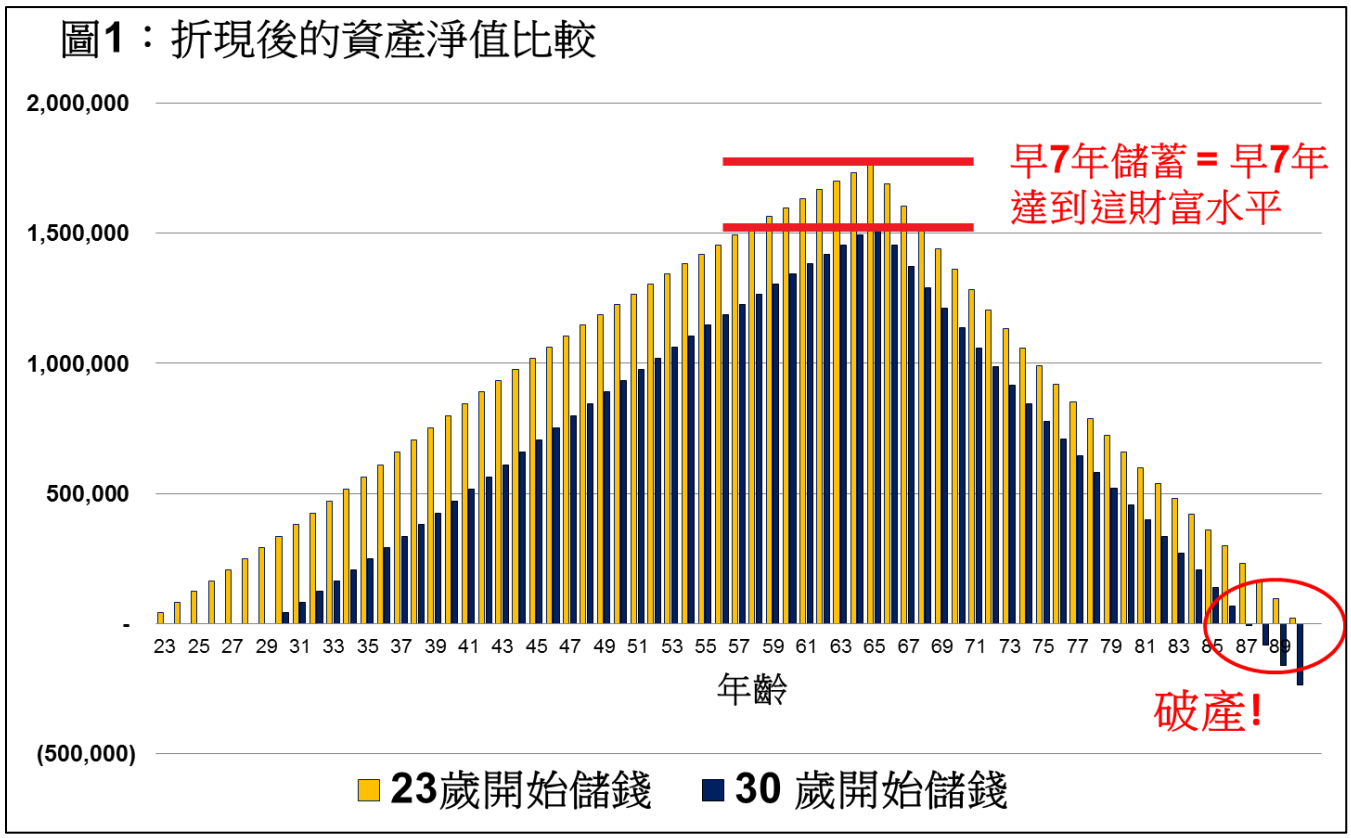
我們做了以下的分析：

個案一：在剛開始工作時就開始儲蓄　Vs 30/40 歲才開始

下列的表及圖顯示這 3 個情況的資產淨值的差別：

表 1：同樣是 30%儲蓄，3 個不同的儲蓄年齡，4%年利率回報

歲數	45	55	65	75	85	90
23 歲開始儲錢	1,021,294	1,419,615	1,776,906	989,201	360,052	21,037
30 歲開始儲錢	705,601	1,146,805	1,537,989	776,652	136,694	(236,698)
40 歲開始儲錢	249,394	705,601	1,156,020	441,410	(259,591)	(612,248)



從圖中 65 歲的財富頂峰所示，及早儲蓄讓你享有更多財富，有效避免在晚年破產 (如表一中 30 歲及 40 歲才開始儲蓄，晚年有破產的機會) ；

及早儲蓄讓你享受更長退休年期。以這例子來說 (1) 在 23 歲開始儲蓄，能支持生計到 90 歲，如在 30 歲才開始，則只能維持到 86 歲；(2) 在 40 歲才開始儲蓄，只可維持生計到 75 歲，比 23 歲就開始計劃人生少了共 15 年。

結論是要及早儲蓄，以支持退休後衣、食、行三方面的開支。

個案二：先選定將來要退休的地方去置業與否

在 38 歲，你已可以自食其力地買一個值 300 萬的物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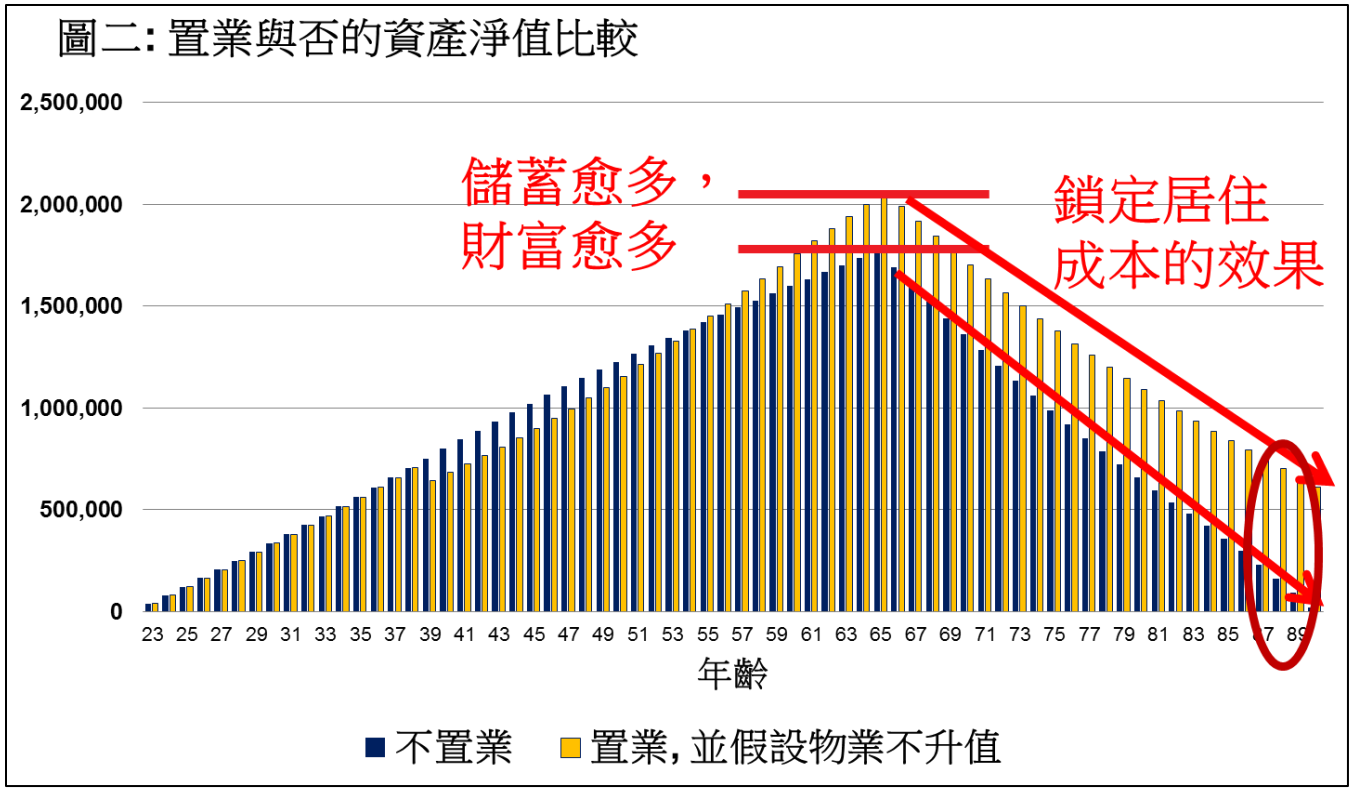
表二:置業後財產計算

樓價		3,000,000	
38歲所擁財富			1,099,306
扣減:			
	印花稅 @ 3%	90,000	
	佣金雜費 @ 2%	60,000	
	30% 首期	900,000	
			1,050,000
剩餘			49,306

假設按揭息率為 3%，在 60 歲供滿，再假設樓價不升，下圖顯示置業與否的資產淨值比較：

表三: 置業與否的資產淨值比較

年齡	**45**	**55**	**65**	**75**	**85**	**90**
置業 **(**物業不升值**)**	899,544	1,450,307	2,067,230	1,376,197	839,078	613,431
不置業	1,021,294	1,419,615	1,776,906	989,201	360,053	21,038
相差	-121,750	30,692	290,324	386,996	479,025	592,393
%	-12%	2%	16%	39%	133%	2816%



假設物業價值不變，置業於帳面上較其他投資回報少 4%。但選定退休地點而先行置業消除租金開支，而每月的供款亦可視作額外儲蓄 (在這例子即額外多儲 30%)，有效幫助積累財富 (比不置業多 16%)

透過在將來退休的地方置業，你可以鎖定未來住屋方面的開支。由於你已擁有該物業，住多幾年的開支是 0！一生人由此所節省的開支至少值 200 萬，更因住鎖定了屋開支，退休後的財富流失率可以減慢。

儲蓄為應付衣、食、行，置業鎖定住屋開支，你是否應該先為未來選定退休地方然後置業？

第五節：要做的事—— “FEEL HAPPY”

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應該”FEEL HAPPY”. 這是我們為了把香港建造為一個老少皆宜的家而要做的八件事的縮寫。

八個關於人口問題的建議可以總結為“Feel Happy”:

(1) **F** for **Flexible** movement to our hinterland for the young and the old——長者和青年靈活跨境往返我們的腹地；

(2) **E** for **Early** and active retirement planning——提早積極計畫退休；

(3) **E** for flexible **Extension** of working life——靈活安排退休年齡、延長工作年限；

(4) **L** for **Learn** from others' mistakes and successes——學習他國成功的例子；

(5) **H** for scale up **Healthcare** system——擴充醫療體系；

(6) **AP** for **Accretive Population** Policy——增值人口政策；

(7) **P** for train and **imPort** caretakers——訓練、入口護理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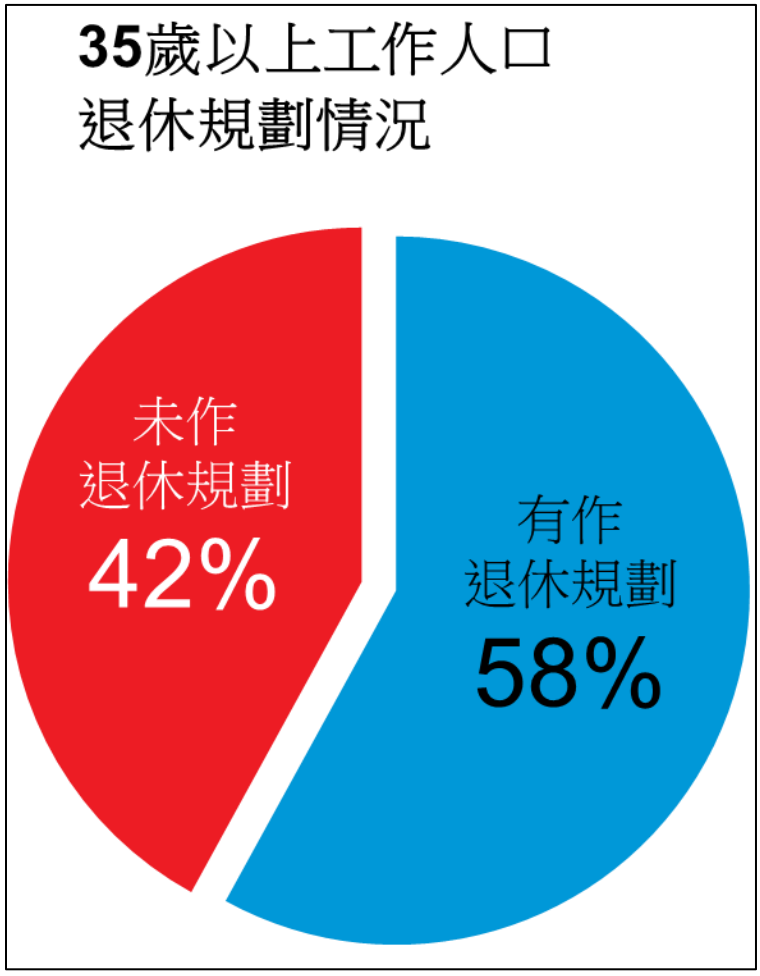
(8) **Y** for healthy and **happY** seniors: promote active ageing——健康樂頤年：促進活躍養老。

以下我們將依照邏輯順序 (而非上述排列) 把這八點逐一闡述：

(1) E for Early & active retirement planning 提早積極計畫退休：

根據全球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大部分退休保障系統，特別是在公共部門，都嚴重入不敷支，很多甚至演變為不同形式的「龐氏騙局」。幸運的是，香港在這方面一直都走在正軌上，因為港人退休後收入最主要的來源是私人儲蓄。然而，大部分人在職業生涯的後期才開始儲蓄，這可能會令他們退休後的積蓄不敷應用。

正如我們之前用退休規劃計算機的模擬計算，退休金的多寡其實主要取決於開始儲蓄了多久而非投資回報。但是根據 2013 年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35 歲以上工作人口中，42%完全未作退休規劃。這個結果也呼應了 2011 年宏利的一個調查。在調查中，35 到 44 歲的人裡，只有 38%的人開始退休規劃，20%認真考慮過，而 42%還未開始。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目前 82%的工作人口享受著強積金或公積金的保障。但是強積金只要求很少的投資，而且僅僅運行了十多年，基金裡的資金還沒有積累到一筆可觀的退休收入數額。積極的退休計畫必須從現在開始。

香港強制性儲蓄供款計劃概況

2012 年	強積金 **(MPF)**	公積金 **(ORSO)**
受保障人數	2,576,000	411,000
受保障人數佔總勞動人口比例	71%	11%
積金總額 **(**百萬港元**)**	390,744	264,558

資料來源：強積金管理局

(2) L for Learn from others' mistakes and successes 學習他國成功的例子：年金是滿足退休後財務開支需要的理想方案

退休金顧問公司 Mercer 從 2009 年起每年發佈「全球退休金指數」。它對於這個指數研究對象的 18 個國家最常提出的建議包括「規定至少部分退休福利為持續的現金流。」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研究發現，充足持續的年金現金流比一次性的付款更有益退休者，而最理想的持續現金流佔退休福利總額比例為 60 至 80%：80%以上會限制退休人士如面對突發開支的資金靈活性，而 60%以下的現金流則難以負擔退休人士日常開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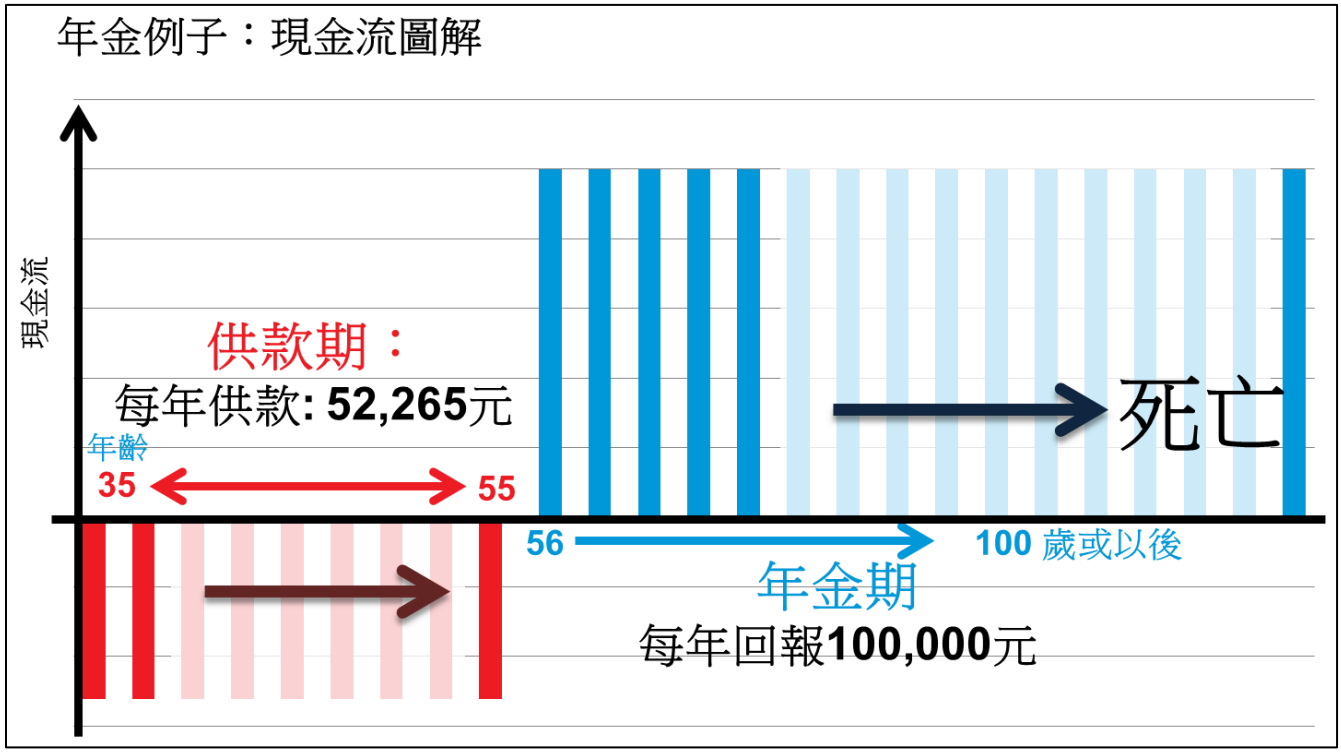
年金 (Annuity) 是收入流產品的一個例子。它是退休計畫裡的一種投資產品，如果退休投資組合裡的其他部分不能產生穩定的現金流，年金便尤其重要。年金的原理是：在累積期間，你要向金融機構 (通常是保險公司) 定時投入資金，退休後，保險公司會在年金覆蓋的時間內每年返還一筆現金，年金可以覆蓋的日期決定於你購買的產品本身，可以是一個特定年數也可以是終身。

舉例來說，2013 年 11 月，一家年金產品供應機構提供的 15 年以上的產品保證回報率不低 3%。根據這個產品投資的資產的實際回報，產品本身實際的回報可以高於保證的回報。這個例子中的產品目標回報率是 4.75%，高於保證回報率 3%。一般來講，年金的回報率高過大部分銀行的存款率，所以年金是退休人士保證穩定的現金流同時對沖通脹的好選擇。

下列的表和圖為一個退休後每年可領取 10 萬港元年金的例子：

年金例子：假設條款

供款期：	35-55 歲
年金類型：	終身固定回報年金
退休後每年回報目標：	10 萬港元
每年預期回報：	4.75%
每年保證回報：	3%



(3) H for scale up Healthcare system——擴充醫療體系：通過公營部門提供醫療服務可以實現規模經濟效益，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服務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的趨勢，醫療保健的需求也呈現爆炸性增長，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65 歲以上的老人和年輕人相比需要的護理是後者的 6 倍以上。最新的資料表明，2011 至 2012 年，老年人口占了公立醫院病人的 42%、住院床位的 49%。隨著上一代的嬰兒潮步入退休後，病人總人數裡的年老病人的比率將會在 2019 年達到 50%，年增長率為 1.9%，在 2029 年達到 62%，年增長率為 2%。

癌症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普及！而且治療昂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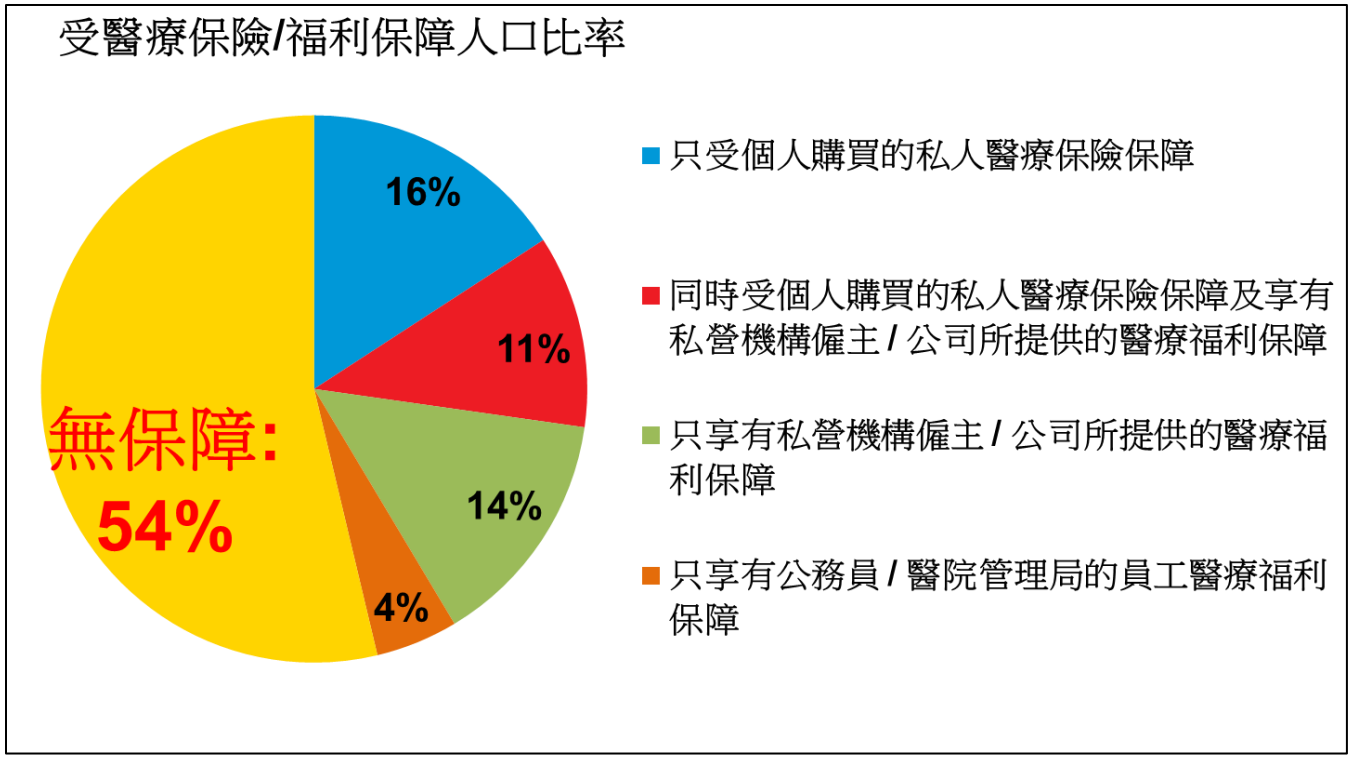
慢性疾病如癌症盛行，同時治療成本非常昂貴。根據 2010 年醫管局的資料，每 4 名男性或每 5 名女性中便有一名會在 75 歲前罹患癌症。大腸癌 (第二普遍的癌症) 的治療費高達 74 萬港幣。另外，因為患者不能工作而帶來的損失往往被忽略，如果一個病人月收入是 25,000 港幣，接受治療的一年裡，這位病人的經濟損失除了治療費還有 30 萬的年收入，一共損失了 100 多萬。

57%的人口沒有私人醫療保險覆蓋

但是我們廣大市民並沒有打算為昂貴的私人醫療支出買保險。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 54% (逾 300 萬) 的香港人沒有私人醫療保險。剩下 43%裡，只有 35%是自己購買的保險。在即將到來的退休潮中，300 萬無買保險人士及百多萬名只靠公司醫療保障覆蓋的人將會在退休後失去醫療保障。

*覆蓋 **65** 歲以上的人口的私人醫療保險極少*

香港極少有保險公司接受 65 歲以上人士購買住院保險，即使接受的公司也要購買者付多 50%以上的供款。另外，大多數保險計畫並不保證賠償全部的醫療支出。宏利 2012 年的個人保險賠付報告表明，危疾保險賠償額為 358,700 港元，並不足以覆蓋在私人醫院的醫療費用。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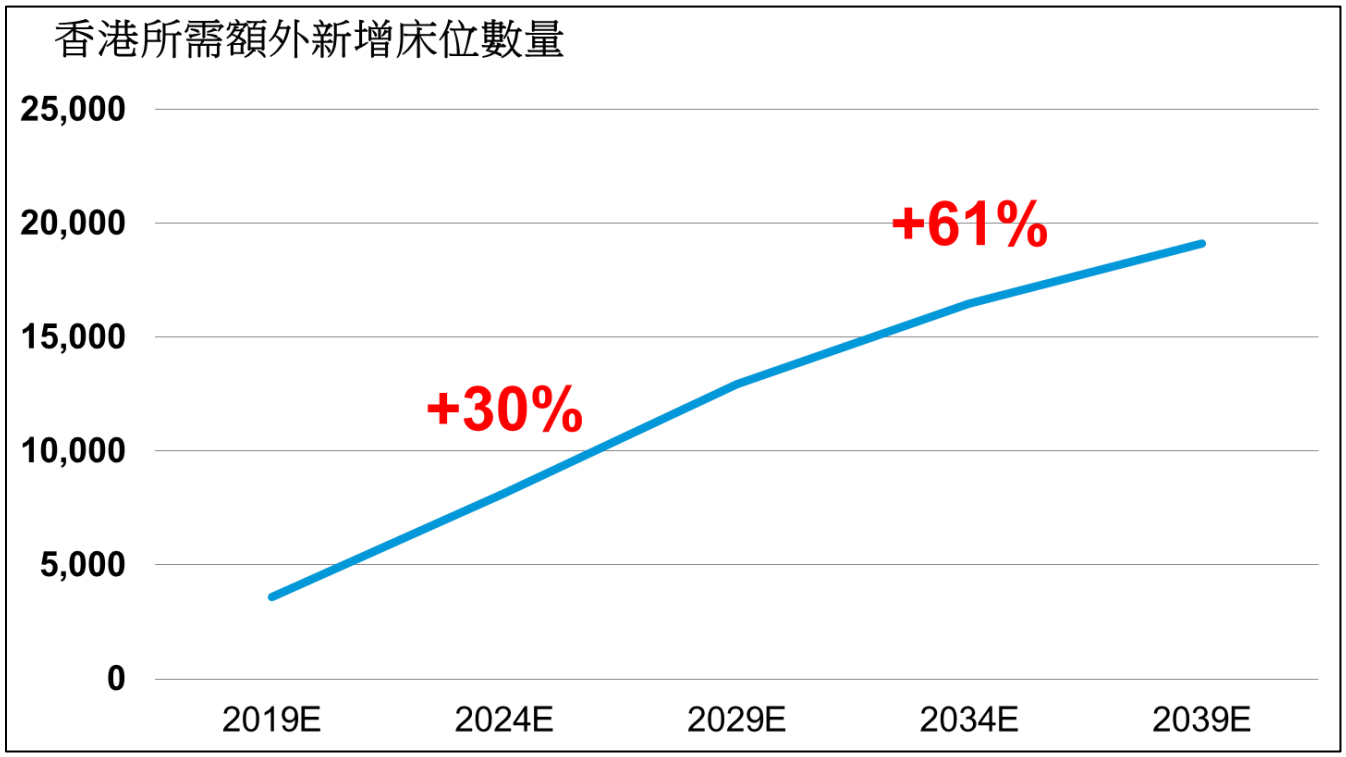
海外的例子表明，私人醫療支出非常昂貴，而且會導致嚴重的財政後果。在美國，醫療保健系統嚴重依賴私營部門，62%的破產申請原因為醫療支出。與此同時，在公營國家醫療服務保障全國國民的英國，此數字只有 5%。

由於醫療保健的需求量很大，但香港市民並不願意支付昂貴的私人醫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擴大和重新設計我們的公共醫療系統。我們預計 15%單位服務成本的節省將來自規模經濟，使用最新的儀器和技術、更先進的流程。

正如之前我們討論過的，大幅提升的公共醫療系統會帶來規模效益，同時醫療服務本身的成本會減少。因此越早著手建造醫療系統，我們就可以越早享受到便宜的醫療服務。建造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總而言之，擴充香港的醫療體系是當務之急。我們的公共醫療系統應該覆蓋大部分人口老化的重擔；把資源集中起來擴大公共醫療服務規模，也可以降低平均醫療成本。

香港在 2034 年時將需要額外 9 間伊利沙伯醫院

HKGolden50 建議撥出 500 億港元在 2024 年前增加 8,200 個（增加 30%）公共醫院的床位，在 2034 年前增加 16,000 個（增加 61%）。伊利沙伯醫院擁有公立醫院裡最多的 1,800 張床位，這意味著 2024 年前我們需要再建造 5 間伊利莎白醫院，2034 年前需要 9 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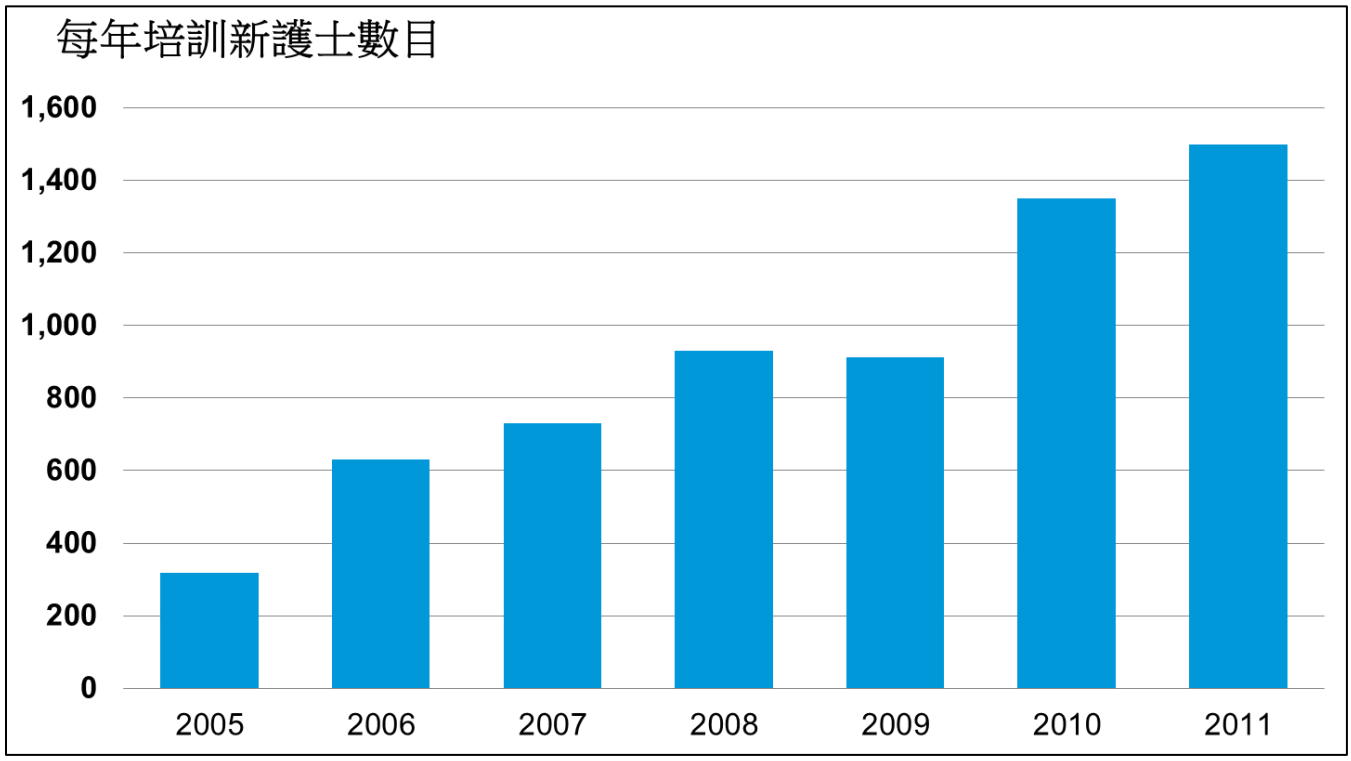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HKGolden50

(4) P for train and imPort caretakers——訓練、入口護理人員

除了醫療硬件，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也需要有相應的醫護人員供應。長者病人比年輕病人需要更多照顧，而同時長者護理需求的迅速增長將令對醫護人員的需求倍增。退休的護士人數卻從 2012 年的 100 人躍升到 2013 年後的 400 人。

幸運的是，我們已經開始重開醫護學校來增加醫護人員的數量。自從 2008 年重新開設護士學校以來，每年新培訓護士的數量已經升了一倍多。養和醫院、浸會醫院及和聖德肋撒醫院等私家醫院甚至因為護士短缺，在他們培訓期間每個月資助他們 7 至 8 千港元，以吸引更多護士學校的學生。隨著人口老化加劇，醫療需求會繼續

增加，政府和職業學校應該撥出更多的資源來培養各類支援醫護人員，如物理治療師、放射師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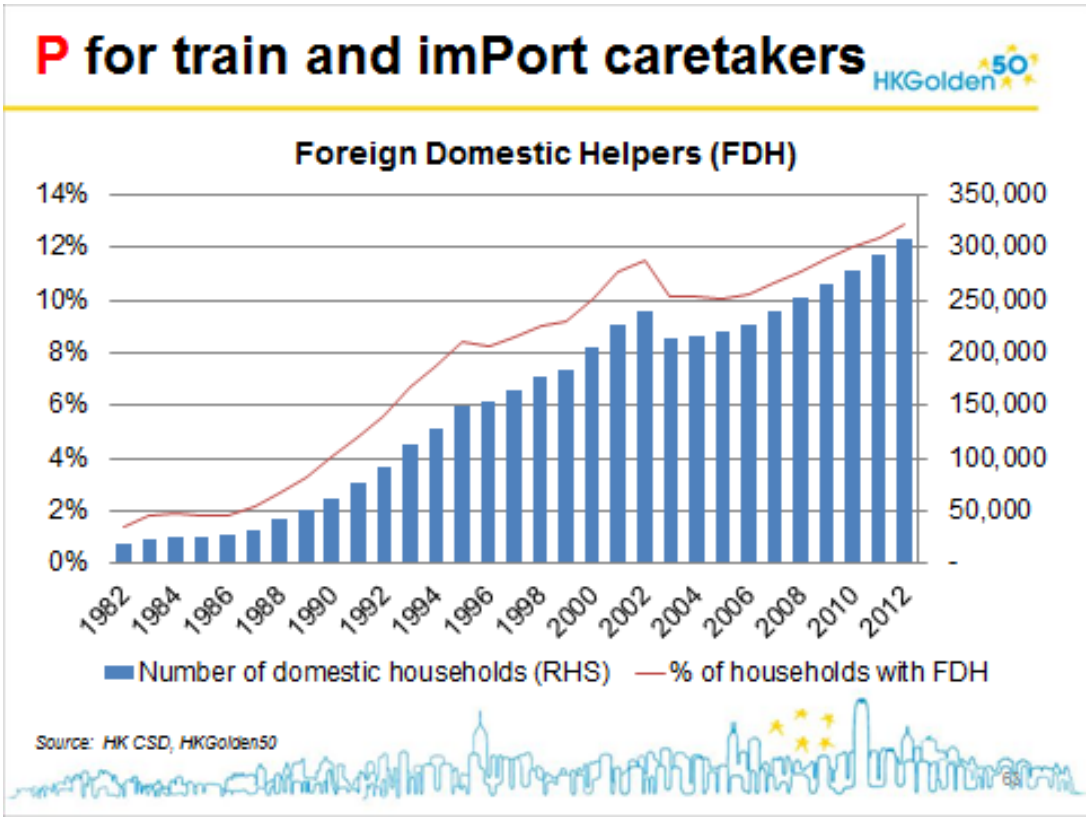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香港年報、香港醫管局、各大專院校數字

除了培訓更多護士，在南亞地區受訓的醫療護理人員及外籍家庭傭工亦可以幫助我們填補不斷增加的長者護理服務空缺。在過去的五年裡，在港外傭數字平均每年增加 15,000 人，平均增長率為 5%，當中有很多是一邊照顧老人、一邊幫忙家務。目前，香港家庭裡有 3%聘請外傭，這個比例會隨著老年人口的倍增繼續增長。這些外籍家庭傭工可以幫助減少本地護理人員的負擔，使他們有精力去照顧其他有特殊需要的病人。

東南亞護理勞工市場供應充裕，可滿足我們未來長者需要

東南亞的人口依然相對比較年輕，隨著我們的護理人員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他們將是我們最後的一層保障。2013 年香港統計處的一項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顯示，我們未來的退休人士英語水平遠優於比以往的長者，這使聘請外傭的計劃更易實施。

在這項調查裡，30%的退休人士認為自己精通英語，而超 60%的在職人士對自己的英語水準有信心。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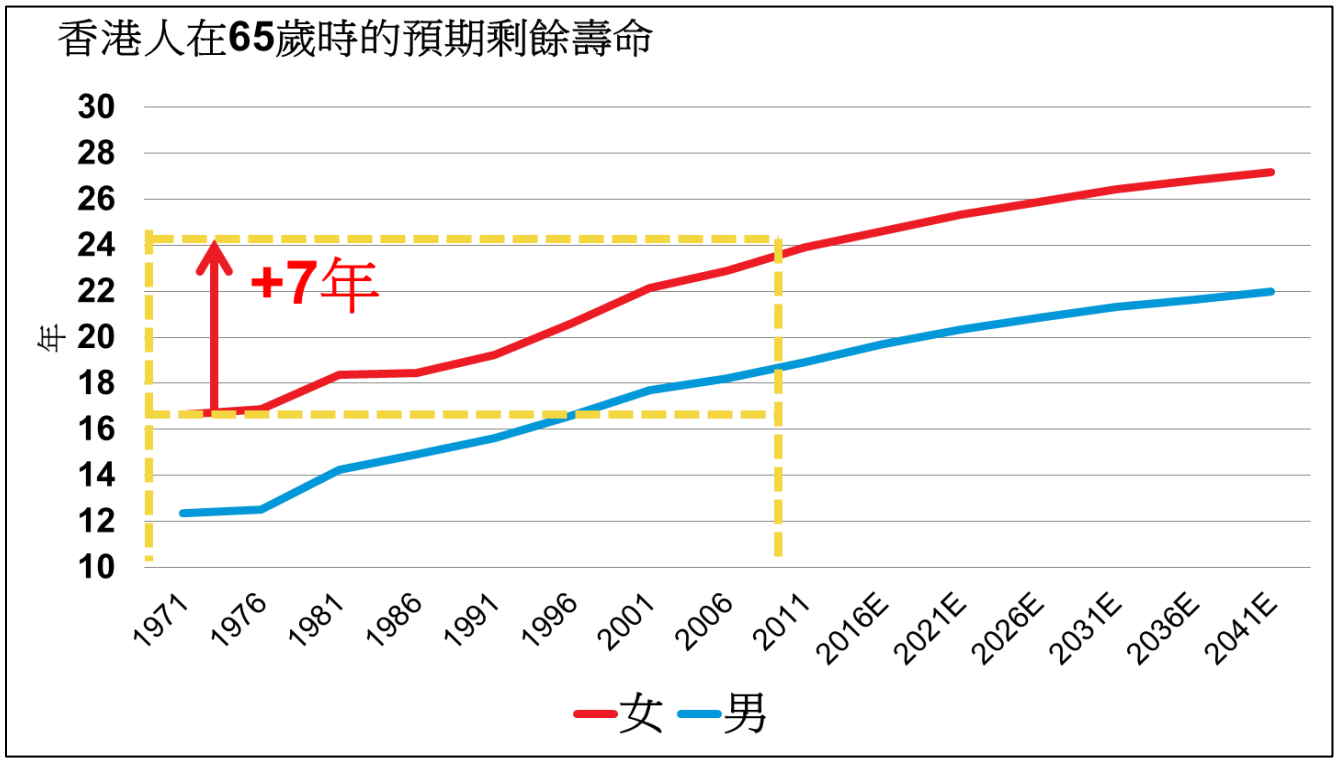
(5) E for flexible Extension of working life——靈活安排退休年齡、延長工作年限：個人、社會雙贏

我們之前討論過，出乎預料的人均壽命延長會嚴重影響個人和整個退休制度。IMF 曾經指出：最有效降低「壽命延長風險」的是勞動或創業收入。通過將退休年齡和壽命掛鉤，工作年期的延長可以彌補資金的缺口，基本保持了退休的年數和退休資金需求不變。政府可以授權延長退休年齡，降低了政府自己的支出，同時以政府規定的退休年齡為基準的私人養老金開支也會減少。

在香港，20 世紀 70 年代的 65 歲以上長者的預期剩餘壽命遠少於今天同齡人士。在 1971 年，一位 65 歲的女性可以活多 17 年，同齡男性可以活多 12 年。而到了

2011 年，一位 65 歲的女性可以活多 24 年、男性再活 19 年。40 年間，女性平均剩餘壽命、即退休年期增加了 7 年，增長幅度達 40%。男性增長幅度更達 60%。

平均壽命增長，若保持於 65 歲退休，退休成本也隨之增加。到 2041 年，女性退休年期會增加 27 年，男性增加 22 年。我們由此可以得出一個自然的結論：退休年齡需要和壽命掛鉤，以減輕退休長者的經濟負擔，盡量提高他們的消費能力。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延遲退休是一個雙贏的局面：除了可以幫助長者儲夠資金滿足退休需求，他們在工作崗位上也可以幫助填補勞動力缺口，亦把他們的經驗傳給下一代。

在南韓、日本、瑞典和澳洲，老年人的平均實際退休年齡都已高於官方規定。在日本，90 歲以上的老人有 5%仍然在工作，當中大部分從事看護工作，而當地 80 歲以上的在職老人中亦有 60%從事托兒服務。日本在 2012 年將退休年齡從 60 提升到 65 歲，保障勞動人口延遲退休的選擇權利，這一方面能滿足國民退休需要，一方面亦維持紓緩了對他們退休金系統的壓力。香港政府可以採取措施鼓勵長者重投職場，從事一些適合他們身體狀況的兼職或靈活工作時段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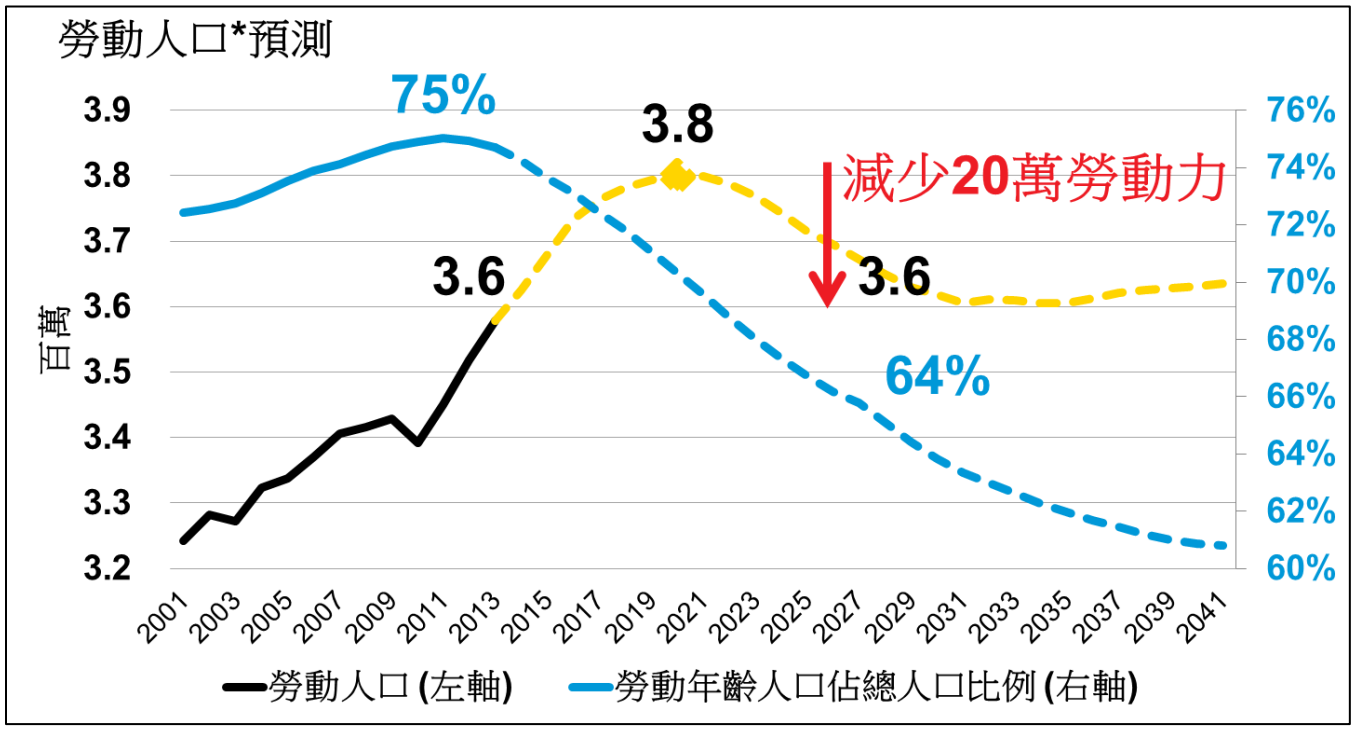
(6) AP for Accretive Population Policy——實施「增值人口」政策，吸引全球各地精英、富裕人士，以增強這國際都會的能力、網絡、生產力及多樣性

我們的人手非常不足！而這人手短缺將隨我們的勞動人口退休而進一步惡化：適齡工作人口自 2011 年起便開始下跌，我們需要更多可以工作的人加入勞動市場以維持勞動力增長至 2020 年

雖然適齡工作人口持續下跌，但我們預測香港的勞動人口將由 2013 年 6 月的 360 萬增加 6%，並於 2020 年達至頂峰 380 萬。這個增長步伐將稍慢於黃金五年(即自 2010 年 1 月) 至今增長了 6%的幅度。

勞動力始終將屈服於我們不佳的人口結構，自 2020 年起見頂回落

隨著愈來愈多嬰兒潮港人退休，自 2020 年起的十年間我們的勞動人口(不包括外傭)將以每年約 0.5%的幅度收縮，到 2031 年香港將由高位計共損失 20 萬勞動力，亦即把 2013 至 2020 年間的預期勞動力增加完全抵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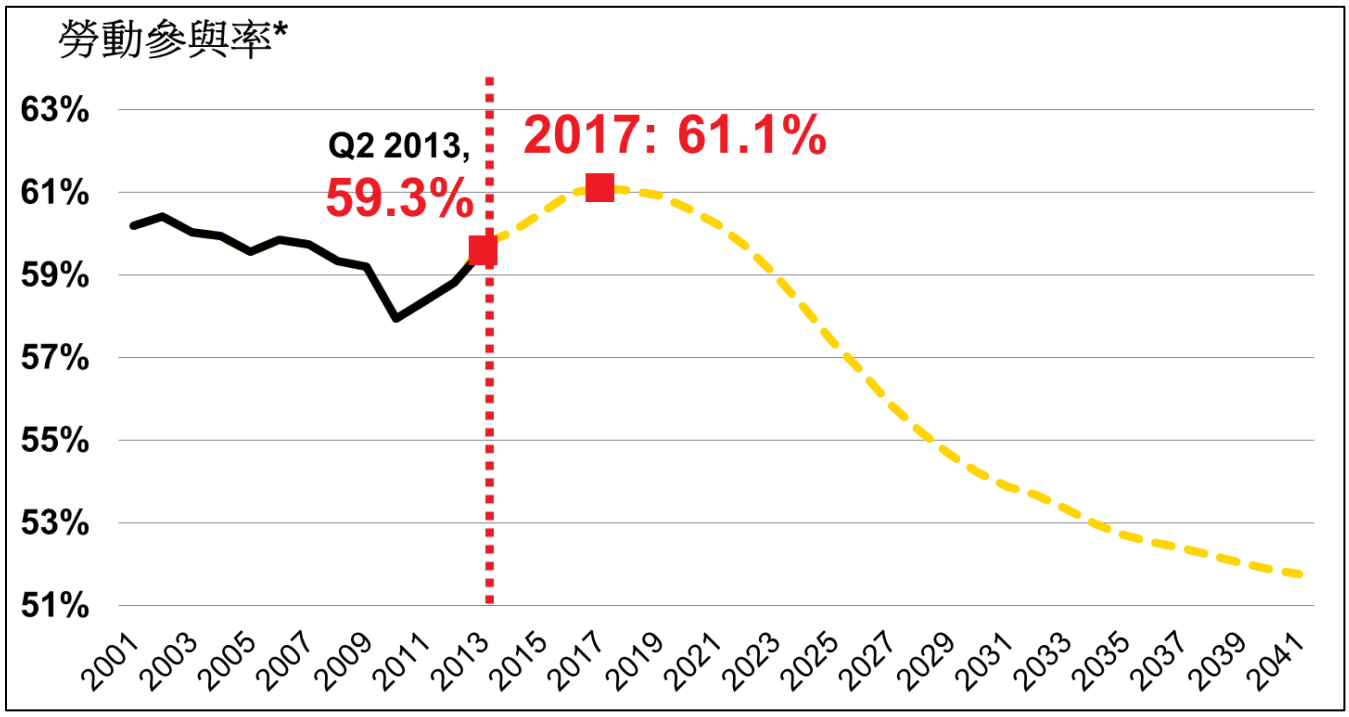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外傭)**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愈來愈多可以工作但沒有工作的人加入勞動力，推動勞動參與率上升至 2017 年

隨著愈來愈少年輕人但愈來愈人退休，我們的適齡工作人口自 2011 年起便開始下跌。我們預期勞動人口得以逆勢繼續上升至 2020 年，全賴更多可以工作的人真正投入勞動市場，提升整體勞動參與率。

黃金五年間良好的經濟環境提供了極佳誘因，令更多人重新投入勞動市場。2013 年第 2 季，整體勞動參與率為 59.6%，比 2010 年增加 1.7 個百分點，甚至扭轉了早自 80 年代已開始的下跌趨勢。我們相信這上升的動力將維持至 2017 年。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HKGolden50

更多女性和長者再次工作

的確，近幾年不分年齡性別，勞動力都有相當增長。但勞動參與率的上升在(1) 30 至 59 歲的女性及(2)60 歲以上的長者特別明顯：自黃金五年開始至今，前者上升了多於 5%，後者則增加 2.5% (男性)及 4.0% (女性)。

與其他已發展經濟的水平相比，香港男性盛年的勞動參與率已相當高(30 至 49 歲達 95%以上，50-59 歲則為 86.8%)，但女性和長者(男女皆是)的勞動參與率則似乎仍有不少上升空間。這兩個組別應能為我們的結構性勞工短缺提供短暫的紓緩。

假如西方國家今天的勞動參與率都已比我們高，一個比她們更自由、更靈活、機遇處處的香港一定可以追上

在我們的勞動力推算中，我們假設勞動參與率將由今天的 59.6%上升至 2017 的頂峰 61.2%。這等於把現時香港和美國的整體勞動參與率(分別是 59.6%和 63.4%)的差距收窄一半左右。

香港與海外經濟的勞動參與率比較(%)

	男性					女性				
年齡(歲)	德國 (2011)	日本	美國	新加坡	香港 (Q2 2013)	德國 (2011)	日本	美國	新加坡	香港 (Q2 2013)
15 to 19	33.0	13.6	33.7	14.6	10.6	28.0	15.0	34.6	9.8	10.4
20 to 24	73.8	67.4	74.7	63.2	63.1	68.2	69.1	67.8	62.5	62.1
25 to 29	87.0	93.9	87.8	91.8	94.3	79.3	77.2	74.4	86.7	84.8
30 to 34	94.3	96.1	90.7	97.4	95.9	79.6	67.6	73.4	81.0	77.0
35 to 39	95.5	96.6	91.5	97.7	96.3	**80.6**	67.0	**73.7**	**77.6**	**71.3**
40 to 44	95.4	96.6	90.4	97.1	96.3	**84.8**	71.2	**75.6**	**73.9**	**71.6**
45 to 49	94.2	96.3	88.1	96.0	95.0	**84.7**	**75.7**	**76.5**	**71.5**	**68.7**
50 to 54	91.4	95.3	84.2	93.5	91.2	**81.7**	**72.6**	**74.3**	**66.1**	**61.2**
55 to 59	**85.5**	**92.6**	78.2	**85.7**	**81.9**	**72.4**	**63.8**	**67.8**	**55.1**	**44.6**
60 to 64	**56.1**	**75.6**	**59.1**	**71.1**	**54.3**	**38.7**	**45.8**	**50.3**	**38.4**	**23.3**
65 及以上	**6.6**	**28.4**	**22.8**	**31.4**	**12.4**	**3.1**	**13.2**	**14.0**	**12.3**	**3.1**
整體	**65.6**	**69.8**	**70.2**	**76.0**	**69.5**	**53.2**	**47.7**	**57.7**	**57.7**	**50.6**

註：除另有註明，均為 2012 年數字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資料庫、香港統計處、世界銀行、新加坡統計局。

舉例說，香港 35 至 54 歲的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雖然在近年大幅上升，但與美國相比仍低 2 至 13 個百分點。如果和德國相較的對比更加明顯，有關差距可高達 20 個百分點。至於長者，新加坡 60 歲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香港高 4 至 17 個百分點。和日本相比，我們更落後逾 20 個百分點。

香港——人和制度都會適應轉變……我們比其他人靈活

與以上提及的經濟體相比，香港向來以更靈活的勞動力與經濟聞名。我們謹羅列出幾個我們相信香港的勞動參與率將增加以回應我們勞動需求的理由：(1) 香港比其他國家的預期壽命長，但很多香港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一樣，都還沒有為退休作充足準備，長壽所帶來的資金不足勢驅使港人作出調整。(2) 我們有外傭的幫助，釋放更多照顧者的勞動力。(3) 我們的經濟非常蓬勃，全民就業而且職位空缺充足。(4) 就業前景亮麗。幾項重要基建項目完成後，將令珠江三角洲的顧客更容易來到香港享用我們的服務。

這便是人和制度如何適應轉變的活生生例子。隨著社會老化，更多的工作人口面對不繼上升的生活和醫療成本，自會發現有需要調整自己的生涯規劃。隨時間過去，顧客們亦會習慣更多較年長的服務業工作者。漸漸地，當愈來愈多好的商機和個人誘因出現，自由市場理應可以誘發一系列靈活和勞工友善的工作安排，好讓更多女性和長者工作及更充分準備退休。

但無論如何，即使勞動參與率更高亦無法逆轉人口老化及年輕人不足的衝擊！

然而，勞動參與率上升的趨勢亦只能稍稍抵銷我們勞動力不足短短數年。由於我們真的不夠年輕人口補充退休人士，人口老化總會令我們的勞動力在 2020 年後調頭回落。

機會不等人。我們必須擴充我們的服務容量，否則我們的經濟將隨勞動力一起萎縮

香港一個「愉快的煩惱」是我們的服務業勢將經歷一個結構性增長。這為我們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輕一代提供了他們事業發展所必要的蓬勃商機。但是，若我們容許勞動力收縮而我們的容量無法迎接這不斷增加的趨勢需求，我們得不到理想服務的顧客將把原屬我們的業務和機遇帶走，徒讓我們區內的對手壯大。

這是個零和遊戲。經過幾年結構性增長便不甚了了以至再無增長，我們的經濟會先停滯不前，然後在不斷老化的勞動力拖累下，開始衰退。

我們的抉擇——良性循環抑或往下沉淪？

黃金五年伊始，香港便見證這個正面的趨勢，在環球經濟乏善可陳的時候，為香港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其勢有如破竹。其中一個有力的證明，可見 2013 年 3 月本港共有 80,000 個私營機構職位空缺，是自 1994 年來的 19 年高位，同比增長 15%。

如果我們的勞動力得以繼續增加，好讓我們可以鎖緊商機，便可以享受經濟規模效益。愈來愈多客人知道香港可以各種各樣世界一流的服務，因而慕名光顧。當我們的服務業持續造大，隨之而來的規模效益亦會不斷增加，將使我們的服務業在價格上非常具競爭力，從而吸引更多顧客，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我們工作人口的職位亦更加穩固，其就業收入亦得以隨業務一起增長。

相反，當公司請人困難重重，服務水平下降，顧客亦自然不滿。這不滿亦將因香港的「雙樽頸」問題(即土地不足及人手短缺)引致租金和工資上升，令顧客要付出更多卻得到的服務卻更少。隨著顧客離我們而去，香港亦將面對「增長衰退」(growth recession)。企業倒閉、公司裁員，而政府為了應付日益沉重的人口老化成本，亦勢將加稅，從而進入惡性的往下沉淪。

請向澳門借鏡

上述的良性循環正在澳門發生。大概十年前澳門開始擴充其博彩事業，短短幾年澳門的業務量便已超越拉斯維加斯。這吸引了更多的遊客到澳門，令其業務造得更大規模。澳門深明若單靠其本土的勞動人口，必定嚴重不足，所以當地決定從世界各地引入勞工，建成了更多的旅遊設施。

隨著需求上升，消費者的選擇更多而且服務質素提高，吸引更多顧客湧至澳門。現時，澳門的博彩業規模是拉斯維加斯的七倍。澳門順勢而行，今天當地的人均生產總值已是香港的兩倍。更重要的是即使當地 26%的勞工都是由外地引進，但澳門的加薪幅度和僱員福利方面都仍然跑贏香港。新加坡引進了 900,000 名外地勞工，佔其勞動人口 28%。這些外地勞工填補了一些當地的本土人不大願意從事的職位，

從而釋放這些本土勞動力得以從事更高增值的工作。結果，獅城的人均收入在之前25 年都落後香港的情況下，由 2004 年起便超越香港，現在更比我們高出四成之多。

我們必須緊記，任由建造業的人手短缺而阻礙到本來應建成的醫院、寫字樓、商場和酒店的話，當這些硬件在別個沒有人手短缺的城市建成之時，香港便會失去數以萬計本來可以維持數以十年計的長期職位。我們相信，香港是一個具同理心和理性的社會，理應找出一個雙贏方案。

賓至如歸，雙贏之道

近年的情況正如顯示以上的良性循環在香港如何體現。整體而言，香港勞動人口在過去 3 年半大幅增長 6%，同期的整體就業人數卻以有紀錄以來最快的步伐上升 7%。私營機構職位空缺率則由 2010 年的 1.8%增加超過 1 個百分點至 2.9%，空缺率之高可媲美本港歷史的高峰時期。

收入方面，住戶入息中位數亦在 3 年間上升 25%。就業人數的增長比勞動力供應的增長還要快速，加上如此高的職位空缺率都在在顯示假如我們能順勢而行，把握好這個良性循環，未來必定有更好的機遇等待香港。

事實上，香港勞動市場的興旺程度，亦不讓澳門專美。2013 年第 1 季，不少行業的職位空缺都錄得顯著的按年升幅：(1)住宿及膳食服務+41%；(2)建築地盤+40%；(3)零售+15%。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亦不止困擾工商業界，今年首季，保健、住宿護理及社會工作服務的空缺率高達 4%，遠比整體空缺率高，反映人力短缺的問題嚴重。當我們的長者人數將於未來 20 年增加一倍，假如引入外地勞動力的計劃不能隨之放寬，好讓我們的長者能得到合適的照顧和護理，情況勢將不堪入目。

我們必須在未來 15 至 20 年從世界各地引入 200,000 名精英，以抵銷甚至補足不利的人口結構因素所帶來的經濟壓力

我們在第三份研究報告《如何為我們的將來投資一千億》中倡議一系列的計劃在未來 15 至 20 年從世界各地引入 200,000 名能夠為香港帶來重大經濟、社會增值的精英，讓他們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我們預期當中有不少將是企業家或擁有強大網

絡或超卓技術，足以為香港創造更多更好的工種和就業機會的人士。引入精英是為了補足我們因人口老化而收縮 200,000 勞動力，以及因而損失的社會經濟活力。

這些外來精英將為香港帶來更多高增值的工種，改善我們年輕一代的向上流動力。相反，沒有這些外來支援的話，我們 20 年後的勞動人口數目，將會和今天幾乎一樣，但卻老化了 20 年！ 如此將帶來明顯的嚴重後果。

香港在未來 20 年間很可能會面對 14%的勞動力短缺！

假如今天我們的勞動人口還在持續上升時，勞工市場依然一天比一天緊絀的話，可以想像，當我們的勞動人口由 2020 年起收縮近 200,000，到 2030 年(即 20 年後)回落至今天 360 萬的水平時，情況只會更急速惡化。

我們的人手極不足！在未來嬰兒潮陸續退休時還會惡化

如果 20 年後勞動力的供應會和今天幾乎一樣，那勞工需求又會如何？黃金五年盛世勢如破竹，帶動本港的實際勞動力需求 (即就業加空缺數目) 在過去兩年半以每年平均 3.4%複式增長。我們姑且十分保守地假設，隨著幾項重要的交通基建項目落成後，當逾 7,000 萬居於日益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潛在顧客可以在 45 分鐘內到達香港享用香港的服務時，對服務業及勞動力的需求只會按年增加 0.7%，即近年增長率的僅僅五分之一。換句話說，未來 20 年當對勞動力需求增加 14%的同時，勞動力供應卻沒有改變，香港將會面對 14%的勞動力短缺!

當然，現實中我們不可能見到雙位數的職位空缺率。因為假如我們再不擴充服務業容量以滿足需求，將不會有足夠的人手服務顧客，服務業質素亦會急速下滑。更尤甚者，雖然服務的質素每況愈下，服務業容量短缺將引發價格上升，我們的服務對將不再具競爭力，顧客亦將會離香港而去。在今天日益「成王敗寇」的環球經濟，當我們失去提供服務業的「先行者優勢」(first-mover advantage)，顧客捨港而去，找到後發先至的競爭者所提供的服務替代香港後，就不會再回頭。這亦代表我們八、九十後的就業機會將會流失，他們將需要遠赴他方，找尋更好的事業機會。

上一次香港面對同樣嚴峻的勞動力短缺時，我們把工廠北移……

如果我們再不誠實、理性、勇敢地面對我們的勞動力挑戰，擺在眼前的是我們將面對清晰而迫切的結構性經濟衰退風險，勢將損害三代香港人的利益。這個威脅千真萬確而且迫在眉睫，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試過像今天那麼依賴外來的顧客。我們的經濟與見證中國大陸「門戶開放政策」時的 1980 年代相比，經已截然不同。當年香港解決同樣嚴峻的勞動力短缺，就是靠把我們的製造業基地北移。

由那時段起，香港便開始走向增值鏈的上游，成為一個極為高效可靠的服務業之都，連繫中國與全世界，亦從中得享可觀的收入增長。

……但今天，除了顧客和我們教育程度最好的年輕一代之外，我們再沒有任何東西可移

現時服務業淨出口佔本港生產總值為歷史新高的 30%，而高達 3%的職位空缺率亦明白地預示將來勢有更多增長機會。正如我們一再強調，服務業和貨品不同，並不能夠「打包出口」。相反，無論是一個旅客享用香港的美食，還是一間海外企業安排在港上市，服務業出口都必須顧客親身到來，讓我們為其提供服務。今天服務業佔整體經濟 93%，我們已經沒有剩下的生產線讓我們移到深圳河的彼岸。唯一兩樣將會因勞動力短缺而流失的，就只有捨港而去到別個城市去找更好價格更相宜的服務的顧客，以及我們的年輕一代因為香港人口老化引致經濟下滑，因而需要離鄉別井找尋更佳事業機會。

引入 200,000 精英相當合理

故此，假如香港市民能客觀理性地審視現況，理應能夠明白一個小心設計、目標清晰、具針對性及增值的引入專才計劃，實在是對於保持社會活力和經濟繁榮不可或缺。200,000 驟眼看來是個大數字，但假如考慮以下因素，便會明白是相當合理的規模:

(1) 這補充了未來 20 年我們會失去的 200,000 勞動力。需注意的是假如香港人比我們推算中的假設較早退休，或長者的勞動參與率不再上升，流失的人手隨時會超過 200,000；

(2) 現時本港約有 85,000 人以工作簽證的形式受僱。這意味著假如勞動力短缺真的將持續惡化，我們的企業也自然會從現有途徑 (即使很可能不足夠而且未必適合各行各業) 盡量吸納海外勞動力；

(3) 這些引入的精英可以把新的商機帶進香港，從而創造更多更廣的就業機會;

(4) 相較之下，過去 15 年，申請單程證由內地移居香港的新移民有 830,000 人；

(5) 而且，未來 20 年也將預期有 110 萬申請單程證由內地移居香港的新移民；

(6) 新加坡從 2004/05 年起的六年間讓 450,000 名外國人成為其永久居民，等於增加 15%的常住居民；現時我們建議 10 至 15 年間的 200,000 精英只是香港人口的不足 3%;

(7) 我們預期過去十多年間 200,000 第二類嬰兒 (俗稱「雙非」) 當中，只有很少部分會回港；

(8) 很多國家明白人口結構帶來的挑戰，早已開始向世界各地的人才招手，提供誘因讓他們成為本國國民。爭奪人才的戰幔，早已打開。

如此一個針對性地從世界各地輸入人才計劃可以很多不同的形式進行，設計幾個切合香港需要的計劃技術上不是問題。

(7) F for Flexible movement to our hinterland for the young and the old——長者和青年都可以靈活跨境往返我們的腹地

隨著我們歡迎海外的人才來到香港，我們亦應鼓勵年青人擴闊眼界，保持競爭力和具國際視野，好讓他們能把其海外經驗和網絡帶回香港。香港青年聯會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85%香港的大學生願意到內地工作，找尋更佳的增長機會。六成人願意到內地工作少於 3 年，以增加對內地工作文化的認識。以工作地點劃分，58%希望到上海，33%想到北京。

這種人民流動的靈活性不應只限於年青人。對長者而言，由於當地相對較低的生活成本，移居內地在經濟考慮上亦十分合理。當然，醫療服務是現時長者不願到內地長住的主因。但是，去年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落成開拓了在香港邊境以外為本港退

休人士提供優質醫療服務的可能性。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提供 2,000 張病床，由香港資深的主管醫生運作。這種香港式的醫療服務為因醫療問題而對移居內地退休的長者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選擇。假如未來在內地能有更多香港營運的醫院，亦自然會增加我們的長者北移的流動性。

另一方面，「空巢一族」長者 (empty nesters) 移居亦有助紓緩房屋短缺。隨著醫療水平差距等兩地的「摩擦」日漸收窄，到內地退休對部分希望透過「大屋換細屋」而把樓價套現的「空巢一族」長者是個不錯的選擇。這是西方國家相當普遍的現象。隨著子女長大成人並搬離家中，「空巢一族」長者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樣大的生活空間。香港的住宅普遍面積較小而且大、小型單位的樓價差別可供用作資本提取的空間不多；但相反，「空巢一族」長者持有的物業價和一些樓價相對較低的地區比較，兩者的每呎價格差距則可以很大，透過移居至樓價相對較低的地區，從中可以取回的現金相當可觀。其中，由香港移居至內地便是個利用這個價格差別的好例子——舉例說，售出一個呎價 13,000 港元的市區單位後在深圳買入一個呎價 3,000 元的單位，並維持同樣 800 呎的居住面積不變，便可從中套現 800 萬元。而「空巢一族」長者售出他們持有的單位，便等於增加了市場上可供選擇的住宅，有助紓緩房屋短缺的問題。

當退休人士把將其物業的部分價值套現後，他/她便可以靈活地調整其投資選擇以滿足自己的個別需要。現時的利率水平正值世紀低位，絕非退休人士仍在工作時預見得到。而低利率則會令退休人士陷入「高資產，低收入」的困境，由他們的物業中套取的現金正好可以紓緩這個問題。舉例說，套現得來的資金可以用以購買年金，為他們提供相當可預測的固定收入。

(8) Y for healthy and happY seniors: promote active ageing——健康樂頤年：促進活躍養老

長者一般給人的印象都和「老邁體弱」有關，但現實完全相反，大部分香港的長者都相當積極健康。2009 年香港統計處進行的第 40 號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發現，本港 93%的長者並無任何自我照顧活動能力缺損，75%受訪長者表示他們不需要護理服務，只有 7%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照顧活動能力缺損。香港固然有急切需要擴

充醫療系統的服務容量，以照顧需要住院服務的長者；但同時我們亦不能忘記這群仍然老當益壯的長者。

(i) 為長者集中資源，興建大型的「長者中心」，讓其成為長者必到的地點

為了應付將大幅增加的長者醫療服務需求，一個強大的社區網絡極為關鍵。政府可以考慮重整長者服務系統，並把相關服務集中在一個更大規模的「長者中心」內，讓長者可以輕鬆地社交、運動、靜思及取得各種專業意見。現時散落各區的閒置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都可考慮用作興建這類長者中心。

(ii) 社區外勤推廣

除了支持積極年老的長者中心及照顧病患長者的醫院，社區外勤推廣對長者而言同樣重要，因為有長者可能不願意離開家中參與活動。根據防止虐老協會的資料，現時 95%的服務長者的社區中心只有一位社工，連滿足中心內的長者服務需要也力有不逮，遑論社區外勤推廣。

(iii) 給父母的新禮物：為他們升級現時的「小飛俠」家居設施

長者需要切合他們獨特需要的生活空間，例如可讓輪椅通過的較闊門框、在家居內要更多把手、防滑地板、浴室內的扶手防止長者跌倒，及可以協助行走不便的長者在家中讓輪椅走動的斜坡等。在美國，53%的長者跌倒都發生在家中，而 24%則在其住處附近。這些意外都可以靠安裝防跌設施避免。但很可惜，現時我們的住宅單位都可謂「小飛俠」家居 (Peter Pan housing)，即為永不年老的人而建的。隨著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年紀漸老，帶動對長者友善家居設施的需求時，他們的子女在父親節、母親節挑選禮物應讓會變得十分容易。

(iv) 多打麻將！積極的活動可抗衡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是普遍影響長者的病症，可能嚴重影響及限制他們的日常生活。預防措施可以減少認知障礙症對長者的影響，以及相關的財務成本。在香港，約兩、三成 80 歲以上的長者患有認知障礙症，而自 65 歲起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每五年便增加一倍。隨著人們日益長壽，愈來愈多人面對精神健康惡化的風險。一項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合作進行的研究推算 60 歲以上認知障礙症的患者將由 2009 年的 103,433 人增加 222%至 2039 年的 332,688 人，當中大部分患者都住在院舍。

一項由嶺南大學陳章明教授進行的研究亦發現，環境的刺激對延緩腦部神經退化的作用極其關鍵。正如兒童教育一樣，牽涉方向及認知刺激的活動如拼圖、連線等都對認知障礙症病情有幫助。打麻將更對記憶力、語言記憶有很大效果，對精神狀態也有好處。

(v) 鼓勵義工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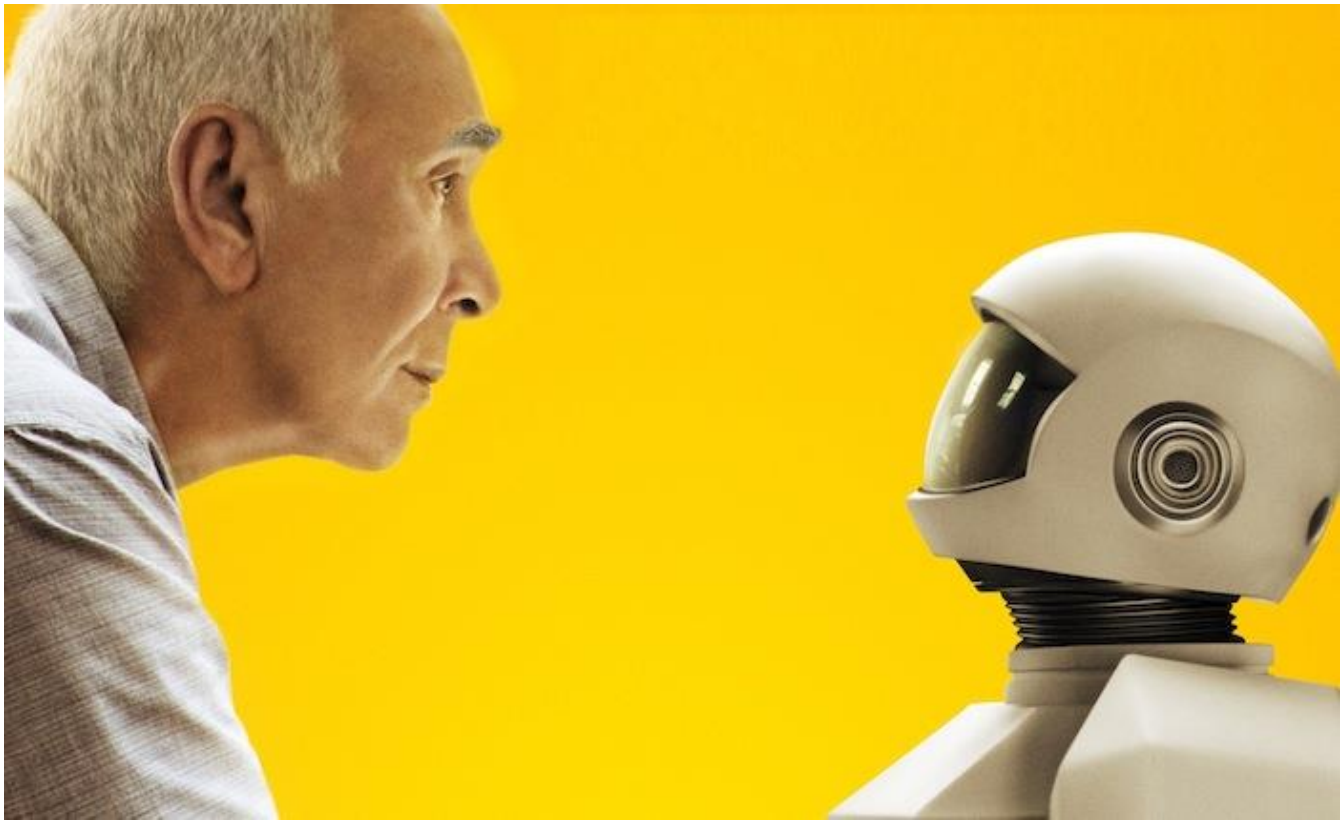
義務工作是已證明對長者在社區參與、保持社交網絡及避免一次過停止日常活動的上佳途徑。跨國研究推出，根據「幫助治療原則」，長者義工，尤其是參與幫助其他長者的義務工作，能學會如何面對及解決長者間常見的問題。隨著嬰兒潮出生的一代陸續退休，未來 20 年將是社區工作的黃金歲月。愈來愈多人參與義務工作，實是社區內的寶貴資產。

(vi) 增加第三齡 (即中老年) 課程的學額

終身學習是另一個快活年老的絕佳辦法。長者的餘裕充足，可以享受上課學習的樂趣而無取得資歷的壓力。針對長者而開辦的課程相當普及。第三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 (U3A))成立已 30 年，為希望愉快學習的長者提供一系列的興趣小組、教育以及休閒的機會。這運動在法國圖盧茲開始，很快便擴展到英國及其他英聯邦國家，以及美國。香港的某些大學也有為年長市民在其「睿智學院」中以折扣價格提供正規課程。本地大學應考慮增加第三齡課程的學額，以滿足新時代學生的需要。

(vii) 長者也一樣可以嫻熟科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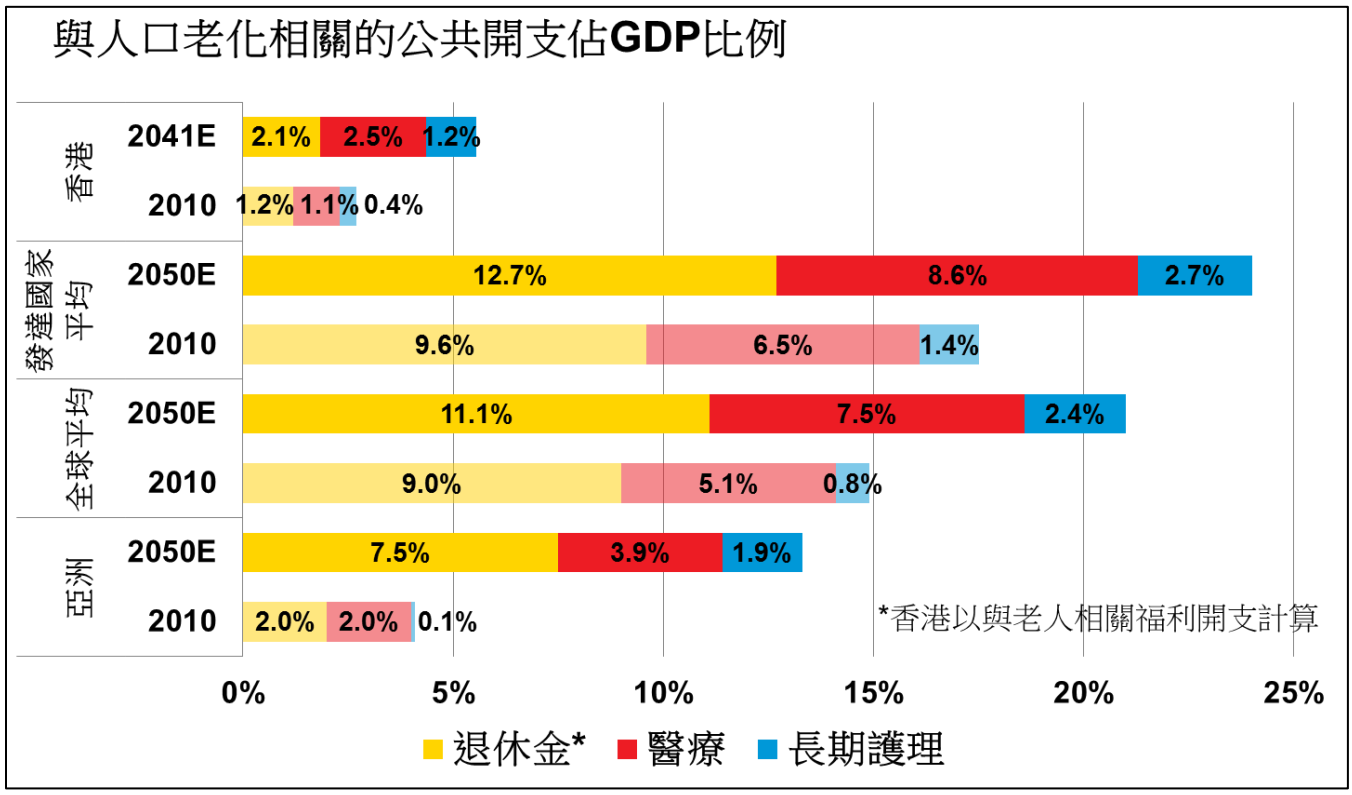
科技不只是年輕人的潮流玩意。在日本，科技已成為快活積極的年老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四分之一日本的道路意外都是由 75 歲以上的司機導致的。有見及此，豐田汽車正設計一款能夠監察長者腦部活動的智能汽車。這種智能汽車會在長者加速至不合理水平時自動減速，車內亦有警示系統，好讓長者在駕駛當中保持清醒。智能座廁在日本酒店亦暫成趨勢，其坐浴盆可以推升，以協助長者離開座廁。部分新式座廁甚至有醫療感應器，能從用家的尿液中量度血糖、血壓及體脂肪水平。擁有已登記帳戶的用家可以透過內置的互聯網設備把這些數據電郵給當地的醫生，以便每日監察用家的健康情況。遠程醫療在日本也日漸盛行。長者可以透過虛擬會面中得到醫療診斷。透過這技術，醫生和護士可以照顧到居住在偏遠地方的病人，亦可以確保他們安全地進行定期檢查。



第六節：我們有否足夠的財政實力，令香港能為年輕人創造機會的同時亦能妥善照顧老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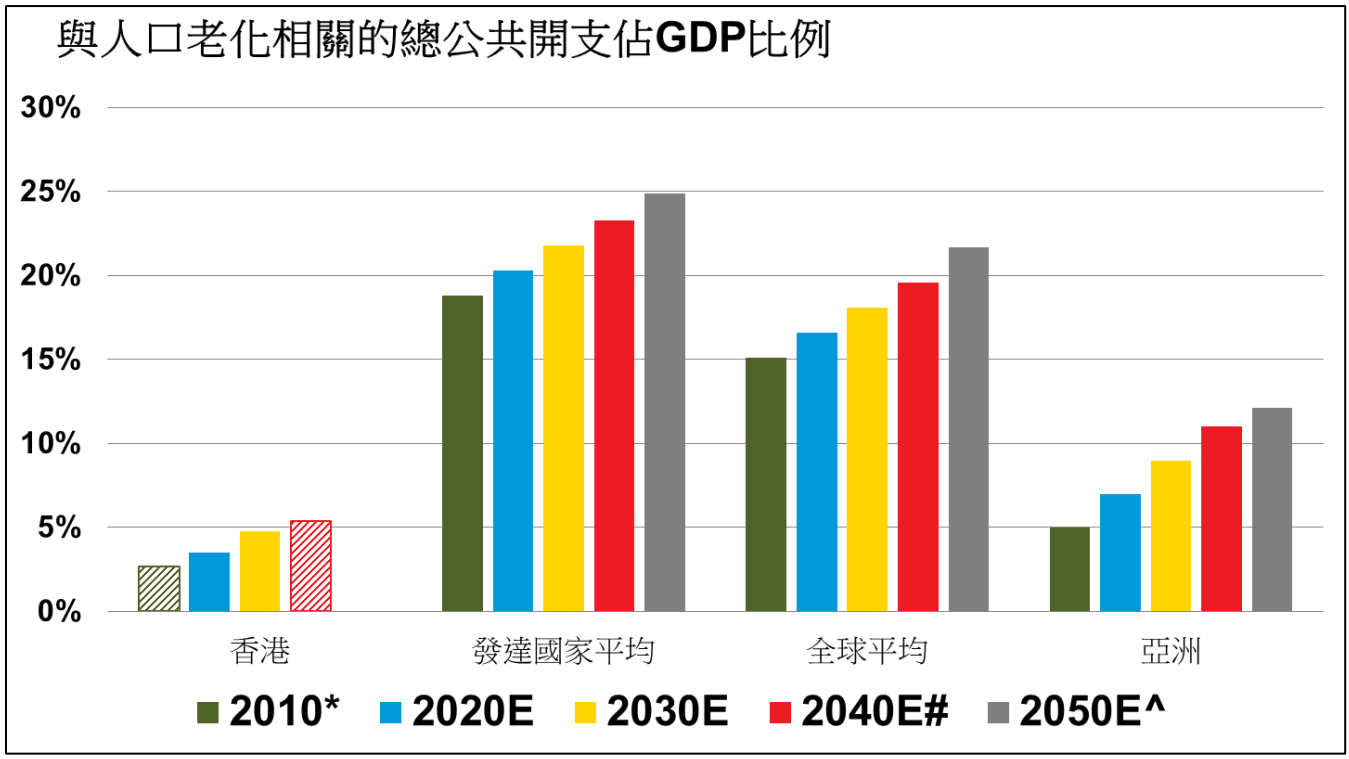
<u>若我們束手就範，人口老化亦會對香港造成重大傷害！</u>

如果我們不急切地設計一套公共開支的方案，以克服我們負面人口結構帶來的挑戰，香港公共財政的堪憂程度，將與其他已發展經濟不遑多讓。這套公共開支計劃應為全觀人口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與我們的社會、經濟政策融為一體，積極地回應我們社會和經濟未來 20 年的發展需要。



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我們的與人口老化相關的公共開支，估計在 2012 年佔生產總值的 2.7%，這數字到 2041 年將增加一倍以上至 5.8%。這在 30 年內增加超過一倍的增加雖然不及標準普爾預測亞洲整體在 2010-50 年間由 4%劇增至 14%那麼激烈，但已經顯著高於發達經濟體在 40 年間由 18%增至 25%的升幅。



***香港為 2012 年數據 / #香港為 2041 年預測數據 / ^香港無數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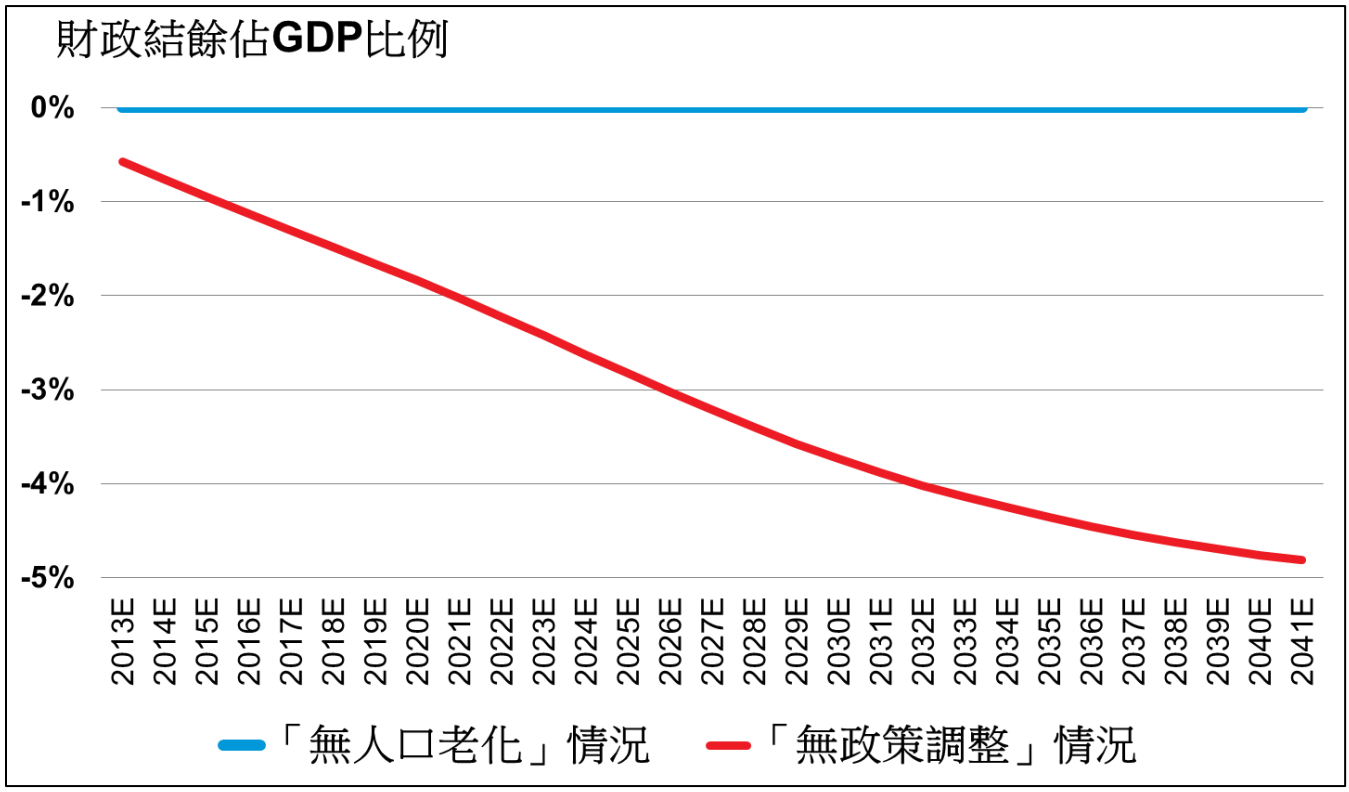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我們根據標準普爾的預測方法，模擬出人口老化對香港公共財政系統的衝擊。但雙方的年期則有所不同，標準普爾的預測為 2010 年至 2050 年，香港的數據則為 2012 年至 2041 年。

未來 20 年，人口老化將帶來重大的財政損害——接近 4%的財赤將與 2003 年「沙士」襲港及經濟衰退期間看齊；只不過，這次的財赤將縈繞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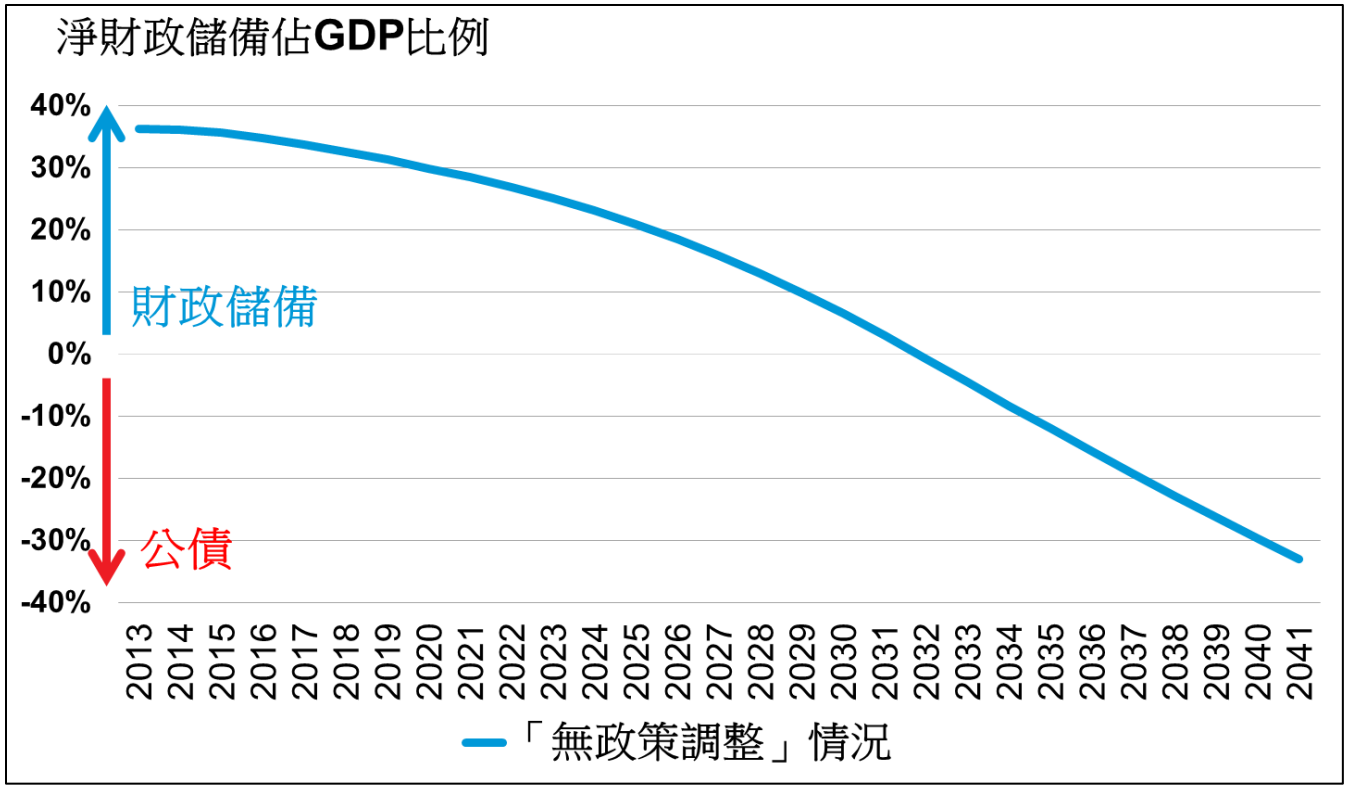
我們模擬的結果顯示，因人口老化帶來的額外開支在 2013 年帶來等同於 0.5%生產總值的財政赤字，而這赤字在未來 30 年將會擴闊至生產總值的 4.8%。對上一次香港經歷同樣幅度的財政赤字，正值 2001-04 年間，這個香港人不願回憶、禍

不單行的時期。樓價暴瀉七成、失業率高見 8%、通縮達 6%，還有奪去不少寶貴性命的「沙士」疫症，在那三個財政年度帶來平均佔生產總值 4.3%的財政赤字。假如要針對人口老化帶來的財赤做到收支平衡，則要利得稅收增加約一倍或薪俸稅增加約兩倍。



只是人口老化便可以耗盡我們的財政儲備，令香港成為「債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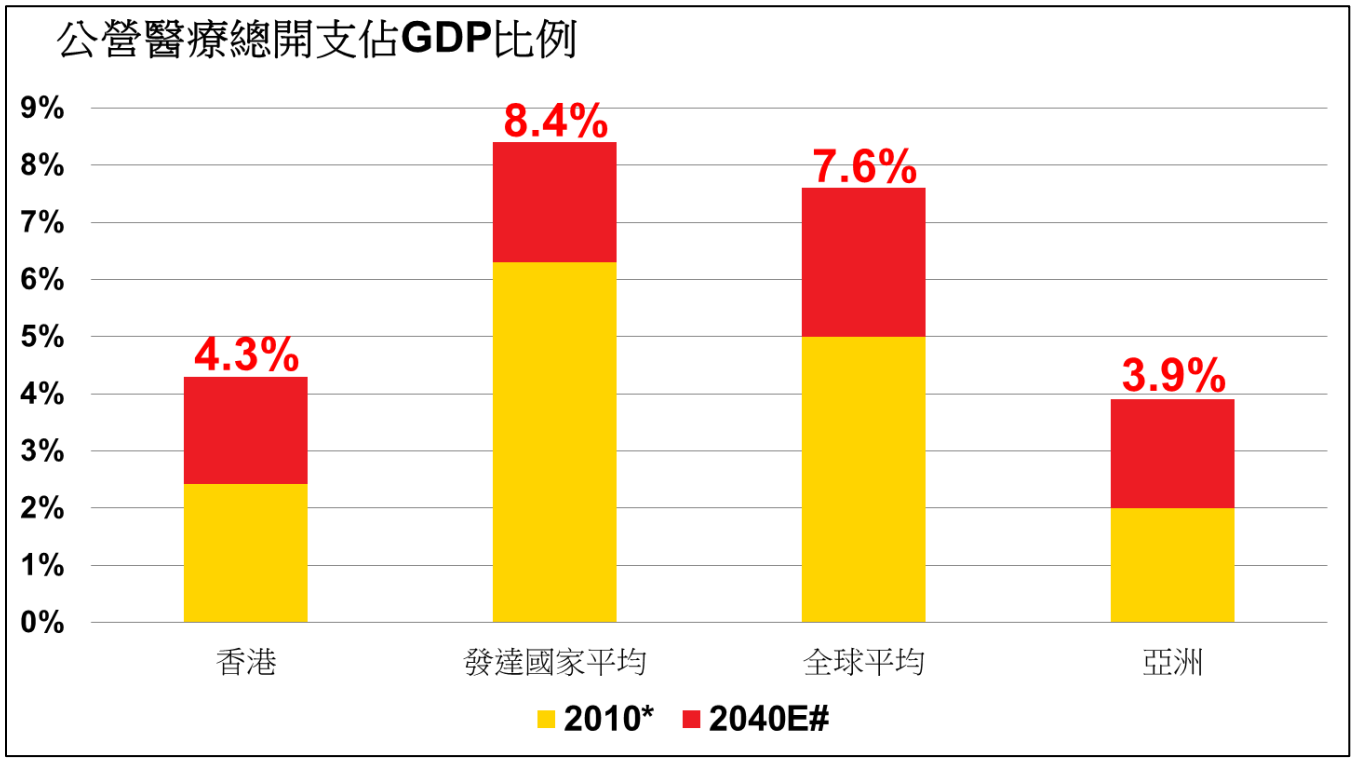
今天香港以坐擁佔生產總值 36%的財政儲備自豪，但即使樂觀地假設財政儲備未來每年都能達到 5%的投資回報，推算人口老化相關的財政壓力仍然將在未來 20 年完全耗盡我們的財政儲備。至 2034 年，香港便需要舉債度日。該債務水平到 2041 年將迅速升至生產總值的逾 30%。



與人口老化相關的主要成本包括退休金、醫療及長期護理。香港沒有公共退休金制度，退休保障則主要由現金福利如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長者個案)、高齡津貼及長者生活津貼(長生津)提供。

醫療也是香港一項重要的人口老相關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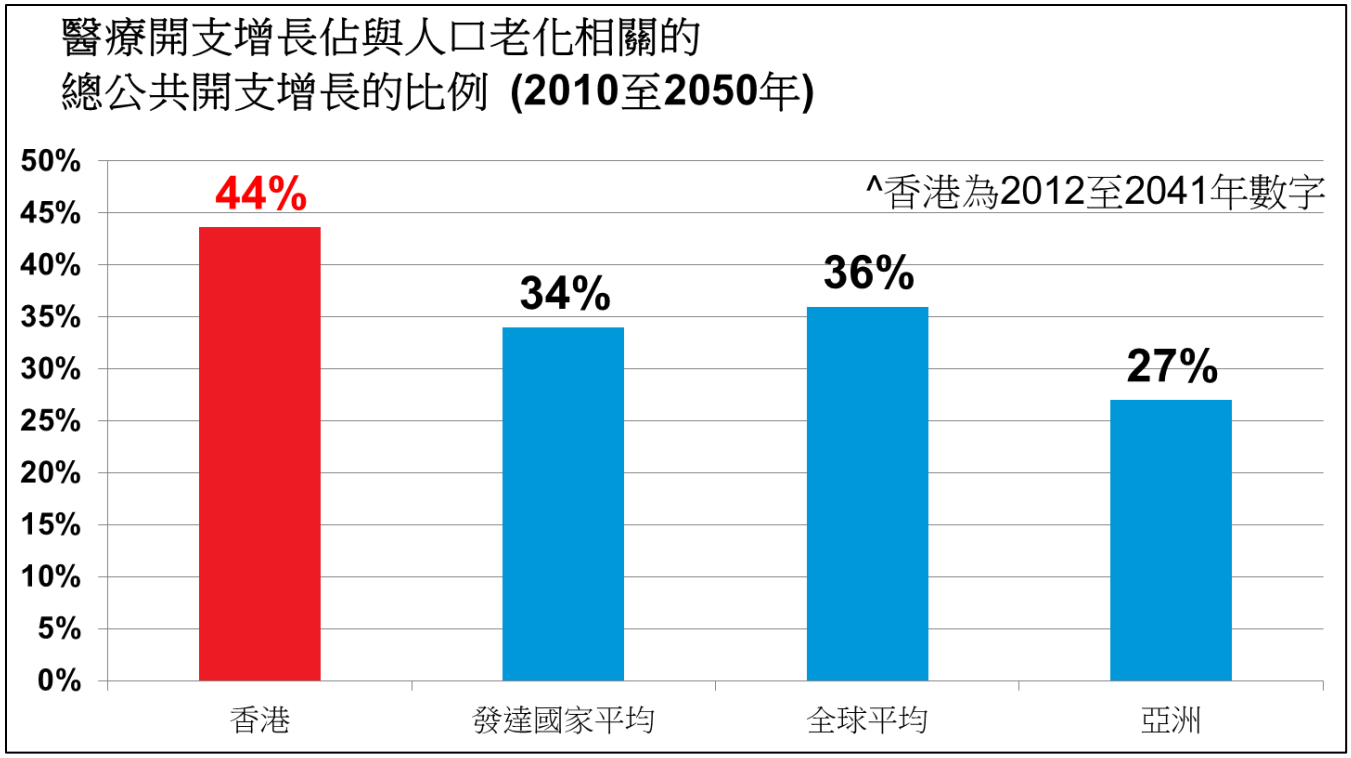
香港與其他經濟體的情況一致，在三項與人口老化相關的開支中，醫療成本的增幅是最大的。幸運的是，我們的醫療系統向來以其質素和高效聞名。我們的醫療系統相對生產總值的體積小，相較之下只有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不到一半，充分反映其成本效益。這相對高的成本效益，應可在未來三十年保持。



***香港為 2012 年數據 / #香港為 2041 年預測數據 / ^香港無數據**

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然而，我們的醫療成本在未來 30 年的增幅佔整體人口老化相關開支增幅的 44%，比標準普爾預測亞洲及發達經濟體在未來 40 年的相應數字還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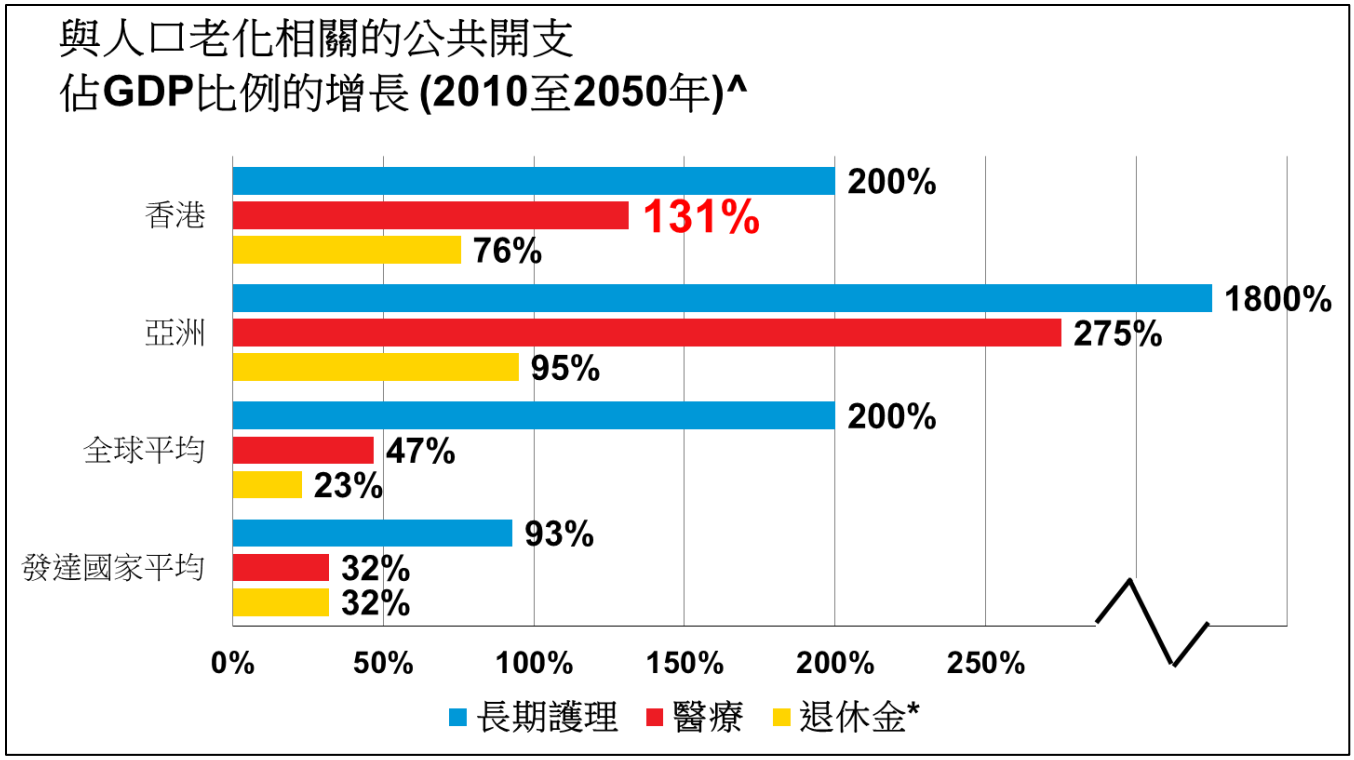


***香港為 2012 至 2041 年數字**

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u>以人口老化相關開支的增幅百分比計算，香港在國際間名列前茅</u>

受其低基數影響，香港人口老化相關開支的增幅百分比與國際比較，則更加突出。我們人口老化相關的醫療和福利開支在未來 30 年的增幅，將分別是發達經濟體未來 40 年增幅的 4 倍及 2 倍。如此，香港在人口老化相關開支方面的增幅將只落後於南韓、中國、美國和亞洲整體。



***香港以與老人相關福利開支計算 / ^香港為 2012 至 2041 年**

資料來源：HKGolden50、標準普爾

和人口老化相關開支在 2012 年及 2041 年分別佔生產總值 2.7%及 5.8%相比，現時政府用於教育及基建的開支則分別佔生產總值的 3.8%及 3.1%。假如政府計劃繼續像一直以來維持公營部門佔經濟的 20%的話，那意味著當人口老化相關開支由今天佔財政預算的 14%，升至 2041 年的 30%時，在其他政策範疇如教育和基建方面的開支削減，將會十分劇烈。這勢將削弱們年輕一代可享有的經濟活力。

我們有一系列的財政及其他工具，以建設一個可持續和充滿活力的香港。以下是一些例子。

下表總結不同可能的政策組合以抵銷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壓力(欄(a)至(d))，以及不同程度與長者相關的福利開支(列(i)至(iii))。表內的百分比為 2013 年至 2041 年間平均財政結餘佔生產總值的比例，而百分比下則為預測財政儲備將會耗盡的年份。

	(a) 無政策改變 (不做任何事)	(b) 投資醫療容量、經濟規模效益	(c) = (b) + 增加成本回收	(d) = (c) + 引入人才
(i) 基本情況：有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	**-3.0%** 2032年	**-2.3%** 2035年	**-1.8%** 2039年	**-1.1%** 2041年以後
(ii) 無資產審查的長者生活津貼：**65**歲以上人士每人每月**2,200**元	**-3.6%** 2030年	-2.9% 2032年	-2.4% 2034年	-1.8% 2040年
(iii) 無資產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65**歲以上人士每人每月**4,000**元	**-7.0%** 2023年	-6.3% 2023年	-5.8% 2023年	-5.1% 2024年

在本研究之初我們已指出，雖然香港的人口結構如此不利，但香港卻很可能是世界上幾個少有可以有完滿結局的人口故事之一。上表點出我們的樂觀看法——沒有任何人口老化的問題是香港解決不了的。例如，若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投資而出現赤字，那我們便應在醫療體系創造經濟規模效益或提升其回收成本。在我們手中可以運用的工具甚多，而我們亦隨時可以引進其他工具——緊記，我們一定要對新的情形作出反應，並因而選擇最適合的最終工具。

*要有自信！因為：**(1)** 與其他地方比較，香港以堅實的財政及社會健康踏上人口老化之路*

能給我們市民最終自信，相信我們的人口故事會有完滿結局的，應是香港和其他發達國家比較，在踏上人口老化的路上，我們的財政和社會狀態都要更好。堅實的家庭價值把我們緊緊連繫，即使面對任何困境都無畏無懼、團結一致，就如「沙士」襲港及上一次經濟衰退時一樣。有志者事竟成，我們的城市的確做得到!

***(2)**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正面的界外效應可以輕易地進一步改善以上各情景的結果*

亞里士多得曾云：「整體大於各部分的總和。」(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its parts.) 當一套政策全觀地在經濟、社會上推行，它可以為百姓家庭加添安全感，因而帶來正面的界外效應。例如，一個設有資產審查、高效高質的公共醫療政策可以令中產家庭不必擔心家中長者有一天病倒時，因為要使用私營醫療體系，負擔高昂醫療費用而破產。這可以令他們不必過分儲蓄而消費過少，進而削弱整體消費和就業機會。

家庭也可以不用擔心他們年青一代的前途，因為若我們的政策能令經濟在人口老化時也保持蓬勃發展，年青一代也會找到前景亮麗的就業機會，亦會有空間發展事業。這信心可以刺激家庭的消費意欲。面對環球經濟都未為人口老化作好準備而勢必會因而被削弱實力，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將能鶴立雞群，一支獨秀。

例如，沒有為人口老化為而重整其政策的國家將會因財政赤字不受控制而被迫加稅。這將大大削弱企業的投資意欲，甚至選擇到較低稅率的地方營運。另一個香港的優勢是我們的最年長一代將留下財富予年輕一代。這些界外效應都沒有納入我們的模型之內。

客觀、忠實、勇敢地作出政策抉擇

但前提是，我們社會必定要十分仔細、客觀、忠實、勇敢地作出抉擇。我們以下將粗略評估其中一些人口政策可行方案的財政回報，以及這些政策如何抵銷因人口老化帶來的負面財政影響，以維持經濟繁榮和社會活力。

(1) 醫療投資及改革

醫療體系的待辦事項：擴充容量及進行改革以提升成本回收

正如第二節提及，由於公共醫療體系 (1)增加供應所需的時間甚長；(2)它在整體醫療服務中的重要性 (公共醫療體系照顧了整體病人的 90%) 及 (3) 現時已十分明顯的短缺問題。

事實上，在三項人口老化相關的額外開支中，公共醫療開支是增長最快的一項，因其帶來的財政赤字將由 2013 年佔生產總值的 0.1%，增至 2041 年的 2.2%。下表及下圖總結我們倡議針對醫療體系投資及改革相關的主要參數及假設:

主要參數及假設	
擴充容量的投資	
新增容量投入服務的年份	2020年
經濟規模效益節省的支出	15%
刺激私家醫療產業發展	
私家醫療產業服務佔GDP比例	1.5% (2013年) 5% (2041年)
私家醫療產業增長的首年	2017年
醫療改革：通過入息/資產審查增加成本回收	
額外回收成本比例	15%

(1.1) 投資以擴充容量

現時的公共醫療體系已達容量極限，不可能吸納嬰兒潮出生的一代。擴充容量乃事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緩

在我們的第四份研究報告《如何建立世界級的醫療體系》中，我們提出了香港醫療體系必須作出的投資及改革。這包括：在未來 20 年增加 16,000 張病床，每年培訓及聘請額外 400 名醫生(現時為 420 名)及撥款更換及升級醫療設備。這相等於興建 9 間全港最大型的醫院伊莉沙伯醫院，需要$500 億元的資本開支。以佔生產總值比例計算，這資本開支在上圖中空心的紅色柱狀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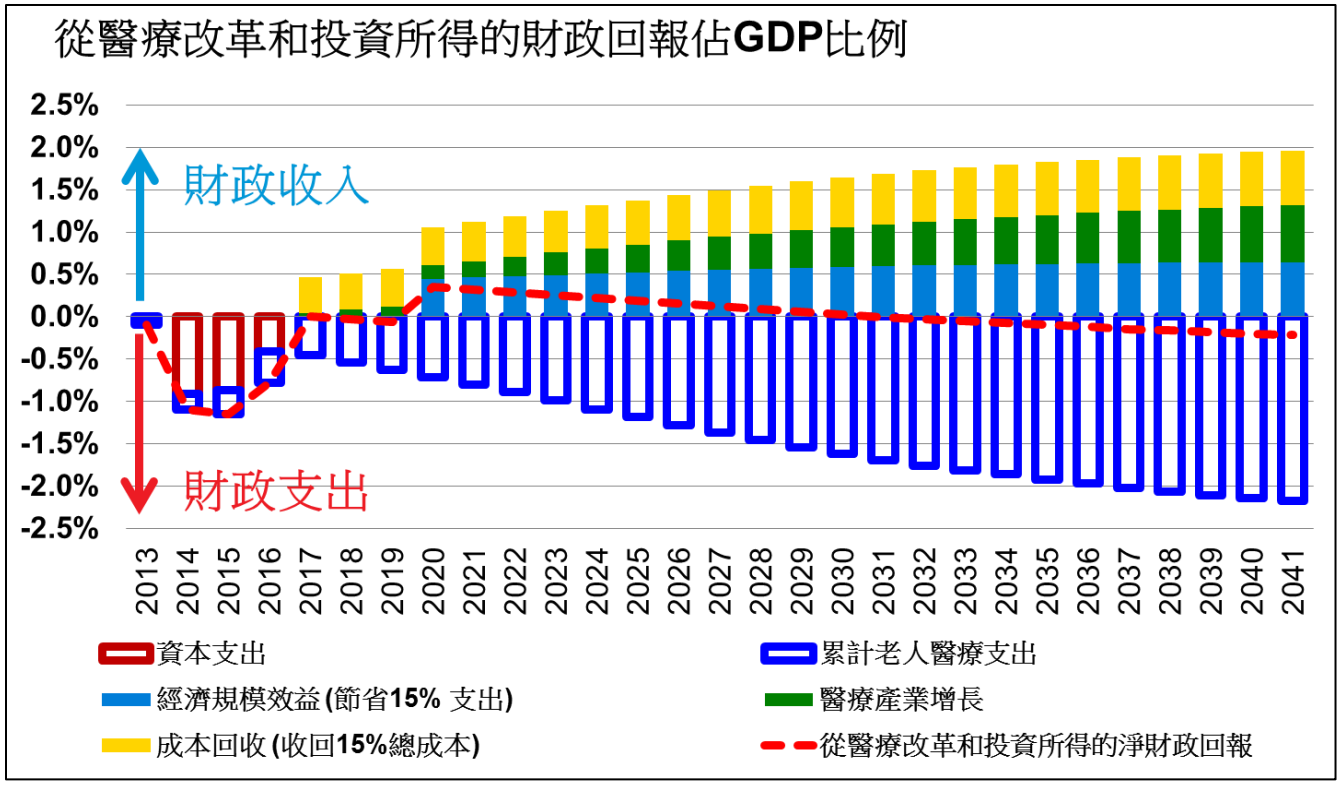
(1.2) 公共醫療體系的經濟規模效益

現時的公共醫療體系已相當龐大，繼續擴充將開拓不少重新思索及重新設計的空間，創造重大的經濟規模效益，並從而降低平均服務成本。我們假設這方面的得益為總公共醫療開支的 15%，在上圖中則以實心藍色柱狀表示。

(1.3) 推動醫療產業

在人口老化以及亞洲對優質醫療服務的需求推動下，香港的私營醫療產業將會蓬勃發展

本港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勢將隨本地人口老化以及鄰近地區(特別是內地)日益依賴我們的醫療服務而加速上升。整個醫療服務業的餅亦將顯著造大，因此即使公共醫療體系擴充容量，私營醫療產業依然有充足空間同時增長。我們預期未來 30 年內，私營醫療產業對生產總值的貢獻應可由今天的 1.5%增加兩倍至 2041 年的 5%。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在上圖以實心綠色柱狀表示。



(1.4) 入息/資產審查以增加成本回收

顯然易見，現時少於 5%的成本回收不可持續

現時，公共醫療體系的政府資助比率相當高，收費只能回收到公共醫療服務成本的5%。但一個財政上可持續的體系理應集中資源幫助最有需要的人，亦即必須引入一定程度的入息/資產審查。假如私營和公營醫療體系的價格差距維持如此之大，可以想像有相當數目平常使用私營醫療服務的病人將轉向使用公共醫療服務。回收更多的成本符合公平原則，好讓公帑資助能集中幫助真正有困難的人。

投資擴充容量加上引入資產審查提高成本回收，病人亦可因輪候時間縮短及設備得到改善而得益。能通過入息/資產審查真正有困難的人，則理應無須負擔比現時更多。我們的模擬假設了這項改革可帶來額外 15%的成本回收，並在上圖中以實心黃色柱狀表示。醫療體系是人口老化規劃的核心，牽涉到每一個香港市民，大眾理應有機會在這課題上作充分討論。在未來的一、二十年，大部分今天的工作人口或他們的父母都將要依賴公共醫療服務。

這些醫療體系的投資及改革預期可以帶來可觀的回報，長遠而言更幾乎可以完全抵銷人口老化帶來的額外公共醫療成本。將回報減去人口老化相關醫療開支，其淨財政回報在未來 30 年平均約為生產總值的-0.1%(上圖的紅色虛線)。

(2) 引入外來人才

引入 200,000 精英以補足我們收縮的勞動力

我們已勾勒出從世界各地引入 200,000 精英，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補足 2020 年後因退休而流失 200,000 勞動力的計劃。我們假設引入人才的計劃以每年 3,000 個名額開始，並每年增加 1,000 個名額，直至總共引入 200,000 人為止。引入人才的總數目在上圖中以黑色實線(右軸)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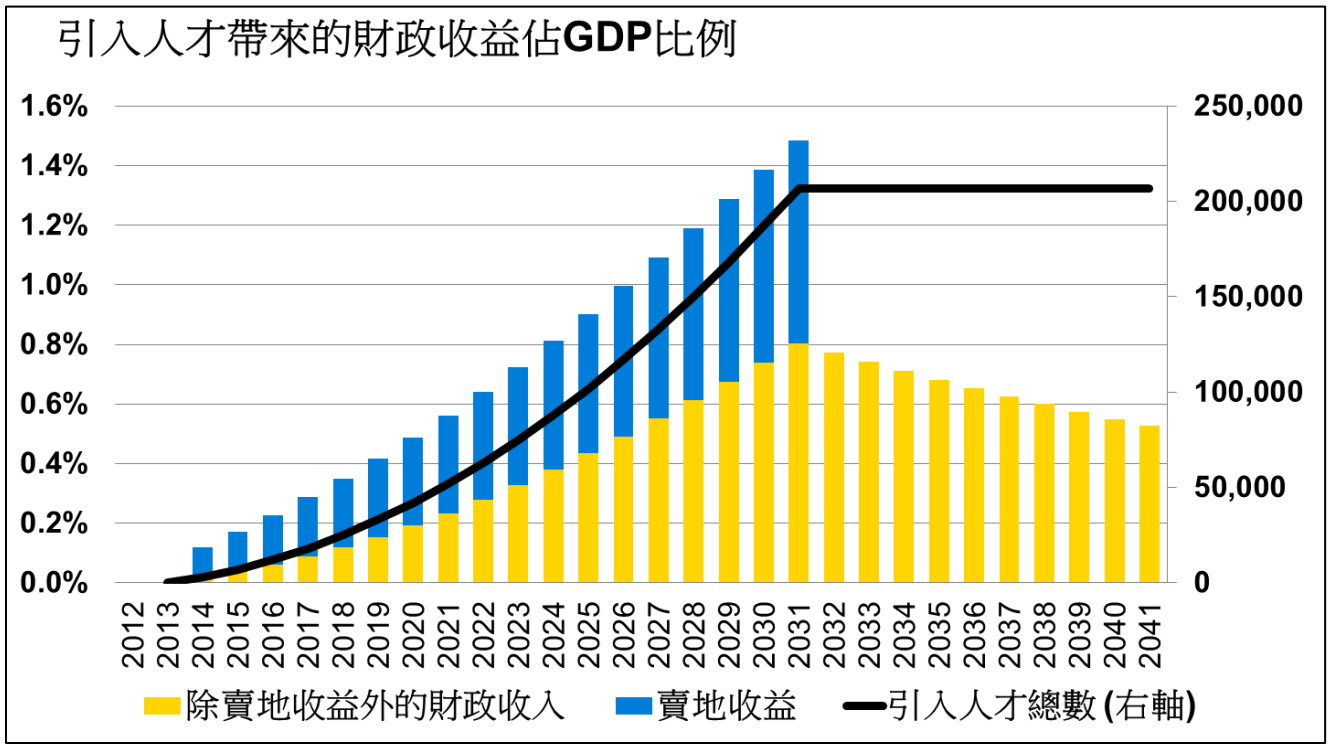
主要參數及假設	
引入人才計劃	
開始年份	2014
首年吸納人數	3,000
每年吸納人數的增加	1,000
產生的財政收入	
引入人才的人均GDP相較香港整體人均GDP比例	200%
平均每兩名新人才購入一單位	
地價佔樓價比例	50%
平均單位售價 (百萬港元)	3

(2.1) 引入精英的直接財政得益

為計算引入人才相關的財政得益，我們保守地估計每位引入的專才人均生產總值為現時水平的兩倍。由此而來的直接財政收入在上圖中以實心黃色柱狀表示。

(2.2) 因輸入人才帶來的額外地價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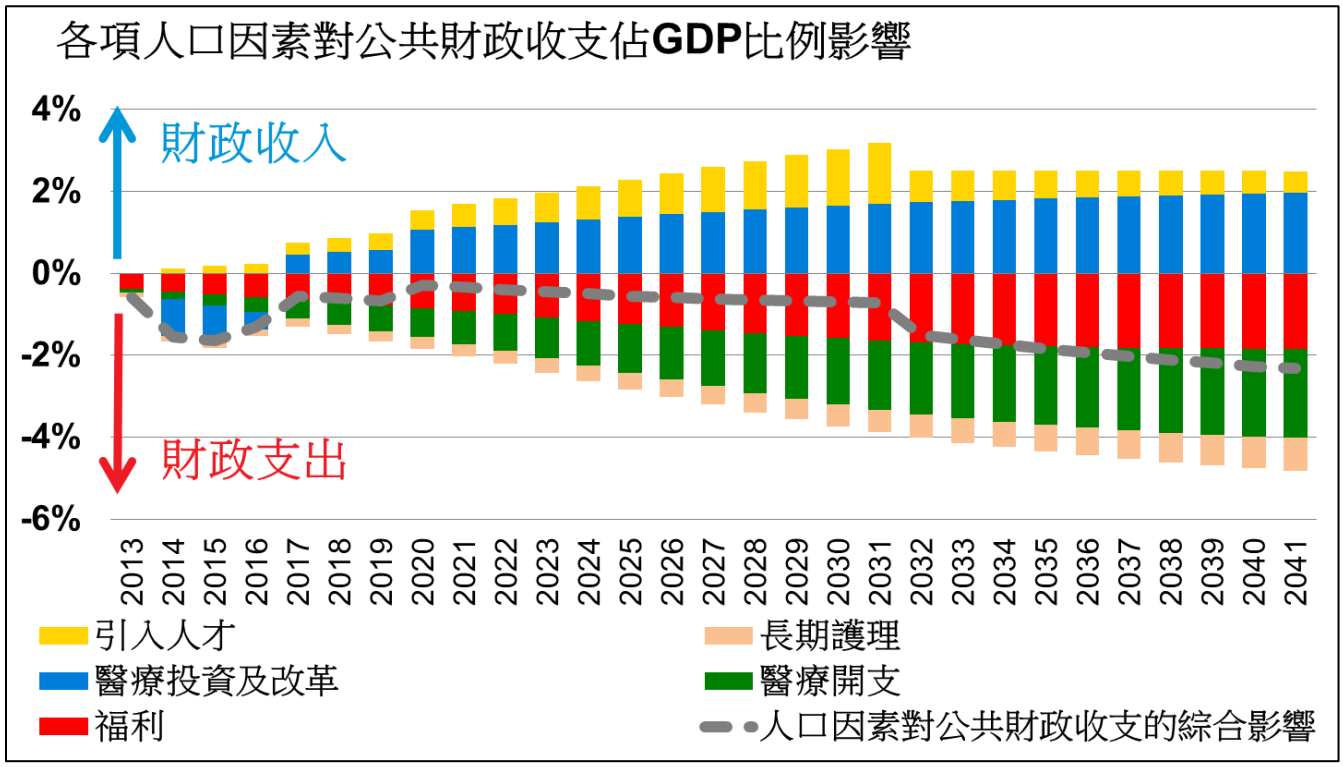
進一步假設每兩名引入的精英，會有一位在港購買一個價值$300 萬港元的住宅單位，並假設樓價的一半為地價收入，可得出有關的財政得益(上圖中實心藍色柱狀)。我們假設當引入 200,000 專才的目標達到後便再無這方面的額外收益。



輸入人才產生的正面財政影響相當顯著。在輸入人才計劃的首 20 年，有關的總財政收益每年平均達生產總值的 0.7%。這和同期預測人口老化相關的額外醫療及福利開支每年平均分別為生產總值的 0.9%及 1.0%相若。

一個全觀人口政策對於保持我們整體人口，不論老幼的健康活力至關重要

總括而言，假如我們束手就範(即甚麼也不做)， 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赤字將由今天佔生產總值的 0.6%，並在未來 20 年增至 4.0%，比歐洲委員會設下 3%的安全線高。而上述的醫療投資改革及輸入人才計劃則可以在期內控制相關赤字在少於生產總值的 1%。注意由 2033 年起，人口老化帶來的財政赤字將超過 4%並逐步攀升。以上政策可以把赤字減低至生產總值的約 2.3%。我們亦可運用更多的工具配合政策目標。



無可否認，我們的計算結果建基於一系列的假設。然而，其核心的直觀結論不變: 人口老化是一個無孔不入而且不可逆轉的環球大趨勢，勢必對我們的社會、經濟以至財政系統帶來負面衝擊。

結論已躍然紙上：坐言起行

我們亦必須強調，以上的評估只考慮了醫療體系投資及引入人才的「首輪效應」，此外還有很多「次輪效應」，例如引入人才帶來創造更多就業及商機的「乘數效應」等，都未有反映在模型之中。但無論如何，唯有坐言起行，馬上開展這些必要的社會經濟投資，我們才有機會由此得益。

***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供說明，並非對任何行業或經濟每項重大事實的全面分析。事實陳述乃從可靠來源獲得，但香港黃金五十或任何聯屬公司不會就其完備性或準確性作出聲明。本報告中所有估計、意見及建議構成截至本報告日期的判斷。本報告或當中所發表任何意見不應詮釋為任何類別的意見。香港黃金五十 (HKGolden50) 不會就使用本報告或其內容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由此招致的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報告不應與任何合約或承諾予以依賴。